

王安石全集

熊式輝題



國學叢書之一



最新標點

上海



王安石全集卷五十一

外制

樞密院編修周革轉官制

勅某：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今吾樞密之府，自祖宗以至於今，不啻百年，捍患持危，應變之大計，與夫將識論議之臣，密謀要策，有補於世者，皆具在此。而大書賢亂。淆雜而無紀，亦何以待後事乎？故擇能臣使序次焉。而爾以才稱，實當其任。今遷爾位，唯是勉哉！可。

屯田員外郎任迴等加勳制

勅某等：朕獲休享于神而嘉，與在位，同其福祿。爾等並由材選，列在郎位。相時釐事，能勵厥勤。甄序有差，往其祇服。可！

張慎修等改官制

勅某等：士之選於吏部者，多矣！以貌，以言，而取，吾皆不足以得之，此吾所以推耳目之任，而付之刺舉之臣，使各察其所部，而以賢才告上。今爾等從政于外，而爲刺舉者所稱，故吾召見于廷，而秩以省寺之官。往其勉思，所以事君。無使稱爾者，受不任之咎可！

徐師回等改官制

勅某等：詩曰：『不懈于位，民之攸暨。』蓋吏能夙夜不懈於其職事，以無過失，然後民得以服勤，而有勸功樂業之意。吾所以制爲祿位，以待天下之吏，以時論其功狀，而進退之，凡以爲民也。爾等並列於朝，而久於其職。序遷爾位，惟是勉哉；可！

磨勘轉官制二道

勅某等：有司考爾等之伐閱，而揚爾等於朝廷。朕親覽焉，皆應遷法。夫命官賦祿之事，朕非輕之也。維以章有德，序有功，名在審官，則三歲而一遷，亦維以閔夫職事之勞，而勉之盡力。爾等勿謂名器之可計日以自取也，而無報上之意焉可！

一一

勅某：虞以九載黜陟庶官，周以三歲誅賞羣吏。其爲法異，而勸沮之意同。爾之積功，

實應遷法。序漸厥位，維以勸能。書不云乎？德懋懋，賞爾則善也。朕何愛焉？可。

明堂宗室加恩制

勅某：朕既肆祀於明堂，而大賚以布神之福。爾列名屬籍，序位內朝。肅雖在庭，克相釐事。以差受寵，其往懋哉可！

皇姪孫左屯衛大將軍登州防禦使世永改隴州防禦使制

勅：朕永惟太祖皇帝德加於後世，博矣！而諸孫爵位，莫有顯者，甚非所以惇敘九族，承宗廟之意也。具官某，躬率德義，克承厥休。方將營衛之屯，而領兵防之任。其正，使號稱朕志焉可！

皇姪右衛大將軍蘄州防禦使從古登州防禦使制

勅：朕選於近屬，以治親親，唯賢與能，宜在此位。具官某，躬率德善，自昭于時。以選攝事，久勤不懈。其遷，使號而正其職服之名焉，往踐寵榮，愈思慎愆，可！

皇姪曾孫太子右內率府率令磋右千牛衛將軍制

勅某：治天下自人道始，而以治親爲先務。爾序于屬籍，率履不違。遷率東宮，十年於

此矣。進踐祿次，往其欽承可！

鄭穆太常博士制

勅某：士之著稱審官者，雖在疏迷，猶三歲而一遷，又況以才被選，有職事於禁門之內者哉？嘉爾言行，發聞于世。膺此恩典，往其欽承可！

錢袞太常博士制

勅某：太常古宗伯之官，而博士掌其掾法。增損因革，皆合於事。久而不失先王之禮意，然後可以爲能，其任固已重矣。今雖職廢，而非文學出仕，則不得以名官。爾以敍進而膺此選，其尙能勉以求稱哉可！

集賢校理周豫太常博士餘如故制

勅某：籍於審官之士，雖身在外，有司會其伐閱，歲滿輒遷，况於以才進選而列職祕近者哉？爾維峻良，膺此恩典。往其祇勵，以服寵榮可！

楊南仲太常博士制

勅某：爾文學藝能，見稱於世。服官惟謹，克以有勞。丞于太常，是謂華選。遷秩博士

，往其欽哉可！

姚原道太常博士制

勅某：爾以藝文出仕，而才諳見稱，備任遠方，有勞當錄。博士之選，往其欽哉可！

晏崇讓太常博士制

勅某：爾名臣之子，行義修飭。能以藝文自奮，而於職事有勞。序遷厥官，其往祇服可！

劉溫太常博士制

勅某：爾承祕書三年矣。故稽爾功狀，秩于太常。爾行義才能，有稱於世。無曰官小，往其欽哉可！

柴餘慶國子博士制

勅某：爾於爲吏，才敏見稱。會課有司，當得遷位。博士之選，往其勉哉可！

邵亢太常丞制

勅某：古者尚賢而輕爵，好藝而賤祿。所以士樂羞其行，而爲時用也。爾列于東宮之職

事。三年於此矣。羣牧之任，開封之選，皆能稱職。遂佐三司，其序爾功。進官一等。若爾之藝文以事，吾豈有愛於爵祿乎哉？往懋厥修，以需其後可！

蔡說殿中丞制

勅某：宗祀之成，慶覃疏述，爾久於常選。丁此殊恩。甄序有榮，往其祗服可！

晁仲熙殿中丞制

勅某：爾以謹潔，能不失其世守。故積功久次，致位於朝。往佐一州，又應遷法。愈其懋勉，以稱褒嘉可！

王元甫殿中丞制

勅某：吏之有籍於審官者，三歲一遷，所以勸勞也。爾以才備任，積課應條。往服命書，愈其思勉可！

高應之國子博士張侏太常丞范褒殿中丞制

勅某等：爾等親吾民于外，而吾使有司會課于中，皆能有勞，以應遷法。夫上之爵賞無私德，惟以治人。臣能率職以治人，則可謂能報上矣。各踐爾位，惟時勉哉可！

胡掖殿中丞制

勅某：汝官在東宮，而得列於朝廷之位。有司奏課，當以時遷。夫祿所以等功，位所以序德。朕所以命汝者，每加厚矣。汝所以報稱者，亦可以勉哉可！

王介祕書丞制

勅某：朕設科以來，異能之士，而親發策問之。爾言不阿，而學問多中乎義理。其遷厥位，以嘉爾之能言。夫士無不能，有不爲爾。若爾之修潔有志，而濟之以明敏之才。惟所施焉，將無不至。况於一官之小，豈以不稱爲患也哉可！

毛箠祕書丞制

勅某：古人有言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唯士爲能。』夫所謂士者，不以無常產而變易其心，又奚俟於爵賞而後勸哉？然士之有功，則爵賞功焉，天下大公之法也。爾以進士起家，而序於王官之列，出長一邑之民，有勞而無罪，三年於此矣。其使遷秩，以信大公之法。朝廷之位，亦加顯矣，所以爲士者，可不勉哉可。

許懋傳顏並祕書丞制

勅某：爾雖任職于外，而功罪之籍，實在審官之府。以時會課，於法當遷。夫三歲而序一官，在會之所同。然材實行治不有以稱其位，則孰以爲非苟得也！爾以藝文自奮，而由稱舉以至於此，其知之矣，可不勉哉可！

陳舜俞祕書丞制

勅某：爾以賢良應詔，朕嘗親策而秩以京官幕府。三年序遷一等，此特有司之常法爾。豈所以待異能之士哉？往其勉之，以候時用可！

句士良祕書丞制

勅某：爾佐著作于祕書，三年矣。審官稽狀，當進一官。惟爾以文藝起家，而以吏能爲邑。往欽新命，其克勉哉可！

國子監直講商傳光祿寺丞制

勅某：爾讀羣經，而能通知其義。故選於衆，以教國子。有司稽任，當以勞遷。往服爾官，愈其思懋可！

張璘光祿寺丞制

勅某：爾父爲吾執政之官，而爾能夙夜祇飭，以修其職事，可謂能世其家矣。今有司會課，而吾以爾丞于光祿，往思勵勉，以永燕譽之終哉可！

王岫光祿寺丞制

勅某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以爲賢者之後，功臣之世，非有以存之，則無以似續其前人也。爾以蔭籍入官，而能舉其職，以應有司之遷法，司謂知似續其前人也。丞于光祿，其往勉哉可！

王佺光祿寺丞制

勅某：爾大臣之家，賢者之後。能自策勵，不墮其官。序勞當遷，往踐厥位。無忝爾祖，乃惟顯哉可！

奏舉人前陝州節推郎凡衛尉寺丞制

勅某：選於吏部者多矣。非使在位者舉其類，則喜人豈能自進乎？爾能勵厥官，以多薦者。丞于衛尉，其愈祇修可！

孫琪衛尉寺丞張次元大理評事制

勅某等：材施於一邑，知效於一官，至于三年而無職事之負焉，不可以無報也。承進一等，往其懋哉可！

柴元謹衛尉寺丞制

勅某：商之有征久矣。所以銷沮游末而勸之力，本非特收其贏財佐公上之急而已也。爾勤其事，以有累日之功。序進一官，以從大雅無德不報之義。爾維世族尙克勉哉可！

奏舉人前梓州郫縣主簿陳巨卿衛尉寺丞奏舉人前權復州軍事

推官孫琬大理寺丞制

勅某：選於吏部者多矣。非使在位者舉其類，則善入豈能自進乎？爾能勵厥官，以多薦者。丞于卿寺，其愈祇修可！

張服尹忠恕張慎言孫昱太子中舍制

勅某：周官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故朕時憲以爲考績之法。夫吏者三歲能率職，曠行而無罪悔，是宜有賞。序官一等，以慰爾勞。維爾良能，宜加報稱可！

薛昌弼雷宋臣太子中舍劉師旦殿中丞制

勅某：審官考課之法，成於先帝之時。朕維奉循，以職名器，無有親疏遠近，使有司一是以待之。嘉爾有勞，序遷一等。勉共爾位，率志忘私。庶乎能稱爵賞之公，而終無尤於職事可！

蘋方高安世張湜傅充並太子中舍制

勅某等：吾於爵祿甚慎，閔仁百姓甚篤，爾等或專一縣，或佐一軍，而皆列於卿丞之籍，蓋嘗有所試。矣今有司序功，當得遷位。吾雖甚慎爵祿，而於爾等無所愛焉。其勉思，拊循百姓以稱吾閔仁甚篤之意可！

黃汾太子中舍制

勅某：吾擢天下之才，而立民長，伯萬家之縣，又有戎馬之任焉。其稱甚難，而爾能其事，有勞遷秩，母廢爾成可！

王塾太子中舍制

勅某：爾承于理，亦既三年。有職事之勞，無行義之過。使遷厥位，著籍外廷。夫與於燕而坐於朝報禮亦云異矣。往乃服，其可不思可！

奏舉人前永興軍節度掌書記王申等太子中允制

勅某等：皆以藝文起家，而久於常選。才能行義，數見推稱，揚于朝廷，各命以位。往共厥服，可不勉哉？

雷宋臣太子洗馬制

勅某：周人事神以諱，而不諱嫌名，持循至今，遂著爲律。爾以難避之諱，而辭當拜之官。自言冒榮，有所不忍。其更位號，以慰孝思。慎爾百爲，勉求稱此可！

熊本著作佐郎制

勅某：吾歲取吏部之選者，以爲宮監，省寺之官，常不啻乎白人。論者惠其多焉。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有天下者，豈以士多爲患哉？顧其所取何如爾。汝藝文政事，皆見稱述。往踐祿次，蓋將有補於時，使人視吾所取，而不以爲多，在汝勉之而已可！

高且著作佐郎制

勅某：唐虞以三考黜陟幽明。而其所命，或終身於一職。然則其所謂陟者，蓋爵服之加而已。今之增位，猶古之加爵服也。以爾久於職事，而勅用應於有司之法。故使增位以報焉。

，雖考績之歲月，與黜陟之方，古今不同。而吾所以褒勵庶工，非與唐虞異意。爾其毋怠，思稱厥宮可！

國子監直講孫思恭著作佐郎制

勅某：爾才能行義，有超卓之譽於時。故遷於衆，以教國子。而又寵以校讎之官。有司稽勞，當得遷位，列職東觀，往其懋哉可！

奏舉人前祁州深澤縣令王廣廉著作佐郎制

勅某爾用舉者爲縣，又能修其職事。而舉者衆多，升序厥官，屬之東觀。夫士之有能，有爲也。豈必戒敕而後勉哉；爾以才稱，其知自勸矣可！

奏舉人編校昭文館書籍孫覺著作佐郎制

先帝置校讎之官，所取皆天下望士。爾惇行力學，爲時俊傑。治民有紀，稱者衆多。會課進遷，往共厥服可！

奏舉人姚闢著作佐郎制

勅某：祕書省有著作之官，所以待藝文之士。爾瞻辭博學，而爲吏有聲。甄績序材，以

登茲選。往共職服，其亦勉哉可！

奏舉人游烈等著作佐郎制

勅某等：皆以藝文起家，而久於常選。才能行義，數見推稱。揚于朝廷，各命以位。往此厥服，可不勉哉可！

奏舉人張公庠著作佐郎制

勅某：爾嘗爲令，而能以材。謂爲在勢所稱，寘諸京官。以懋乃績。往踐祿次，愈其勉哉可！

高庸敏崇大年並著作佐郎制

勅某：爾等皆以才能序于幕府，舉其職事，稱者衆多。會課超遷，往其祇服可！

潘及甫著作佐郎制

勅某：等選於吏部久矣。皆能以才自奮，爲在位者所稱狀有司，列官省稽。往須器使，無替厥修可！

奏舉人阮翹著作佐郎馬好賢大理寺丞制

勅某等：省寺之有丞郎，其名位高下不同；而於今皆以避選。爾等從事于外，以能稱。有司書勞，朕所親覽。各踐厥位，往慎哉可！

直講劉仲章大理寺丞制

勅某：爾方以經術教國子，而有司會課，當得進遷。爾以通經發聞于世，允蹈所學，尙何訓哉？可。

施遜大理寺丞制

勅某：三歲一遷，朝廷之法。爾共其職事，在法當遷，往懋厥修，以祇朕訓可！

奏舉人周同大理寺丞制

勅某：爾能勤厥官，以有舉者。有司條奏，在法宜遷。使得傳籍快審官，以爲大理之屬。當知夫名器之不可以徒待也。往思懋勉，以稱之可！

吳安操大理寺丞制

勅某：爾名臣之家，能自修飭。考論功最，當得進遷。往服官成，勿墮所守！可！

高定大理寺丞制

勅某：朕布功賞之信，苟有功可以中率，則無擇小大遠邇而加焉。今有司條奏爾勞，在法賞。往丞于理，其懋厥官可！

林宗言大理寺丞制

勅某：有司言爾當遷，而朕視功狀，如有司之言。故使遷爾位一等。吾嘗詔有司，以時視士大夫功狀而敘進之，毋使自言。欲夫在位知有禮讓，而不以官爲利也。爾知之矣，可不勉哉？可。

徐縝大理寺丞制

勅某：爾出於世祿之家，而服勤筦庫之事。行不愆於法，才不曠其官。遷以報功，往其思勗可！

李文卿大理寺丞制

勅某：吏之近民者，莫如令，故位非高也，祿非多也，而吾不輕以與人。爾得爲之，以有稱者。往施於政，又以才稱。實諸京官，以待任使。思永終譽，厥惟勉哉可！

奏舉人陳仲成大理寺丞制

勅某：欲之爲州也；窮於山谷之間。吏常患乎州窮，而刺舉者有所不知。爾勤其官，而稱者甚衆，可謂能矣。其進以爲京官。往懋乃成，以終有譽，可！

張誼大理寺丞制

勅某：古之爵賞，與士共之。雖有衆譽，而功實不副焉。亦不可以幸而得也。此吾所以閱稱舉之衆，而又稽歷試之勞，然後命爾以丞于大理也。夫去吏部之選，而有錄於審官。能祇慎不懈，以免於文吏之議，則雖高位尙可以循而至，可不勉哉？可。

鄭民表韓燁大理寺丞相

勅某：爾服勞州縣，下謂見稱。甄序厥功，使丞于理。往祇休命，惟旣爾心，可！

吳太元大理寺丞制

勅某：審官之法，三歲一遷。爾嘗有罪，故使序于大理，四年而後遷以爲丞，賞誅黜陟，吾無私焉？皆爾自取也，施於有政，可不勉哉？可。

奏舉人劉公臣白贄並大理寺丞制

勅某等：今吾大吏，舉非其人，有坐斥廢，其於舉人，豈顧不慎哉？然而坐斥廢者，時

時有之，此殆求舉者不一，其始終以負之爾。今爾等皆以舉業，故吾命以京官。勉思一其始終。以無負於舉者，可！

國子監直講編校集賢院書籍錢藻大理寺丞制

勅某：朕設科以招方正之士，而爾應其求，置局以儲雋之材，而爾充其選，有司會課，當得進官，若爾之諒直多聞，方且善其行以爲時用，往祇厥位，可不勉哉？可。

段叔獻大理寺丞制

勅某：以爾典京師之獄，滿歲於此矣，而未嘗有失；丞于卿位，以懋爾勞。維朕哀矜庶獄之有不幸，爾所知也。守爾常操，尙無誤哉？可。

奏舉人于觀大理寺丞制

勅某：方今漕頻海之以鹽食東南，而收其息以佐有司之急，倉庾之官一失職，而於耗惡則足以匱國而傷民，故稱舉能吏而待之厚賞，所以勸也。爾從其事，能有成勞，丞於理官，往踐無懈，可。

馮翊辛景賢大理寺丞制

先帝使大吏推舉常選之士，以補省寺之屬，爾能修其職事，而舉者衆多，率由舊章，命爾以位，往祇厥服，以稱甄升，可。

試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朱東之大理寺丞制

勅某：爾以幹口謹潔，能舉其職事，而屢爲在位者所舉，歲滿序功，法宜有賞，理官之屬，其往懋哉？可。

陳確大理寺檢法官制

勅某：朕制中典以刑四方，非惟不失天下之姦，唯以使人無犯有司而已，今明試爾才之可使，而後以爲屬於理官，爾其知恤庶獄之不辜，而求所以出之，以稱朕哀矜元元之意，可。

魏綱大理評事制

勅某：爾備屬奉常，亦已久矣，序進厥等，以旌有勞。夫三歲一遷，雖厚祿可以馴而致，欲爲善者，亦如此矣；能積智累勤而不已，則亦何所不至乎？在爾勉之，以求爲可進也。可。

石祖良大理評事制

勅某：士有籍於審官者，皆三歲而一遷，今爾歲滿，故吾進爾位，加爾祿。夫祿以等功而不以志，位以志德而不以勞，爾世厥家，其知勉矣！可。

應才職兼茂明於體用科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大理評事制

勅某：爾方尚少，己能博考羣書，而深言當世之務，才能之異，志力之強，亦足以觀矣。其使序于大理，吾將試爾從政之才。夫士之強學瞻辭，必知要然後不違於道，擇爾所聞，而守之以要，則將無施而不稱矣，可不勉哉！可。

何景先何景元並大理評事制

勅某：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今天下人民之衆，賢者不爲不多；爾待於列京官，其賢於人，宜如何也。今爾累日之課，又當遷序其位，亦云不賤矣。其爲賢也，亦可以勉哉！可。

張璠大理評事制

勅某：吾推恩大臣之子，爾得列祠官，能任事而有勞，其以備士官之屬。爾父起於閭巷，以能大其家室者，豈一日之力哉；爾惟積勤累善，法象而不違，則豈特有慶于宗，而又將

有賞于其國，可。

前鄉貢進士許大理評事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制

先帝親進士於廷，其以爾爲第一；爾於藝文，可謂能矣。所以施於政者，朕將有所試而觀焉。夫士之遇時，不患無位，思所以立，往其勉勵，以副東求！可。

王安石全集卷五十二

外制

孫憲大理評事制

勅某：爾名臣之子，能飭身慎行，強學自奮。而有司會課，當以序遷。其進一等，以爲士官之屬。往共爾職，其克懋哉！可。

韓鐸試大理評事充天平軍節度推官知遂州遂寧縣制

勅某：爾用薦者爲令；又以修治見稱。試職士官，序于幕府。字人之任，其愈懋哉！可。

王任試大理評事充節推知縣制

勅某：爾任舉者爲令，而能修其職以見推稱。命爾以爲幕府之官，而又試以字人之事。夫南面而聽百里，豈輕也哉？維能強恕以求仁，然後副吾置吏爲民之意，可。

徐璣試大理評事充保信軍節推知梓州射洪縣制

勅某：有百里之地，而人民社稷之事繫焉，其任豈可以輕哉？爾嘗試矣，見謂辦治，故又任爾以吾所重，而寵以幕府之官，往其勉哉，無慢予訓，可！

王夢易試大理評事充永興軍節推知遂州青石縣事制

勅某：朕常命汝以幕府之官，使長百里之民，而汝以喪自解，今除之矣。其就故官，有社與民，往其思勉可！

縣廖君玉太常寺奉禮郎制

勅某：爾職在追胥，有功中率。故褒序爾使得列子太常之屬。朝廷慶賞之信如此，爾其可不勉哉？可。

陳周翰太常寺奉禮郎制

勅某：爾久於職事，能以有勞。命課于朝，當得遷敘。奉常之屬，其往欽哉！可。

太常寺太樂署副樂正允李恭可太常寺太樂署太樂正太常寺攝樂

正耿允包文恭顯可並太常寺太樂署副樂正制

勅某等：太常上其屬有闕，而以爾等聞。惟爾等皆善於修聲，而仕職久矣。其遷副正以爲署長，而使攝正署副正。往勵厥官，無敢豫怠可！

英宗卽位覃恩轉官龍圖閣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制

勅：永惟左右有能有爲之臣，皆先帝遺朕以熙衆功者也。方惟大賚以勞天下，其可以忘而不及哉？具官某，惠和敦大，明允忠篤。列職近侍，實爲名臣。褒序有加，往欽乃服可！

發運轉運提刑判官等制

先帝享國四十餘年，內外晏然，克終天祿。豈非獻臣才士欣助之力哉？不及班命以勞功，而朕承厥志。爾奉將使指，久以才稱。膺此寵章，往其思勵可！

卿監館職制

勅：朕卽位，奉行先帝故事，以勞天下。其施及於疏遠，而可以忘於近者哉？具官某，序于書林，伐閱多矣。率德迪義，有稱于時。膺踐寵榮，往其思愷，可。

京官館職制

先帝棄天下，朕卽位。纂修故事，以勞羣臣。爾等序于書林，皆以才選。褒進有典，

往其欽承！可。

分司致仕正郎以下京官等制

勅某等：朕初嗣位，敷錫庶正。非特勞在事之勤，亦以禮天下之賢者。爾等以才出仕，登序王官。或就里居，或分留務。往膺寵數，咸懋厥修，可。

諸司使副至崇班內常侍帶遙郡不帶遙郡制

勅某等：朕初嗣位，奉行先帝故事。大賚四海，阻深幽渺無所不及矣。又況朝廷之近臣，可以忘哉？爾等能以忠力，靖共職事。進位一等往其欽承可！

皇兄叔大將軍以下，

先帝顧哀宗親，德念至深厚矣。在後之侗，其可以忘哉？具官某，躬執義行，序于屬籍，承休席寵，亦既顯榮。褒進有章，往欽懃敬。可！

皇兄姪大將軍以下制

勅某：朕大賜於天下，雖疏以遠，無遺者矣。又況於宗室之近哉？爾序官內朝，克有善聞。細蠅之慶，協於聲詩。褒命有加，往其祇服。可！

覃恩昭憲杜皇后孝惠賀皇后淑德尹皇后孫姪等轉官制

勅某等：予大祭于廟祧，而哀夫先后之家，寢替而不章。乃詔有司，博求其世。爾等名在戚里，序于王朝。各因其官增位一等。冀以上稱神靈之意，豈特慰予追遠之心？可。

中書提點堂後官制

勅某等：朕大賚于天下，有政事者，皆得以序遷。爾等各以選掄，備官宰旅。增位一等，往其欽哉！可。

李端卿等舊官服闋制

勅某：孝子之悲哀，思慕其親，豈有窮哉？然喪以三年而止者，聖人之政也。爾以喪致事，日月既除，其就故官，以聽新命。夫人之行，莫大於孝。而孝亦在乎事君，能致其身，而不愆於義，以辱其名，然後可以爲孝子，此宜爾之所知也。其勉矣哉！可。

前太常寺太祝張德溫舊官服闋制

勅某：喪三年亦已，久矣。而人子之志無窮。故欲爲不善，則思貽父母惡名，而終於不果。不如是，則不足以爲人子。復爾祿次，維時勉哉！終於立身，可謂孝矣。可。

前屯田員外郎任迥舊官服闋制

勅某：汝有列於朝廷，而以憂去位。人子之事親終矣。則君臣之義，其可以忘乎？夫移於君而忠，移於官而治，然後可以爲孝。往共爾服，惟是勉哉！可。

前太常寺奉禮郎宋輔國等並舊官服闋制

勅某：爾以親喪去位，日月既除。其來造朝，復就官次。終身之孝，可不勉哉？可。

前大理寺丞劉辯前衛尉寺丞孫公亮並舊官服闋制

勅某：爾服纓去位，順變當除，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君臣之義，其可廢乎？趣還于朝，使卽舊秩思勉。移孝之事，以就顯親之名，可。

前大理寺丞王忠臣舊官服闋制

勅某：御史言爾以喪釋官，日月當除。故吾下命書于御史，以俟爾之來見。爾雖舊官，吾命維新。其加勸勉，求合於以孝事君之義，可。

前太子中舍張諷舊官服闋制

勅某：喪三年，天下之達禮也。爾能釋禮，以至終喪。其來造朝，復爾祿次。事君之義

爾實知之。無違厥初，是謂能孝，可。

前職方員外郎元居中舊官服闋制

勅某：尙書郎位三等，而爾方以勞，序于前列。乃以喪去，三年于家。今旣禫除，其還祿次。維爾才美，有稱於時。移孝事君，當知勉矣！可。

前太常博士張詵舊官服闋制

勅某：爾去位里居，三年於此。旣除喪矣，其就故官。忠以事君，是爲孝子。爾惟知義，可不勉哉？可。

前將作監主簿張扶舊官服闋制

勅某：爾遭齊斬之喪，而去位。釋祥禫之服，而還朝。班吾命書，授爾祿次。孝子之事，終於立身。施于有官，可以勉矣！可。

前駕部員外郎李安期前殿中丞張德滄並舊官服闋制

勅某。禮有三年之喪者，無貳事也。知喪而已矣。先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盡人心。此吾所以歸爾于家，而不敢勞以事。今日月除矣，故吾班命書于御史，而台爾以來。往踐故官

勉忠終孝，可。

前內殿崇班馬文德舊官服闋制

勅某：爾執親之喪，三年於此矣。其班新命，以復故官。維孝有終，爾宜思勉，可。

供備庫副使康璫舊官服闋制

勅某：三年之喪，苴麻哭泣之哀一也。而亦有權制以趣時。此吾獨使武吏之有籍於樞密者，得終喪于家之意也。爾能率禮，今服既除，其就故官。以承新命，可。

皇姪右監門衛大將軍仲譽服闋舊官制

勅某：送終者，人子之大事也。爾以喪釋位，亦既三年，能以禮自致，而不犯詩人素冠之義，於爲人子，亦可謂孝矣。還就祿次，帥初無違，可。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琦奏親姪孫恬守祕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曾

公亮親男孝純將作監主簿姪孫諶試祕校樞密使張昇奏親孫男

戒守祕校參知政事歐陽脩奏男辨太常寺太祝參知政事趙槩奏

孫男尤緒太常寺太祝樞密副使吳奎奏長男璟守太常寺太祝

次男瓌試祕校制

勅某！朕受純嘏於神靈，而布之在位。其官顯者，得任其子弟，以及孫曾。爾生大臣之家，是爲賢者之類，往保祿秩，可無愼哉？可。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琦奏親姪女之子曹復真定府戶曹制

勅某！維名與器，朕未嘗輒以假人。爾緣大臣相祀之恩，遂階一命之寵，出而從仕，可不勉哉？可。

樞密副使胡宿秦親兄亶守祕校制

勅某；宗祀之恩，仕之顯者，皆得官其親族。爾躬率善行，而有弟爲吾政事之臣。往服寵榮，懋修無斁！可。

天章閣待制司馬光親兄之子宏試將作監主簿制

先帝有大慶，推恩羣臣子弟。而爾有叔父，實爲近臣。往卽厥官，無墮世祿！可。

廣南東路轉運使祕閣校理蔡杭男潛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將漕遠方者，皆得官其子弟，爾父以才自奮，有顯於時。往懋厥修，以綏世祿。

可。

故贈司空兼侍中龐籍遺表男太常博士元英可屯田員外郎制

勅某等。爾考有庸先朝，致位將相，歸安第宅，而以壽終。爾等服采于時，實能嗣訓。並膺恩典，其往勉哉！可。

龐籍遺表男內殿崇班元常大理寺丞制

勅某：士之文武異用，久矣。爾世儒學顯，而有官籍於內朝。從爾父之遺言，而以丞于大理。往惟嗣訓，乃克保家，可。

龐籍遺表孫保孫寅孫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祖嘗爲將相，佐佑帝室。臣哀其亡也，故序爾於工官。夫大臣之家，能久而不失其世者鮮矣。往承厥慶，可不勉哉？可。

龐籍外孫陳仲師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朕命爾以試士官之屬者，特以爾之外祖，常爲將相於先朝而已。然士之由保任而後能自奮，以至休顯者，多矣。往踐爾次，可無勉哉？可。

太子少傅致仕田况遺表男守祕校至安太常寺太祝制

勅某：儒哲之輔，有勞於時。福祿既成。而爾嗣厥後。於其將死，以爾爲言。膺此寵章，宜名勉矣！可。

故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吳育遺表孫男儼球並守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等：朕所以顧恤大臣之家，而序錄其子孫，未嘗有愛焉，況如爾祖，賢明諒直，有補於世，朕常思而不忘者乎？其各加爾一命，以爲工官之屬。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往其勉哉，可以爲孝矣！可。」

翰林學士承旨宋祁遺表男俊國廣國守祕書省正字令持服制

勅某等：爾考承密命于翰林，而不幸至於大故。眷懷舊德，甄序爾官。往其有成，祇服予采，可。

宋祁遺表孫松年延年頤年並守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等：貴臣之世，賢者之後，朕所不能忘也。故爾等皆在冲幼，而烈于工官。茲所以佑序爾家，亦云至矣。爾所以保其祿位，可不勉哉？可。

刑部侍郎致仕崔嶧遺表親孫男俞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祖嘗服高位，考終于家。以爾爲言，朕其甄序工官之屬。往矣，懋哉！可。

戶部范中直龍圖閣知明州范師道遺表第三男世文守將作監主簿

制

勅某：爾父嘗以才選，列官于朝。出臨一州，奄至大故。錫爾一命，爾其勉哉！可。

光祿卿直龍圖閣張方遺表親男平易守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朕惟爾父，致位九卿。服勞于官，爲日久矣。故命爾以工官之屬，以稱其將死之言，爾其思爾父之願厥家，與朕心之哀爾父，夙興夜寐，無或非欽！可。

光祿少卿知單州呂師簡遺表次男昌宗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父且死，而爲爾求官。故以爾試于工官之屬。夫推恩旣往，覃及子孫。吾所以待人臣者，有常法矣。修敕自奮，而以保祿位者，爾所以爲人子也，可不勉哉？可。

故光祿卿致仕張鑄遺表親次孫彩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祖以九卿歸第，而遺奏以爾爲言。顧哀舊臣，而官使其子孫。此先王嗛仕者世

祿之意，而吾之所不忘也。其使試于工官之屬，以稱爾祖之志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爾方就學，可不勉哉？可。

司農卿致仕余良孺遺表曾孫渙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之曾祖，仕至九卿。退處于家，考絕厥命。推恩及爾，以試工官。猷慎獻為，且應器使，可。

故光祿卿致仕張溫之孫基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祖嘗為侍從之臣，而有公忠之節。今其亡矣，秩爾以官，能善似之，乃其無悔，可。

客省使眉防州禦使張亢遺表孫在至斐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祖起於文吏，而能以才武，致力於封疆，扞患之功，書在王府。今其亡矣，故各命爾一官，往懋爾成。毋爾忘祖之勤於國，可。

司農卿致仕魏琰男太廟齋郎紆守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世載榮祿，而父以九卿去位，推恩改命，序位工官維恪慎可以保家，往其勉矣。

。可！

虞部員外郎致仕張應符男通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 少盡其力，至於老，則養之，不可以不終。使之免農而爲士，則祿之不可以不世，此先王不忍人之政，而吾未能逮也。今爾父去位，而命爾一官，使得世其祿，以終爾父之養焉。此亦庶幾有合乎先王之政。爾惟忠惟孝，尙稱吾命爾之意哉？可。

職方此員外郎致仕徐仲容男公輔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父辭祿而爲爾請命于朝。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故善善及子孫。』此吾命爾以一官之意也。經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爾其念此，以自勉哉。可。

虞部員外郎致仕李卓男元之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父積勤，序于郎位。老而致事，錄爾一官。思世厥家，位其無怠！可。

諸州軍并轉運提刑弟姪男恩澤等並試監簿制

勅某：朕始嗣位，推恩宇內。爾執方貢，以來造朝。加賜一官，往惟祗服！可。

王孝叔充春州軍事推官通判春州兼知本州制

勅某：南荒遠之州，吏多憚往。而爾請行焉，故優爾祿賜，而以勸賞隨其後，往其勉矣，思又我民，可。

縣尉李執中可察推制

勅某：先王之政，荒則緩刑，至于疆不忌死，而傷吾良民，則去之亦不可以不急。此朕所以嚴追胥之令，信購賞之科。不以歲凶多暴之時，而爲之廢格。爾能除盜，實舉其官。遷以懋功，往祇乃服可。

呂開權淄州軍事推官依前充鎮南軍節度推官制

勅某：爾有除盜之功，故賞以一邑，而序官于大府。辭而有請，以便爾私。吾用不違，往其祇服，可。

蘇州長洲縣尉富翱潤州丹徒縣令制

勅某：朕布爵賞之令，以待吏之有勞。爾能舉其官，以除盜賊，遷以爲令，使之牧民，又將試爾爲政之才，非特示朕報功之信，可。

晉州襄陵尉縣葛頤單州武城縣令制

勅某：爾職在追胥，而能上功中率；畀之一縣，以懋爾能。夫爲令之所事，則不特追胥而已，必也使人無盜，是乃能稱其官，可。

杭州於潛縣尉趙君序虢州玉成縣令制

勅某：予嘉爾之有功於追胥也，故畀爾邑於東南。又從爾父之請焉，而移爾於虢。吾於用賞而顧恤爾私，亦云備矣。則爾之施於有政，可不勉哉？可。

信州鉛山縣尉齊景甫杭州餘杭縣令制

勅某：爾追胥有功，遷令一邑。百里之人，視爾以爲休戚矣。施於政事，可不勉哉？可。

單州成武縣令李燾江陰軍錄事參軍制

勅某：爾修其官，能中賞率。有司會課，予懋爾功，愈其勉哉，以泄厥事，可。

潞州屯留縣尉李昌言徐州錄事參軍制

勅某：爾能捕盜，當得賞官。遷督一州之郵，往其思稱厥職可。

殿前都虞候利州觀察使賈達依前官充侍衛親軍步軍副指揮使制

勅：朕有貔虎熊羆之士，以衛中國，而制四夷。考之古人，以制統督。幕府。某久更任使，才武有稱。扞城之勞，宿衛之最，簡于先帝，以暨朕躬，思懋厥修，往膺休顯，可。

衛州防禦使錢晦霸州防禦使制

勅：朕初卽位，奉行先帝故事，以勞天下。雖疎且遠無遺矣，又況於朝廷之顯者哉？具官某，忠勞奕世，簡在帝室，能勵厥德，自昭于時。膺此寵章，愈其思勉，可。

東上閣門使陵州團練使李端慤眉州防禦使制

勅：朕初嗣位，奉行故事，以勞天下。具官某，清明敏達，和慎祇修。奉侍先帝，陟降左右。厥勳茂矣，其可忘哉？膺服寵榮。往欽乃服，可。

捧日左廂都指揮使嘉州團練使周翰制

先帝棄天下，朕初嗣位。永惟武力忠勞之士，爲國禦侮，其功多矣，豈可以忘哉？具官某，部督有方，踐修無過，營衛之最，簡于朝廷。膺比章章，愈其奮勵可。

天武左三軍都指揮使封州刺史程榮可蒙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

步軍副都軍頭制

勅某等：熊羆之士，爲國爪牙。均其逸勤，率用成法。爾等忠勞之實，簡在朝廷。遷序有差，往惟欽服！可。

轉員制

先帝遺朕熊羆之士，以蕃帝室。所使統督，豈可以非其人哉？爾等以扞城之材，共禁衛之服。忠勞武力，皆有可稱。各以序遷，往欽無懈，可。

落權團練刺史制

勅某等：忠勞之士，武力之臣，獎衛帝室，其功多矣。當序厥位以均逸勤。爾等部督有方。踐修無過，兵團州刺，遷進有差，往膺寵榮，懋建勳績，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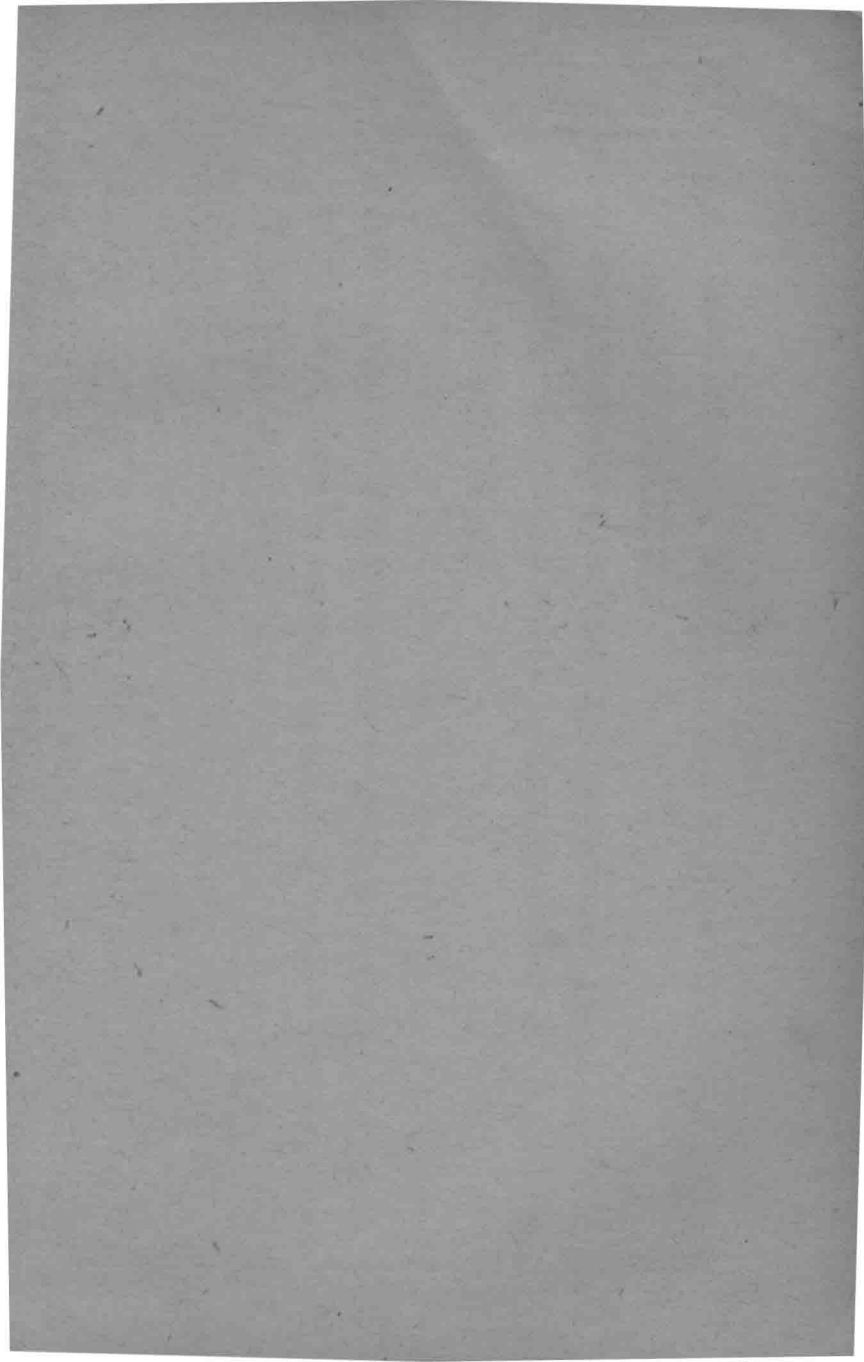
單州團練使劉永年可齊州防禦使知代州制

勅：代地邊要，吾所重，常擇將以守之。以爾具官某，武力智謀，濟以馴謹。踐更中外，皆有可稱。故進使號，往共厥服。禦侮之實，蓋其勉哉，可。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端州防禦使趙滋可依前充侍衛親軍步軍

都虞候制

勅：營衛之士，皆天下武力之高選也。所使虞度軍中之事者，豈可以非其人哉？具官某等，造行謹良，致位休顯。勳勞之實，簡在朕心，各以序遷。往惟祇服，可。



王安石全集卷五十三

外制

李端慤東上閣門使制

勅：閣門置使，官盛地親。非有嘉績令名，不能勝其任也。具官某，於朝廷有詳練之實，於戚里有茂勉之聲。非專爲恩以致此。位積功久，次當得右遷，其愈勵哉，往共厥服！可。

石遇四廂都指揮使制

勅：虎賁之士，周公以爲人主所當知恤者也。又況所使將此哉？具官某，比以材選，服勞于邊。折衝禦侮，嘗有所試矣。遷進使號，付之部督。往其欽慎，以報寵榮，可。

竇舜卿四廂都指揮使制

勅：國家置帥兵以爲衛，所選皆天下之材。付之部督，未嘗輕其授也。具官某，踐更邊

要，忠力有聞。選將營屯，衆論惟允。序遷厥位，其往欽哉！可。

甘昭吉入內副都知制

勅：古者王之正內，必有任職之臣。予若稽古，而思得吉士以充其選。以爾服勤左右，多歷歲年，有專良之稱，無側媚之毀。其使序于正內，以充廷論之公焉。爾其審門圍，謹房闕，入宣宮令，出贊朝事。悉心夙夜，一以忠信。則維予爾嘉，爾亦永綏于寵祿！可。

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宋有志東染院副使制

勅某，爾久於內侍，承事有勞。自求外遷，以便醫藥。超升位等，往服恩榮，可。

李用和六宅副使制

勅：爾忠力武敏，有稱于時。出將一州，亦能用治。西南之屏，總制戎兵。比難其人，以爾攝事。夫以才得選，而久於險遠之勞。不先有賞以加焉，何以勸夫能者？躡遷位等，茲實異恩。往祇官成，無廢吾事！可。

內殿承制閣門祇候宋良禮賓副使制

勅某：爾典制一軍，有民有社。論功考最，當得序遷。惟爾以才，嘗更選擇。往欽新命

，其愈戀哉！可。

內殿承制閣門祇候王嵩禮賓副使制

勅某：爾以才智動效，自昭于時。董督徼循，實任邊要。序勞當進，以介諸司。朕命維休，往其欽服！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李景賢文思副使制

勅某：戎馬之寄，常難其選。爾以才諧，久於任使。一州之政，比有可稱。超進位等，往膺寄屬。勉思報稱，無或不祇！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穆遂文思副使制

勅某：爾徼循疊方，爲日久矣。更書且下，而使者乞留。超進厥官，以共舊服。往惟勵勉，膺此寵榮，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石用休文思副使制

勅某：爾以才選，比更任使。有司會課，當得進官。往服訓辭，無瘳乃事！可。

西染院副使兼閣門通事舍人夏偉內園副使依舊閣門通事舍人制

勅某：賓贊受事之職，吾以武吏爲之。而甚難其選，爾能祇飭，以稱厥官。會課有司，序遷位等，往祇休寵，可。

內殿承制譚德潤供備庫副使制

勅某：朕永惟陵寢之嚴，而選使以護之。爾往任事，靖共厥職。有勞可錄，其以序遷。祇服寵章，勉求稱位！可。

內殿承制楊宗禮供備庫副使制

勅某：監一路之軍，而按撫其人，又典一州之政，非才能行治，有紀于時，孰可以稱此哉？爾久于煩使，能勤厥事。故遷爾位，以介諸司，而使往焉。其慎以防患，而敏於趨功，以稱推擇之意！可。

樞密院副承旨張繼渥供備庫副使制

勅：爾典掌機要，服勞歲久。以疾，自上求爲外官。遷介諸司，往膺器使！可。

內殿承制朱漸供備庫副使制

勅某：賦祿序官，邦有常法。爾勤厥服，會課當遷。維器與名，職思其稱。乃其無罰，

可不勉哉？可。

承制王欽李惟正並供備副使制

勅某等：嘉我未老，而經營四方，詩人之所謂賢勞也，可無報稱哉？以爾欽戍于南方之窮，而任監護之官。以爾惟正屯于西路之要，而服追胥之事。其役遠，其責重，而能祇慎所職，以有累日之勞。其各遷位，介于內朝之使，以爲報稱。夫有功而見知，則說矣，此人情也。以所願乎上，施乎下。則上孰不樂爲爾用哉？其亦勉之而已！可。

崇班胡琪等改官制

勅某等：功懋懋賞，先王之所以厲天下，而成衆治也。今吾使某監兵馬于外，而使某典治材于中，皆積日月以赴功，其各賜官一等，以稱吾懋賞之意，可。

軍員等換諸司使副承制崇班制

勅某等：寢嘉忠勞，被以祿秩，先帝有成法，朕不敢違。爾等序列禁中，有宿衛之最。外遷厥位，以慰久勤。進服寵榮，往圖勳效，可。

王保常內殿承制制

勅某：朕布大號於天下，文武在位，皆升一等。序勞當遷者，又皆得以時遷。爾服采禁中，積功有賞。膺此休寵，往惟勉哉！可。

靳宗永內殿承制制

勅某：承制之官，本朝所置，非積善累勤之武吏，則不得在此位焉。爾服采有庸，校年當進。其往祇踐，以稱寵榮，可。

閣門祇候狄詢內殿崇班依前職制

勅某：爾名臣之子，任事邊陲，積歲有勞，序官一等。往其淑慎，思世厥家，可。

楊元內殿崇班制

勅某：爾爲廷臣，奔走厥職。有勞可錄，序進厥官。惟忠與勤，所以報稱。往踐祿次，可無勉哉？可。

張建中內殿崇班制

勅某：爾總戎馬，地濱不毛。爲之三年，能固吾圉。遷秩一等，往其懋哉！可。

慶州肅遠寨蕃官都巡檢崇儀使慕恩北作坊使制

勅某：爾武力智謀，有稱種落。徼循扞禦，勳效焯然。幕府條陳，允於衆論。超遷使號，往愈懋哉！可。

陳奇太子中允致仕制

勅：士之疲癯老耄，以至失職，而不能自止者，蓋有之矣。爾年尚強，而疾不至乎瘵官。刺舉之官，未嘗以爾爲言，而能自列致其職事，可謂行已有恥，而無負於周任之言。寵爾以東宮之官，其勉終行義。歸教鄉閭之子弟，所以聞而求，自比於古之仕焉而已者，可。

孫戾太子中允致仕制

勅某：大夫七十而致仕，其禮見於經，而於今爲成法。爾以經術起家爲吏，旣聞夫古之禮，又見夫今之法矣。年至而求止，可謂行其所知。宜列序於朝廷，使歸榮其邑里。夫惟爾之筋力，不足以有爲也。故可無職事之責焉，若夫德義，則爾尙可以勉之。吾亦不以爾老而無責也！可。

樞密副使吳奎父太常丞致仕制

勅某：德善之賚，子孫與焉，況於其親，宜有崇獎。具官某，克生賢子，教以義方。協

于詢謀，掌國機密。超遷厥位，以佐其工。往服寵章，就安榮養，可。

江陰軍錄事參軍李燾父文俊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制

勅某：先王之政，未有遺年者也。故朕因宗祀之慶，而有爵命之施焉。爾躬率義方，又能教子，享其祿養以至耄期。膺此寵榮，往綏壽善。可！

工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崔嶧刑部侍郎致仕制

勅：仕焉而告老者，自一命以上，必有以慰其歸，況吾邇臣，恩紀所厚，宜增位序，以示尊優。以爾具官，比以明揚，久於煩使。入參侍從，出備藩維。踐更滋多，寄屬惟允。引年辭位，得禮之宜。進貳秋卿，以榮居息。古之老者，非苟自佚其身。唯慎行祇法，以助成王德，爾所知也。往其懋哉！可。

前著作佐郎周濤太常太祝梁構光祿寺丞致仕制

勅某：爾嘗辭祿，而在位以爾爲材，實諸京官，使長一邑，果能有績，以見推稱。將疇爾勞，遽以疾告。夫學士大夫之去位，豈苟自佚而無爲，古之仕焉而已者。爾蓋聞其風矣，丞于卿位，維是懋哉！可。

殿中丞致仕郝中和國子博士致仕制

勅某：爾謹廉爲吏，得列朝廷。不墮厥官，以至告老。宜有褒進，用爲歸榮。序于成均，往服無斁，可。

前荆門軍當陽縣令商瑗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爾從仕久矣，而不失廉稱。方踐老境，乃能知止。東宮之秩，歸服厥榮，可。

處州錄事參軍趙九言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爾以學入官，老而能止。踐更多矣，不失廉稱。著籍東宮，以爲爾寵，可。

鼎州錄事參軍張搆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爾方仕于州縣，而寵爾以東宮之官，有列于廷，亦云顯矣。用嘉知止，歸矣勉哉！可。

前江寧府觀察推官試大理評事董安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爾學古入官，稱譽者衆。方圖乃績，遽欲歸休。進秩東宮，以嘉知止，可。

舒州錄事參軍龍輿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爾仕焉欲致其官，故吾寵以東宮之秩，歸安田里，是亦顯榮。其慎厥修，以終燕譽，可。

復州錄事參軍鄭豆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爾居官無疵，而以病告。知止不殆，是維可嘉。東宮之官，其往祇服，可。

前南儀州推官試大理評事馬房衛尉寺丞致仕制

勅某：京官，吾所重也。選於吏部者，非有尤異之績，與治行爲衆所稱，則莫能得之。爾膺力旣行，而能自止。丞于衛尉，其往欽哉！可。

前知連州連山縣表仲友太子洗馬致仕制

勅某：爾以經術中科，久於銓集。老而能已，義有可嘉。列職東宮，以榮歸息。惟慎所止，克完厥終，可。

縣令東野瓘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仕者七十而致事，禮也。爾年未至，而願歸田里。比夫膺力已愆，而不知止者，豈不賢哉！進位于朝，錫從居息，可。

主簿王正臣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制

勅某：爾仕焉而欲去其位，故吾寵以宮署之官。夫還州縣之勞，而就里居之佚。無賦徭之役，而有重祿之加。惟慎厥終，乃其不愧！可。

主簿孫檢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制

勅某：爾以貲爲吏，請老于朝。列職祕書，以爲爾寵。歸安田里，惟慎厥終！可。

主簿李琳國子監丞致仕制

勅某：仕者七十而告老，古之道也。爾能率禮，朕用嘉嘉。往卽新恩，勿忘初服！可。

縣令郭震太子中允致仕制

勅某：爾進士起家，而久於州縣之職。春秋未艾，自請罷休。列職東宮，以榮歸息。知止不殆，愈其懋哉！可。

李日新左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制

勅某：爾考授命於戎行，而爾得列於仕籍。老而知止，寔序厥官。歸休之榮，往服無斁！可。

右侍禁王餘慶率府副率致仕制

勅某：爾能知止，義有可嘉。以東宮率府之官，為爾居里之寵，是亦榮矣！往其勉哉！

可。

右侍禁段獻右清道率府副率西頭供奉官劉友俊右清道率府率並

致仕制

勅某：爾久於宮使，請老于朝。宜有進遷，以為光寵。歸安爾止，惟慎厥終！可。

文思副使陳惟信左饒衛將軍致仕制

勅某：膂力已憊，而不能自止者，有矣。爾能告老，于義無慙，遷將衛兵，往悠榮祿，

可。

內殿崇班袁政李周道並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某：爾服勞久矣，奉事無過。能自知止，義有可嘉。登進厥官，以帥門衛。歸安榮祿

，尚克勉哉！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馮維禹文思副使前行漢陽軍錄事參軍兼司法事

施章于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仕焉而已者，考其行治，能以潔白自終，宜有褒嘉，以慰其意。爾嘗學禮，得仕州縣。老而知止，可謂有終。遷位于朝，往欽無斁！可。

東頭供奉官趙行世左清道率府率致仕制

勅某：老聃有言曰：『知止不殆。』爾服勤于官，久矣。而能以疾辭位，無負於老聃之言。故吾命以東宮，衛府之官，以嘉爾之有勞，而知止。往哉居息，思慎厥終！可。

主簿朱涇等太子洗馬致仕制

勅某等：爾等晚而出仕，皆以廉。爾老矣告休，是能知止。其各遷秩，以爲歸榮！可。

李昌言許州司馬致仕制

勅某：掌書以贊計官之治，久矣。致其職事，宜有賚焉。司馬于州，往欽無斁！可。

皇太后三代制九道

曾祖

勅：位尊者享大，德盛者流遠。追崇之禮，於國有初。皇太后曾祖某，體仁蹈義，不躬

榮祿。慶垂厥後，光大顯融。乃生碩女，坤育天下。命書爵號，申賁諸幽。尙其靈明，嘉此休寵！可。

曾祖母

勅：朕雖莞然在疚，而不敢亡顧復之慈。肆有命書，以上稱追遠顯親之志。皇太后曾祖母，柔惠安婉，來宜大家。垂休後昆，作合先帝。追崇爵號，其尙知榮！可。

祖

勅：惠術尙均，而自親貴始，古今一體也。其可以忘哉？皇太后祖某，明德大功，簡于帝室。配食宗廟，始終哀榮。慶流于孫，母育四海。追覽有典，庶或知歆，可。

祖母

勅：邦有大賚，夫人待於下流。豈多戚之尊，所當覽而可以忘哉？皇太后祖母高氏承慶淑人，來嬪巨室。蓄德之厚，垂休無窮。協兆塗山，世滋以大。追錫爵命，冀能歆嘉！可。

祖母

勅：佑佑先帝，顧復朕躬。追誦寒泉之詩，永惟欲報之義。當有爵命，以上副顯親之心。

。皇太后祖母劉氏，柔良靚專，被服華問。寵祿光大，集于後昆。啓佑碩人，比賢文母。追
寢大國，其尙知榮！可

祖母

先帝褒厚母黨，致仁盡孝。朕雖在疚，而奉承故事，不敢愆忘。皇太后祖母劉氏內順外
嚴，馨無不淑。德祚流衍，遠而彌興。追命有章，尙慰窀穸！可。

祖母

勅：朕以薄德，奉承大統。永惟先帝故事，不敢有忘。皇太后祖母高氏，溫柔靚清，有
婦之道。相協君子，卓爲臣宗。垂延後昆，福祿滋大。膺此休命，尙知榮歆！可。

父

先帝奄忽，弃捐萬邦。不及推恩，以勞幽顯。予末小子，敢忘遺訓？皇太后父某，循德
秉義，聞于留世，發祥流祉，燕及後人。篤生聖女，母育天下。寢封有數，尙慰于幽！可。

母

勅：朕眇然之躬，當奉七鬯以承宗廟，大賚及於幽顯矣。永惟母黨之重，可以後而忘哉

？皇太后母志順德嚴，克配君子。光大之福，集于聖女。有輔佐之功於先帝，而施及在後之嗣。命書追崇，尙慰營魄！可。

皇后二代制十道

曾祖瓊皇任忠武軍節度使贈侍中累贈尙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韓

國公贈太師

勅：后率六宮，以告天下之婦順。其位尊如此，則所以寤崇其祖考，禮不可以無稱也。皇后曾祖某，忠勞武力，爲國虎臣。慶集後昆，比隆任嬀。追加位號，以顯厥魂。尙其有知，膺此休寵！可。

曾祖母潘原縣太君追封滕國太夫人

勅：朕初卽位，寤厚異姓。率山先帝故事，不敢有忘。皇后曾祖母李氏，柔惠靜嘉，能循法度。來嬪巨室，休有淑聲。慶流厥孫，正位宮壺。昨封名國，其尙知榮！可。

曾祖母隴西郡夫人李氏追封舒國太夫人

勅：朕奉循先帝故事，以勞天下。阻深疏逃，皆有以加之矣，又況於外戚之貴哉？皇后

曾祖母李氏，嬪于高門，率德唯謹。詒慶厥後，是生碩人。兆協厥祥，登儷尊極。追寔有禮，其尙知榮！可

祖繼勳建雄軍節度使累贈太師中書令可特贈兼尙書令

勅：尙書錄天下之政，而令一品也，人臣位號，於是爲盛。皇后祖某，忠勞奕世，能壯厥猶。爲國扞成，有庸休顯。娥莘之慶，乃集後昆。膺此追榮，尙知嘉享，可。

祖母會稽縣君康氏追封祁國太夫人

勅：朕承先帝聖緒，大賚及於幽顯，疏逖以賤者加之矣，貴而戚者，其可忘哉？皇后祖母康氏，馴行婉容，協于僞德。慶垂厥後，坤育萬方。追命有邦，尙榮寵芻！可。

祖母太原郡太夫人郭氏追封鄖國太夫人

勅：夫治內政修，陰教以助。朕調一天下者，所以寔崇其世，可不厚哉？皇后祖母郭氏，率德秉義，協于君子。關雎之詠，傳祉厥孫。申錫贊書，啓封名國。尙其靈淑，嘉此追榮！可。

祖母金城縣太君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

勅：傳稱德厚者其流澤廣。故今追命之數，視其子孫位號之卑尊。矧夫後世登儼尊極，則致隆其封爵，豈不宜哉？皇后祖母王氏，來嬪大家，率循德禮。有開後嗣，協慶塗域。申錫名邦，尙榮幽夢！可。

父遵甫皇任北作坊使特贈檢校太傅保信軍節度使

勅：春秋書季姜之歸，而傳有寔紀之義。崇寵異姓，其所從來久矣。皇后父某，承世之慶，列官于朝。雖德義有稱，而不終榮祿。祚流後世，正位內宮。追命有加，以慰窀穸！可。

母鉅鹿郡君曹氏特追封沂國太夫人

勅：國有大賚，凡在廷之士，皆得追寔其父母，而況於異姓之貴哉？皇后母曹氏，胄于名王，歸得吉士。率禮蹈義，有稱閨門。迎渭之祥，實開厥後。膺此恩兼，尙知歆榮可！

母樂壽縣君李氏進封均國夫人

勅：人主之所以風下者，豈非外戚之助哉？故夫封爵寔厚之禮，其所從來久矣，未嘗有改也。皇后母李氏，躬以德義嬪于令人。能大厥家，比隆任嬀。錫之象服，胙以名邦。往卽寵榮，勉綏壽善！可。

王安石全集卷五十四

外制

宰相富弼三代制六道

曾祖

勅：大臣有慶於國，則爵命上施其考祖，所以章賢德，廣彙勸也。具官某，曾祖某，躬執義善，發身揚名。詒於曾孫，集有福祿。登踐樞極，卓爲臣宗。申命有加，尙榮幽夢可！

曾祖母

勅：宗工之選，所以寵雋良。大國之封，所以褒賢淑。具官某曾祖母某氏，順足以有相，嚴足以有臨。來嬪名家，詒祿厥後。爲國元老，儀刑萬方。開號全齊，旣光大矣，徙之北國，其愈知榮！可

祖

勅：列爵五等，莫尊於公。必有盛德之士，然後可以膺此號。具官某祖某，秉哲迪義，不躬顯榮。祚流聞孫，爲世碩輔。追變之禮，旣極寵崇。序爵啓封，尙其嘉享可！

祖母

勅：天子之宰，朕所恃以綱紀四方者也。爵命加其祖妣，豈不宜哉？具官某祖母某氏，蓄德在躬，以成家室。發祥於後，以遺子孫。申錫有邦，蓋惟舊典。魏大名也。以是追封，豈特爲窀穸之榮，亦所以佑其後世可！

父

勅：士以有子爲榮，子以顯親爲孝。宗公元老，世恃以寧。當有追崇之恩，稱其致孝之意。具官某父某，惠和敦大，明允忠篤。位不倖德，乃生碩人。寅亮先帝，寵綏四海。方興就事，佐佑朕躬。申命有章，兼榮幽顯可！

仁母

勅：朕初纂服，登用舊臣。愛厚其親，率循故事。具官某母某氏，顯相吉士，篤生碩人。壽善康寧，考終福祿。追榮新竊，申命大邦。尙其淑靈，膺此休寵可！

參知政事歐陽修三代制六道

曾祖郴贈太子少保可贈太子太保

勅：君子善善之義，下及子孫，況推而上之，至其祖考，所以變美崇寵，豈顧可以不稱哉？故先王宗廟之制，視其爵位之高下，以爲世數之遠近。而本朝追命之禮，亦從其子孫名數之卑尊。具官某曾祖某，潛於丘園，躬有善行。畜積之慶，施於曾孫。爲時宗工，名重天下。圖任以登於右府，寔嘉當及其前人。東宮之孤，位已顯矣，進秩一品，尙其寔哉可！

曾祖母追封延安郡太夫人劉氏可追封榮國太夫人

勅：尊之欲其貴，親之欲其富，豈特人主有是心哉？推是心以施於人，此人主所以與天下同憂樂之意也。祿有厚薄，故禮有隆殺。位有高下，故施有遠近。古之道也，其可忘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含德在躬，作嬪令族。積善之慶，覃其後昆。惟時聞孫，實朕良弼。登與政事，人無間言。其疏大邦之封，以報流澤之施。寵靈之極，尙克享哉可！

祖贈某官

勅：朕惟有天者，得推其祖考上配於天。蓋孝子慈孫，所以極其尊崇之意，推是心以

及夫在位，則其寵祿之厚者，豈不欲以及其所謂尊親者哉？此朕所以竄寵大臣之先，以尊爵貴官，而有至乎三世者也。具官某祖某，積德累善，施於後嗣。爲予輔弼，始大厥家。東宮之孤，旣以命汝。增榮一品，尙克亨哉可！

祖母

勅：朕疏郡縣以君諸臣之母，欲以慰慈孫孝子之心。至於政事之臣，則封國及其王母，所以聖其功者厚矣，則慰其心者，顧可以薄哉？具官某祖母某氏，來嬪名家，克配君子。積善之福，覃於其孫。左右朕躬，豫圖政事。嘉而有後，錫以大邦。維靈在幽，尙克膺此可！

父

勅：大臣得爵，命其先人至乎公師，非古也。然體者，人情而已矣。當於人情，而義足以勸士，則何必古之有哉？具官某父某，蓄其德善，不顯於世。克生賢佐，爲朕股肱。東宮一品，人臣高位。追以命汝，用嘉有子。尙其享此，以稱饋祀之盛哉可！

母

勅：古者子爲諸侯大夫，而父爲士，則其祭以諸侯大夫之禮。朕以謂得享其禮而位號不

稱，則不足以盡孝子之心，故今有列於朝廷，皆得追崇其考妣，又况於爲吾左右輔弼之臣哉？具官某母某氏，婦順母嚴，稱於天下。能教其子，爲時名臣。協於詢謀，進斷國論。雖祿養不及，而饋享有加。啓封大邦，於禮爲稱。尙其幽窆，知享此榮可！

樞密使張昇封贈三代制八道

曾祖某贈某官

勅：傳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若夫流澤之施於後世者，博矣。則其崇報亦當有以稱焉。此子所以隆寵大臣，而追命之禮有至於三世也。具官某曾祖某，以武力充選，以忠勞備使。積善之施，覃及後昆。爲時老成，宰制密命。帝之傳位，厥惟尊榮。今予爾嘉，舉以追錫。尙其幽窆，知享此哉可！

曾祖母贈某國太夫人

勅：祖考之富且貴，則其澤流於子孫，而諸婦與榮。子孫有爵祿之寵，則其尊歸於祖考，而饋祀之盛，亦及乎其母。古之道也。後世因焉。今朕尊禮大臣，而爵命上施其三世，於經未嘗有也。而豈害於先王制禮之意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嬪於令人，躬有馴德。積善

之施，久而愈彰。至於曾孫，克協朕心。爲世元老，執邦之樞。福祿之來，實維爾慶。改封大國，以寵淑靈。尙其有知，享此休命可！

祖

勅：爲吾政事之臣，所以崇寵之者，備矣。於其尊大前人之志，亦宜有以稱焉。具官某祖某，積行在躬，潛而不耀。畜其善慶，以賴後昆。厥有聞孫，爲朕良弼。典司機要，海內所瞻。追命之榮，至於帝傅。進登師位，以極褒嘉。尙其冥靈，膺此休顯可！

祖母

勅：義莫大於尊祖，仁莫高於顯親。今吾追命大臣之考妣以及其祖者，豈有它哉？凡以稱其尊祖顯親之心而已。其德博者其施遠，其位盛者其報豐。具官某祖母某氏，徽柔靜恭，克相宗事。佑啓後世，爲時元臣。執國之樞，以佐吾治。其施可謂遠矣，其報可以薄哉！改錫大邦，以爲爾寵。賁於窀穸，尙克知榮可！

父惠贈太師可贈中書令餘如故

勅：朕有高爵厚祿，以禮天下之士，而與之共政，又本其流澤之所自，而追命以尊官，

豈特崇寵大臣，亦所以勉人親之教子。具官某父某，潛德晦行，榮於巨園，積仁之慶，實在其子。終有成德，爲吾宗工。踐更二府；執國機要。追寢之命，登爾太師。其遷合於中書，以極寢崇之數。尙其窳窳，享此休榮可！

嫡母追封德國太夫人劉氏可追封許國太夫人

勅：先王制禮，及後世而彌文。顧所以順理而卽人情，古今一也。夫福祿之盛，流澤尙及乎子孫。則名數之崇，追命當加其考妣。具官某嫡母某氏，柔良之行，溫惠之德。輔相君子，克成厥家。以有賢息，掌予機密。及親之寵，厥有舊章。顧爾位號，旣榮極矣。其班新命，寵以大邦。責於無窮，尙克嘉享可！

所生母追封慶國太夫人王氏可追封蜀國太夫人

勅：傳稱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說者或非焉。而人子之愛其親，豈有窮哉？已則富貴，而親不與焉，固人情之甚可哀者也。當有追崇之禮，稱其思慕之心。具官某所生母某氏，溫柔惠和，得媿君子。克生賢佐，爲朕寶臣。允於庶言，秉國樞要。追之榮之，旣啓爾邦。其改新封，以鴻後慶。尙其冥漠，享此恩榮可！

亡妻田氏可追封京兆郡夫人彭城縣君劉氏可追封彭城郡夫人

勅：臣之德善勳勞，稱其位而有施於國。君之爵祿慶賞，疇其功而有報於家。股肱之良，參決政事，施於國者，其責厚矣。報於家者，亦宜稱焉。以爾具官某妻某氏，溫柔靜嘉，嘗配君子。遭會不淑，不終顯榮。某言於朝，爲爾請命，考諸恩典，厥有故常。乃疏大郡之封，錫以小君之號。所以崇貴窀穸，而副吾大臣追往求舊之心。尙其有知，享此休寵可！

樞密副使胡宿封贈二代制六道

曾祖

先帝褒厚羣臣，德施及乎窀穸。朕奉承遺訓，不敢以哀恫之故廢。具官某曾祖某，蓄德深博，久而彌興。焯有偉人，出其後世。佐佑先帝，以暨朕躬。追命於幽，尙嘉營魄可！

曾祖母

勅：大臣有賢於國，則爵命上施乎三世。先帝所以寔功德也。朕敢忘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齊嚴靚專，柔嫵安婉。集有祉福，施於孫曾。爲時宗工，德望休顯。膺此追命，尙其知榮可！

祖

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朕尊先帝之法，以勞賜大臣及其父母，不敢以哀恫之故廢。具官某祖某，躬率令德，以成厥家。有孫而賢，執國機要。膺此休顯，尙能嘉歆可

祖母

勅：朕初卽位，遵先帝故事，大賚於四海，而大臣之祖妣與焉。具官某祖母某氏，以順爲令妻，以嚴爲賢母。集有戩穀，以詒厥孫。爲時宗臣，世祿滋大。追錫休命，尙其知榮可

父

先帝弃萬國，朕初卽位，凡在廷者皆班爵命顯其親，所以稱先帝顧哀羣臣之意。具官某父某，蓄積德義，以成福祿。燕及厥後，爲時宗工。追錫之榮，旣光大矣。寔嘉有數，其尙知歆可！

母

先帝有大賚，必及羣臣之父母。朕初嗣位，不敢有廢也。具官某母某氏，以順爲婦，而能正，以嚴爲母而能慈。肆有福祿，集其後世。徙封大國，以顯厥魂可！

樞密副使吳奎封贈制二道

父

勅：朕初卽位，班爵命以寵諸臣之父母，蓋惟先帝故事，不敢愆忘。具官某父某，德善之修，有聞於世。義方之教，能大厥家。序位朝廷，旣隆顯矣。寔遷有典，其往欽哉可！

母

勅：永惟政事之臣，天下國家所恃以安且治者也。所以褒厚及其父母，豈可忘哉？具官某母某氏，馴德淑行，來寧巨室。母有賢子，爲時宗工。班命於朝，旣疏名郡。徙封之寵，其往欽承可！

皇故第十三女追封楚國公主制

勅：先王制禮，有卑尊疏戚之宜，惟至親得以致悼痛之恩，唯至貴得以極褒崇之意。皇故第十三女方在襁褓，尙其有成。位號未正，奄與物化。蓋王姬之車服，下后一等，而不視

其夫，情文之隆，於是爲稱，則雖天闕，其可弭忘？追命啓封，祚之全楚。以終天性之愛，且慰幽夢之靈焉可！

故充媛董氏贈婉儀制

勅：雞鳴思賢妃，而關雎樂得淑女。永懷邦媛，內助宮闈。愍飾厥終，當加位號。故充媛董氏，有德讓之美。無險謁之私。進登嬪婦之宜，率循保阿之訓。奄忽至於大故，茲用愴於朕心。恩典寵章，以賁幽夢。尙其弗泯，知享此榮可！

樞密副使吳奎亡妻趙氏追封信都郡夫人制

勅：追述念舊而不忘者，行之厚，而大臣有求於此，朕豈可以忘哉？具官某亡妻某氏，柔嘉在躬，作配君子。不克偕老，茲惟永懷。能辭生者之恩，以丐追封之寵。詳以名郡，尙其知榮可！

樞密副使胡宿亡妻崇仁縣君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制

勅：夫人能相其君子，終以休顯，而不與享其福祿，豈非人情之所愍惻哉？具官某妻某氏，躬率德善，嬪於大家。纘夫之榮！肇啓爵邑。方吾良弼，登執事樞。嗟爾淑人，旣營封

壤。賜之名郡，追賁諸幽。尙其雖沒而有知，亦以慰夫生者可！

故董淑妃養女御侍張氏安福縣君依舊御侍制

勅：某氏：爾爲圯所鞠，而序於女御之數。啓邑賜號，以廣逮下之恩。往服命書，勉循陰教可！

故董淑妃養女御侍李氏仁和縣君依舊御侍制

勅某氏：爾以徽柔備數女御，賜封大邑，用示褒嘉，往服寵榮，愈其淑慎可！

聽宣蔣氏張氏並司言制

勅某：後宮之職，各有等差。必來淑女，以贊內治。爾惠和安婉，服采維勤。遷序厥官，往欽休命可！

淑妃董氏遺表父右侍禁安內殿崇班制

勅某：卿大夫之終於位者，朕所以顧恤其家，未嘗不備也。永惟良淑，有助宮闈，序位旣崇，則推恩宜厚。閱其遺表，爲爾求遷，超進厥官，往求自稱可！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可試大理評事制

勅：朕於后妃之家，不欲以恩撓法，法之所當者，義亦無愛焉。爾方眇然，未克有知。而以外戚之恩，得試理卿之屬。時乃邦制，不爲爾私。勉哉有成，以待官使可！

近國公主趙氏奏苗賢妃親姊永安縣君苗氏男張士端試將作監主

簿制

勅某：朕布大慶，而士緣外內族親之故以得官者，衆矣！雖進非用德，然能致其材以保祿位，則亦足以自昭於時，爾與此榮，當知懋勉可！

右監門衛大將軍令襄故母錢氏可追封仁和縣君制

先帝以孝治天下，故因宗祀大慶，施及諸臣之父母。具官其母錢氏，躬率德善，來宜宗室。雖不終榮祿，而有子克家。追錫寵章，冀能嘉享可！

大將軍從信故所生母許氏追封平原縣太君制

勅許氏：朕於在廷之臣，皆有以愛，原其親也，况於近屬，恩禮所先者乎？爾順善和恭，甚宜家室。克生宗子，實祚大邦。當號爾封，遽棄榮養。進君一邑，以慰孝心。尙惟淑靈，知享此寵可！

大理寺丞蘇唐卿母孫氏萬年縣君制

勅孫氏：朕既肆祀於明堂，而錫命以褒諸臣之母，尚惟高年及養，而禮秩有所不加。故推異恩以慰其意。爾年耄矣，而有子列於王官。其疏爵邑之榮，以原閨門之慶可！

試監簿祁元振亡母丁氏追封昭德縣太君制

勅某母丁氏：爾嬪於名卿，不預寵封之慶。沒有良子，乃蒙增秩之寢。願移恩榮，追慰願，復俾疏大邑，以燕孝思可！

參知政事歐陽修女樂壽縣君制

勅歐陽氏：汝父爲吾政事之臣，而緣國大賚，丐恩及汝，賜之封邑，亦有故常。祇戒勿違，以承茲寵可！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女大理評事龐元直妻特封安福縣君制

勅文氏：爾父爲時元老，而爾母當得寢封。辭其寵章，爲爾求邑，爾承德義之慶，而嬪宗公之家。膺茲顯榮，可謂稱矣可！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宋庠親孫女特封永寧縣君制

勅宋氏：朕有大封之慶，而爾母與焉。辭其寵章，爲爾請邑。爾惟名族，率禮有常。象服之宜，是亦榮矣可！

故贈司空兼侍中龐籍遺表長女南安縣君冀州支使陳琪妻安康郡

君制

勅龐氏：封爵吾所重也，爾考嘗爲將相，而其沒也，以爾爲言。加錫郡封，蓋非常典。爾維令淑，往服寵榮！可

第五女大理評事趙彥若妻德安縣君制

勅龐氏：爾考嘗輔佐先帝，而有勞於國。今其不幸，爲爾請封。夫以女子受爵於朝，而不繫其夫，其亦榮矣！往惟順淑，以服寵榮可！

第七女壽安縣君制

勅龐氏：女子從人者也。故封爵視其夫子而已矣。爾父嘗勤勞於國，而爲先帝大臣。今其薨俎，爲爾請邑，考於恩典，厥亦有初。往服寵榮，勉之無斃可！

節度使允初長女殿直梁鑄妻特封嘉興郡君制

勅趙氏：朕於宗室親疎有秩也。今爾旣成婦矣，而宗王爲爾請封。爾維懿恭，循禮無失。以君大郡，可謂顯榮。其往懋哉，爾宜欽服可！

宗說第十八女右班殿直楚奎妻永泰縣君制

勅趙氏：朕初卽位，敷錫庶邦。爾躬行柔嘉，實維宗女。賜封大邑，往服厥榮可！

右屯衛大將軍茂州刺史克洵第二女右班殿直宋玘妻等並特封縣

君制

勅趙氏：凡內女之嫁者，爵邑不繫其夫，所以廣親親也。爾嬪於世族，率禮有常。錫命啓封，是爲恩典。思稱厥服，愈其懋哉可！

右屯衛大將軍登州防禦使邢國公世永第三女左班殿直徐鎮妻特

封金城縣君制

先帝褒厚宗室，女子之嫁者，爵命有不繫其夫。朕初卽立不敢忘也。具官某女某人妻趙氏，夙承禮教，率用祇德。歸於世族，婦順有稱。錫以縣封，往膺休寵可！

右監門衛大將軍仲勸新婦陳氏封邑制

先帝布大慶於天下，朕初卽位，永惟嗣訓，不敢有忘。具官某妻陳氏順，善和嫻，嬪於宗室。賜命大邑，示均神釐。率禮勿違，以稱休顯可！

皇兄故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承簡贈彰化軍節度追封安定郡王制

勅：樂其生而哀其死，欲其富貴之無窮。仁人於親戚，莫不然，而王者得盡其褒崇之意。具官某，於宗室爲近屬，於朝廷爲大官。有溫恭恪慎之稱，無驕嫚逸欲之過。不幸至於窳窳，用震悼於朕心。義兼親賢，恩禮當稱。今夫建牙樹纛，節制一軍。而封爵至於稱王，人臣之極也。朕其追命以賜焉。尙其有知，享此休顯可！

皇弟故右屯衛大將軍霸州防禦使承俊贈崇信軍節度觀察留後追

封樂平郡公制

勅：詩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以天下之貴富而得盡其親親之禮，則榮名尊爵，豈宜有愛於此哉？具官某，馴德謹行，稱於宗室。奄終厥命，實悼朕心。寵之以留後之官，褒之以郡公之號。尙其幽窆，克享茲榮可！

皇姪孫世芬贈洛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制

勅：置使以扞防爲職，建邦以察候爲名。非親且賢，何以堪此？以爾具官某，序於近屬，舊有令名。未加褒崇，遂至窆窆。其追賜命，以慰厥靈。尙克有知，序茲休顯可！

供備庫副使李誥父皇任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贈感德軍節度使兼

侍中端懿贈司空兼侍中制

勅某：朕有釐事於上神，而幽顯並蒙其福。具官某父某，繼承德義，被服文儒。出入踐更，有榮爵祿。能以才業，自昭於時。壽善不兼，慶流厥子。追崇位號，尙克知歆可！

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王凱贈節度使制

勅：將帥之臣，出乘疆場，而有執敵捍患之材；入總管屯，而有折衝銷萌之用。則序功錄德，當以厚終。以爾具官某，戰攻之多，守衛之最。有賞於國，有稱於時。而能悉心夙夜，祇慎厥職，不幸至於大故。朕用臨弔而悼焉。其追加一命，使得建節樹纛，稱其槨葬之禮。沒而有知也，尙能享吾休顯之報哉可！

太常少卿權判太僕寺馬從先父震贈右領軍衛大將軍特贈尙書工

部侍郎制

勅：朕獲執玉幣以承上帝，燕及聖考者，豈非士大夫之助哉？肄有大賚，以稱其念親之志。具官某父某，資兼文武，而用不極其材。能以義方，勗成厥子。服在卿位。相茲休成。追命有加，尙知榮享可！

屯田員外郎句謹父希仲已贈吏部侍郎贈金紫光祿大夫工部尙書

制

勅：士以功善有慶，而欲移之親。苟無害於義，則其可以不從乎？具官某，嘗以才名，序於卿位。慶集厥子，有勞當遷。願推恩典，以賁幽窆。膺此顯服，尙知榮享可！

都官員外郎何若谷亡兄若冲追贈試大理評事制

勅某：爾躬率善行，而不克自昭於時。有弟在廷，法當增位。固辭恩典，冀得追榮。感錫一言，尙其能享可！

故崇儀使康州刺史內侍押班盧昭序贈正刺史制

勅某：所居之地禁，所事之職親。恩禮所加，亦宜異數。爾以忠力，備任宮闈。歷年滋多，率履惟謹。今其亡矣，追惻厥勤。考於故常，當得變序。遷正位號，尙能知榮可！

故內殿承制宋士堯等贈官制

勅某等：蠢茲蠻方，犯我邊吏。爾等以身死職，朕用哀恫。夫見危授命，士之美行。寔善錄功，國之令典。故吾有以愍錫，而慰爾等窆甍之靈。沒而有知，其尙能享可！

王安石全集卷五十五

外制

建州敦這進士彭彞持授將仕郎祕書省校書郎制

勅某：朕惟衆科不足以盡天下之士；故因赦令，而委諸路以特招。爾以守節見稱，而論議亦嘗試矣。賜之一命，使力行者有勸焉。往其增脩，以稱茲舉可！

新授齊州章丘縣尉鄭珪瀛州司戶參軍制

勅某：爾嘗爲大臣所稱，當得遷序；自求一掾，往事上州。其慎猷爲，以膺器使可！

御前五經及第劉元規通利軍司法參軍制

勅某：朕雖趣時爲法，而其義亦考於經。爾以經術決科，而試於法吏。勉思所誦，尙有合哉可！

勅賜同進士出身顧立守漢陽軍司理參軍制

勅某：爾經明行潔，特見推揚。考覈以言，有足稱者。試諸獄掾，其往懋哉可！

高州茂名縣尉兼主簿李伯英永州錄事參軍兼司戶參軍制

勅某：小人當平歲爲盜，爾職當捕，而罷得之。甄叙厥勤，國有常法。往就祿次，勉圖後功可！

御前尚書學究及第張宗臣亳州司法參軍制

勅某：爾少而知學，能以決科。今也成人，遂從官政。往共厥事，可不勉哉可！

御前二禮及第韓伯莊海州東海縣尉兼主簿制

勅某：爾幼而知學，能以決科。今也成人，往其從政。有猷有守，惟慎厥初可！

勅賜同進士出身王祁試祕校守青州益都縣主簿制

勅某：察行於鄉里，考言於朝廷，而試之以事，此自古所以能得士也。今汝言行，皆見稱引。姑使佐于大縣，以觀從政之材。無曰民寡，亦可以有爲矣可！

太廟齋郎黃景先守常州宜興總主簿制

勅某：爾考以使事，沒身於瘴癘。故爾得序於有司，往踐一官。其思所以保祿位，而無

失前人義方之訓可！

李資灘州北海縣主簿制

勅某：爾父以身死制，而加爾以一命之榮。今又以爾母有言，而使得佐于大邑。能以忠順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者，士之孝也。往其祇服，可不勉哉可？

皇姪信州團練使宗懿改郢州防禦使制

勅：原臯胄，振滯淹，朝廷之慶，施及平遠者矣，又况於宗室之近哉？具官某，於服屬爲親，於爵列爲貴。造行不能無情，以自困於煩言。肆祀之恩，與人更始。滌其前吝，寵以故官。往思自脩，保此榮祿可！

邢王孫右武衛大將軍道州團練使宗望舒州防禦使餘如故制

勅：朝廷爵賞，與士共之。親愛之欲其富貴，亦先王之道也。具官某，序于近戚，服在顯官。嘗坐小訶，自今久次。能補前者，歷年茲多。往以序遷，勉綏寵祿可！

未復舊官人兵部員外郎知池州呂溱吏部郎中制

勅某：朕初卽位，原各告，振廢淹，爾爲先帝近臣，以才敏諒直稱天下。嘗坐吏議，久

於左遷。稍復故官，往其祗訓可！

追官人前司封員外郎蕭固司封員外郎制

勅某：宗祀之慶，外覃四海，況於嘗任事之臣哉？爾備使南方，實以才選。控于吏議，用失厥官。錫命示恩，往其祗服可！

追官人前都官員外郎陳昭素都官員外郎制

勅某：爾嘗更任使，而才稱於世。陷於吏議，失職久矣。再更赦令，稍復故官。夫士有智能，固不可以一眚而終廢。惟慎厥後，以須選求可！

陳憲臣屯田員外郎制

勅某：爾嘗坐法，用失厥官。宗祀之成，推恩博矣！復爾祿次，往其欽哉可！

孫夷甫屯田員外郎制

勅某：爾嘗坐譴訶，再更赦宥。能自節勵，以補厥愆。序進一官，往其祗服可！

安平衡都官員外郎制

先帝有事明堂，而大賚於四海，爾嘗在郎選，因於一眚。膺此慶施，序遷厥官。往其慎

哉，以服休命可！

未復舊官人殿中丞王超太常博士制

勅某：爾控文吏之議，以失職久矣。朕方推慶賜，以勞天下。疏迷幽賤，並膺厥服，矧爾智謀績用，爲世所稱，而特困於一告之細哉？其還故官，以勸能者可！

追官勒停人國子博士沈扶國子博士制

勅某：士之可用者，朕不以一眚而忘之也。又况於以才任使，而特以薦士爲累哉？爾行義智能，有聞於家。久於使事，績效可稱。任非其人，以坐廢斥。宗祈之慶，覃及萬方。甄序厥官，往惟祗服可！

追官人前太常博士王拱已太常博士制

勅某：爾以舉非其人，而久坐斥廢。宗祈之慶，賚及萬方。復爾故官，往其祗服可！

追官人著作佐郎沈士龍祕書丞制

勅某：嘗棄其官字，而坐廢於家，今宗祀之恩，吏之免者多復用矣。况如爾之得臯，特以有志於善乎？其就故官，以須器使可！

未復舊官人檢校水部員外郎懷州團練副使任慶之大理寺丞制

勅某：爾嘗譴訶，比更赦宥。序進厥位，往其慎哉可！

未復舊官人光祿寺丞趙瑾改大理寺丞制

勅某：爾造行不謹，陷於法理。比更赦宥，復序故官。謀惟厥終，無重前悔可！

特勒停人前西京左藏庫副使劉起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某：宗祈之慶，覃及萬方。爾嘗以才選，典領州事，不知淑慎，以抵厥愆。恩復故官，往其祗訓可！

特勒停人試將作監主簿郭菱基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宗祈之恩，外覃四海。爾嘗坐法，片廢於家。復卽故官，其知慎矣可！

特勒停人前守將作監主簿張及孫復舊官制

勅某：爾嘗坐斥免。既更赦令，其班新命。使就故官，惟慎以遠辜，而敏於赴功，則足以補前負矣可！

追官人徐并太常寺奉禮郎制

勅某：朕初卽位，布大號於天下。爾比以辜負，久於廢斥。旣更赦宥，當序一官。夫士之嘗有譴尤而後以才復爲世用者，衆矣！往其淑慎，以待異恩可！

特勒停人光祿寺丞周延年光祿寺丞制

勅某：爾坐廢於家，爲日久矣。宗祈之慶，復就故官。往慎厥脩，以須器使可！

建州管內觀察使李瑋安州管內觀察使制

勅：釐事旣成，慶流宇內。簡於朕志，當有異恩。具官某，以元舅之家，膺下嫁之選。飭身厲行，休顯有稱。嘗坐譴訶，外更藩屏。付之舊節，使得造朝。往服寵榮，愈其慎慙可！

檢校水部員外郎充秦州團練副使不簽書本州公事蕭注依前檢校

水部員外郎充奉寧軍節度副使不簽書本州公事制

勅某：朕初卽位，肆大旨以勞天下。爾嘗爲邊將，以臯失職，稍遷位號，徙置大邦。夫士之有能，固不以瑕釁而終廢。往其脩省，以服異恩可！

蕭注責授團練副使制

勅某：爾以州縣尺寸之功，未閱數期，而官顯祿厚，遂專一州之寄，當思戮力以稱所待遇。乃公爲姦汙，不忌邊禁。以至擅發丁壯，采金蠻夷。侵騷邊人，廢業失職。無鈎考之檢，有盜攘之嫌。朕惟遠方羈縻之義，不欲重爲煩擾。故寧失爾臯惡，而不卒究窮。副於團練之軍，置諸安閑之地。其思自訟。以服寬宥之恩焉可！

儀鸞使英州刺史張師正落刺史依舊儀鸞使制

勅某：人道貴讓，而以巽爲利者，武人之正也。朕以爾材譔，爲能治邊，故超進使號，又擇令名之州，使爾刺焉。而共其舊服，當知竭力服稱所蒙。而乃缺望鄙爭，果於慢上，自干邦法，以致人言稍褻。前恩尙附輕典。往其脩省，思補厥愆，可！

皇城使巴州刺史宋安道落巴州刺史制

勅某等：班祿所以勸能，制罰所以懲事。爾等執技備官，久矣！一有所試，而其效皆無可言。竊位素餐之臯，法不可以無徵也。稍從降絀，示有典刑。往其深省厥愆，以稱食功之意可！

皇城使宋安道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衛州團練副使不簽書本州

公事制

勅某：爾等以醫入侍先帝疾，殆至於弗寤，而皆莫能知居其官，而不能與食焉，而怠其事。皆法刑之所當施。深惟先帝之仁，故不忍加誅。而宥爾等於外。顧省厥罪，往其戒哉！

追官人文思副使王用內殿承制制

勅某：爾嘗犯禮，以失厥官。宗祀既成，均休宥臯。序於廷內，其往慎哉可！

未復舊官人劉舜臣禮賓副使制

勅某：爾嘗爲州，坐法以免。既更新令，未卽故官。寵以命書，介於諸使。惟慎厥後，以稱恩榮可！

追官人前供備庫副使崔懷忠內殿承制制

勅某：朕因士大夫或以一眚之故，弃而不錄。故常因赦令，使得復序厥官。爾久以才能，外更任使。雖嘗廢免，有足哀矜。列職內朝，往其祗服可！

特勒停人守祕校胡東之守祕校制

勅某：爾嘗坐小訶，既更大慶，往就祿次，以須器使。朕於用士，固不以一眚而廢材。惟敏厥脩，以永終譽可！

堂後官大理寺丞張菱隨右贊善大夫餘如故制

勅某：爾職爲宰屬，名在理官。祇慎無疵，至於三歲。進官一等，有籍於朝。往其懋哉，是亦榮矣可！

右班殿直彭士方容州別駕制

勅某：爾爲小吏，自致廷臣。能稱厥脩，至於告老。列職州佐，以爲歸榮可！

攝荆南文學張銳守荆南府參軍制

勅某等：異時設科，以待武力智謀之士，而爾等實應令焉。嘗攝一官，既更新令，稍卽序錄，其往勉旃可！

單州文學周大亨密州司馬制

勅某：爾不勉厥脩，以取罪廢。既更赦令，復齒官聯。善補悔尤，尙有終譽可！

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余靖奏高郵軍醫博士近試國子四門助教不

理選限制

勅某：爾以方伎，有聲淮南。今方維按撫之臣，以爾自隨而請加一命。爾宜知夫名之不欲以假人也，而能慎行以稱焉可！

蔡襄奏醫人李端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爾從事於醫久矣！而吾左右親信之臣，稱爾之行，能請一命焉。厥有故常，以爲爾寵，其思淑慎，以稱褒嘉可！

程戡奏延州醫助教房用和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延州鎮撫一方，而將吏皆吾扞城之用。爾共醫事，莫府所稱。甄序一官，往祗厥服可！

胡宿奏醫人夏日宣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夫論思勸講之臣，實吾耳目腹心之賴，而爾能執技調護其家。請命於朝，以爲爾寵。吾其錫爾，往矣勉哉可！

范鎮奏成都府醫人王獻臣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爾有邦人，爲吾近侍，稱爾嘗學，尤良於醫。序試一官，往其祗服可！

歐陽脩奏醫人夏日華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天下安危治亂，其責在乎政事之臣。責之如此其深，則遇之豈可以不厚。故其有求於上，吾皆聽許而不違，今脩以爾能醫，而爲之請命，吾其加錫，以示不違於大臣。爾往懋哉，當知夫名不可做可！

趙概奏醫人武世安試四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古者聖人爲醫藥以濟民命，而又建官制祿，考其所治之全失，而上下以勸焉，其於愛人也，深矣！爾能執技以濟衆，而見稱於大臣。使試一官，以爲爾勸，其思勉勵，以稱褒嘉可！

贈安遠軍節度使馬懷德遺表門客吳夏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制

勅某：懷德嘗將衛兵，而其卒也。干官其客，觀爾所主，以知爾材。往試一官，勉以目稱可！

河東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何郟奏梓州醫博士謝愈試國子四門

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爾以方技自名，爲邇臣所薦。其於行藝，必有可稱。俾試一官，以爲爾寵可！

殿中省尙藥奉御直醫官院鼎仇充翰林醫官副使制

勅某：古者視疾醫之全失，而上下其食，所以明沮勸也。爾以技事上，久而有勢。遷序厥官，往欽無斃可！

學士院孔目官梓州司戶參軍周元亨成都府溫江縣主簿制

勅某：爾服采禁林，有勞可錄。宗祈之慶，外序一官。往慎典刑，保茲祿仕可！

昭文館正名守當官陳旦利州司戶參軍依前充職制

勅某：朕初卽位，大賚四海。爾役於書林久矣。序官州掾，往慎厥脩可！

朝堂知班引贊官遊擊將軍守右金吾衛長史魏昭永恩州錄事參軍

制

勅某：宗祀之成，並蒙禋福。爾儉贊朝事，有年於此矣。出長州掾，往其勉哉可！

朝堂正名知班驅使官楊忠信吳安期何惟菱並特授將仕郎制

勅某：爾等駿奔於朝，以給煩使，致勤厥職，爰及再期。甄序一官，往共舊服可！

都省正名驅使官袁士宗守蓬州蓬山縣主簿依前充職制

勅某：爾以勤服采，積有歲年。外序一官，往共初服。守爾祿次，厥惟慎哉可！

中書守當官鄆州司戶參軍衛進之青州司戶參軍制

勅某：爾給事相府，服勤歲久。因時慶賜，求得外遷。往掾大州，勉其厥服可！

朝堂知班驅使官張歸一李汝並開州開江縣主簿依前充職制

勅某等：爾駿奔走以給朝廷之事，久矣。有勞可錄，序以一官。往懋厥勤，乃其無罰可！

三司開拆司守關前行滑州別駕王享鄭州司馬制

勅某：爾實掌書，以佐計官之治。老而知止，子念爾勞。司馬于州，往惟祗服可！

學士院勸留官遂州司戶參軍莊詡青州壽光縣尉制

勅某：宗祏成禮，覃澤萬方。駿奔之吏，遷有常法。序爾一尉，往其勉哉可！

中書錄事守成都府別駕魏貫遊擊將軍充中書守闕主事守中書守闕

錄事守大名府別駕張世良中書錄事制

勅某等：隸名中書，能自砥飭。今吏員有闕，故遷以補之。往懋厥勤，無瘵于職可！
客省承受李懷曦秦宗古遂州司戶參軍制

勅某：宗祀之恩，覃於小吏。爾服勤久矣，官序一官。往勵厥序，以共舊服可！

公堂五院副行省左千牛衛長史周成務金吾衛長史制

勅某等：役於宰屬，積歲有勞。升秩衛官，序遷職服。往共厥事，惟旣乃心可！

公堂五院正名驅使官鄭州司戶參軍呂昭序常州宜興縣尉制

勅某：爾以州掾之名，而役於宰屬。豫蒙慶施，當得外遷。往惟廉清，可以保祿可！

祕閣選滿楷書充編脩院權書庫官袁舜卿濰州北海縣尉制

勅某：掌書贊事，積歲有勞。甄序一官，往其祇服可！

尚書都省額外正名年滿令史邊士寧青州益都縣尉

勅某：爾以書贊治，積歲有勞。請命於朝，序官一尉。往共厥職，無敢弗祇可！

太常寺太樂署院官郭餘慶應州金城縣主簿制

勅某：爾隸於太常，久矣。吏員有闕，當得進遷。命以一官，往其祇服可！

右街司正名孔目官張文仲蓬州蓬山縣主簿依前充職制

勅某：祇載厥職，於今十年。稽狀有司，序於官簿。往共舊服，無棄前勞可！

吏部侍郎平章事曾公亮奏旬當人趙化基制

勅某：朕布神之惠，而陪隸與焉。爾服厥勤，受茲甄寵。名者，先王所慎以與人者也。往思淑慎以稱之可！

青州奏壽光縣豐城村張贊獨孤用和各年一百一歲並本州助教制

勅某：人壽至於百年，則閱天下之故，多矣！寵以官號，使助守令。教馴百姓，豈不宜哉？爾實應書，往其欽服可！

安化中下州北遐鎮蠻人一百一十人並銀酒監武制

勅某：聲教所覃，爾惟祇服，克有名位，榮於種落。又輸方物，來效厥勤。其錫異恩，以嘉能享可！

壽州稅戶李仲宣李仲淵本州助教制

勅某：淮人阻饑，朕欲賙餼。爾能輸米，米助有司。賞以一官，往其祇服可！

宿州臨渙縣柳子鎮市戶進納斛斗人朱億弟傑本州助教制

勅某：調恤阻饑，朝廷之政。爾能輸積，以助有司。褒賜一官，往其祇服！可

空名助教并試監簿制

勅某：河水衍溢，且爲民菑。爾能輸薪以佐有司之急。加爾以試官之賞，其思慎行，以稱焉可！



王安石全集卷五十六

表

百寮賀復熙河路表

臣某等言：伏觀脩復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幅員二千餘里，斬獲不順蕃部一萬九千餘人，招撫大小蕃族三十餘萬。各降附者奮張天兵，開斥王土，旌旃所指，燕及氏羌。樓櫓相望，誕彌河隴。（中賀）竊以三年鬼方之伐，高宗所以濟時；六月獯豸之征，宣王所以復古。政由人舉，道與世升。伏惟皇帝陛下溫恭而文，睿知以武。講周唐之百度，拔方虎於一言。我陵我阿，旣飭鷹揚之旅。實墉實壑，遂平鳥窠之戎。用夏變夷，以今準古。是基新命，厥邁往圖。臣等均被明恩，具膺榮祿。接千歲之統，適遭會於斯時。上萬年之觴，敢愆忘於故事。臣等無任。

賜玉帶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收復熙河洮岷疊宕等州，特加褒諭。親解玉帶賜臣者。尸臣列侍，方臨極辨之朝。誓御占傳，獨拜非常之賜。寵綏狎至，懇避弗命。焜耀有加，凌兢無措。（中謝）竊以洮河之業，兆自聖謨。方虎之材，進非師錫。片言投匭，遂察見其有孚。衆訛盈庭，豫照知其無眚。以至緩兵算食，蒐卒第功。能畢協於始謀，實仰歸於獨斷。如臣叢爾，何力有焉？伏惟皇帝陛下善貸且成，勞謙不伐。弛曠瘼之大責，錄將明之小忠。揚於廣除，委以珍御。瑟彼英瑤之質，煥乎華袞之言。臨授用光，顧榮踰於古昔。退藏惟謹，知燕及於雲來。施更厚於解衣，報敢忘於結草。臣無任。

詔進所著文字謝表

雲漢之光，俯加賁冒。菅蒯之賤，仰誤詢求。（中謝），臣聞百王之道雖殊，其要不過於稽古，六藝之文，蓋缺所傳，猶足以範民。唯其測之而彌深，故或習矣而不察。紹明精義，允屬昌時。伏惟皇帝陛下有舜之文明，有湯之勇智。以身爲度，動皆應於乾行。肆筆成書，言必稽於聖作。欲推闡先王之大道，以新美天下之英材。宜得醇儒，使陪休運。臣初非秀穎，衆謂迂愚。徒以弱齡，粗知強學。服膺前載，但傳糟粕之餘。追首大方，豈逮室家之好

？過叨睿獎，使緝舊聞。永惟少作可弃之浮辭，豈能上副旁搜之至意？伏望皇帝陛下，其聞道之晚，假以歷時之淹。使更討論，粗如成就，然後上塵於聰覽，且復取決於聖裁。庶收寸長，稍副時用。臣無任。

進熙寧編勅表

臣某等言。竊以觀天下之至動，而御其時。輔萬物之自然，而節其性。匿而不可不爲者，事。竄而不可不陳者法。厥惟無弊，乃以不膠。故造象於正月之始和，改禮以五載之巡狩。一代之典，成於緝熙。百世可知，在所加損。方裁成輔相之休運。宜脩飾潤色之難能。願匪其人，與於此選。（中謝）蓋聞道有升降，政有弛張。緩急詳略，度宜而已。使民不倦，唯聖爲能。伏惟皇帝陛下天德地業，體堯蹈禹。永念憲禁之舊，或失防範之中。選建有官，付之論定。具慚淺學，莫副詳延。屢彌歲年，僅就篇帙。刪除煩復，蒐補闕遺。於趨時因民，則粗掇抗敵之實。以方古垂後，則或俟新美之才。冒昧大威，姑塞明命。

賜元豐勅令格式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賜臣元豐勅令格式一部，計四十策者。新厥品章，著之方冊。雖

孤眷寄，尚冒分頒，（中謝）竊以后辟之所訓載，臣工之所承守。歷觀既往，或仍躡駁之餘緒。正厥遺實，待緝熙之久。恭惟皇帝陛下操天縱之智，御物昌之時，翫法於羣幾之先，收功於異論之後。慮無愆素，舉必要終。然趨變以制宜，或非初令。則取新而垂裕，宜有成書。神機俯授於有官，聖制據於無極。部居彪列，科指曠分。雲漢之回甚昭，日月之照方久。臣進陪國論，退卽里居，在昔討論，嘗負曠瘵之責。於今尊閣，更知被受之榮。臣無任

賜弟安國及第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召試臣弟安國，賜進士及第，注初等職官者。備又之求，外覃草野。龍光之施，首逮門庭。（中謝）竊以躬國論聽斷之煩，而察知孤遠之行。略門資貢舉之法，而拔取滯淹之才。山林之所誦說而難遭，閭巷之所驚嗟而罕見。伏惟皇帝陛下，協德穹昊，此明義皇。博臨四方，洞照萬物。如臣同產，爲世畸人。少遭閔凶，自奮寒苦。雖強學力行，粗有時名。而少偶寡徒，幾絕榮望。豈期聖聽俯及幽潛，遂使窮途，坐階華寵。獎以詔書而試藝，賜之科第而命官。祿不逮親，既永乖於養志。仕非爲已，當共誓於捐軀。臣無任。

除弟安國館職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弟安國充崇文院校書者。書林置職，方儲高位之材。詔板推恩，遂假私門之寵。在於疵賤，實以兢慚。（中謝）伏念臣初起孤生，非謀膺仕。中參近侍，特荷先朝。屬憂患之相仍，分湮淪而自棄。敢圖收召，俯暨幽潛。服在臣鄰，驟冠論思之列。恩如子弟，具膺慶賞之延。有昧冒於殊私，或超踰於常法，惟數奇之同產，嘗久困於稠人。第册西垣，比前叨於睿獎。校文東觀，更曲被於明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與善無方，使能以類。欲阜成於大治，務博取於衆材。遂忘形迹之嫌，以溥龍光之施。衰宗既亢，唯知上報之難。小器易盈，彌懼先顛之疾。臣無任。

除雋中允崇政殿說書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男雋守太子中允充崇政殿說書，尋具劄子辭免，蒙降詔書不允者。恩驟加於私室，多所超踰。事或累於公朝，誠難昧冒。仰煩睿訓，曲喻至懷。永惟眷獎之殊，實重兢慚之至。（中謝）伏念臣首叨召節，得侍辭林。隨被贊書，使陪經幄。稍更歲

月，莫補涓埃。竊觀上智之日躋，內訟淺聞而知困。況如賤息，厥有童心。尙迷鑽仰之方，豈稱招延之禮？恕已量主，非敢以私而自嫌。爲官擇人，願雖成命而宜改。輒布可辭之義，上干難犯之威。伏蒙皇帝陛下屈體優容，華精寵答。謂大人照臨之道廣，當養以蒙。意小夫誦說之智專，遽忘其賤。褒稱備厚，訓飭加嚴。搢實未安，寄顏有惡。重念自古君臣之相與，未有如臣父子之所遭。蓋當用儒之詩，尤難講藝之職。典謨方御，實參備於討論。誥誓未終，已繼叨於獎擢。獲世官於閭巷，嗣家學於朝廷。自非忘軀，何以報國？知人而官以哲，慨已誤於明揚；委質而教之忠，誓永肩於素守。臣無任。

除雱正言待制謝表

臣某言：伏奉聖恩除臣男雱右正言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特降中使，宣諭令便受告勅不須辭免者。孚號所恩，實由中出。雄官要職，弗以次加。知榮耀之及私，願僭差而累國。雲天在望，冰炭交懷。（中謝）臣出於羈窮，好是拙直。道常違俗，宜芻狗之致妖；才不逮人，何蒼蠅之能化？皇帝陛下收之末路，付以繁機。距滔天之衆譏，責經世之成效。施及賤息，度越稠人。延登朝行，使嗣講業。方仰陪於膝席，俄中廢於軒瘍。雖進趨之禮久妨，而問勞之

狎至。莫知報稱，但負兢慙。豈意眷憐，更加超擢。待制之爲職，以陪侍禁嚴。正言之爲官，以諫救遺失。承金華之舊學，親玉色於燕朝。併叨殊私，甚駭羣聽。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攬取同智，無小大之遺。搜揚知衆材，無久近之間。苟或不肖，概嘗有聞。必垂甄收，以示勸獎。四方之訓於我，無競維人。多士之生斯時，不顯亦世。永惟遭值，孰與等夷。君臣以事道相求，是惟希世。父子以傳經見用，鮮或同時。雖愧臯陶濟美之材，敢忘狐突教忠之義？臣無任。

進字說表

臣某言：竊以書用於世，久矣！先王立學以教之，設官以達之，置使以喻之，禁誅亂名，豈苟然哉？凡以同道德之歸一，名法之守而已。道衰以隱，官失學廢。循而發之，實在聖時。豈臣愚懂，敢逮所事？（中謝）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爲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爲言，述以爲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爲也。人則效此。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袤，曲直耦重，交折，反缺，倒歹，自然之形也。發歛，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

，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僊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卽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蓋唯天下之至神，爲能究此。伏惟皇帝陛下禮元用妙，該極象數。稽古勅法，紹天覺民。乃惟茲學，隕缺弗嗣。因任衆智，微明顯隱。蓋將以祈合乎神旨者，布之海內。衆妙所寄，窮之實艱。而臣頃御燕閒，親承訓敕。抱疴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冒浼。退復自力，用忘疾憊。咨諏討論，博盡所疑。冀或涓塵，有助深崇。謹勒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謹言。

進洪範表

臣某言：臣聞天下之物，小大有彜，後先有倫。叙者，天之道。叙之者，人之道。天命聖人以叙之，而聖人必考古成已，然後以所嘗學，措之事業，爲天下利。苟非其時，道不虛行。（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德義之高，術智之明。足以黜天下之鬼瑣，而興其豪傑，以圖堯禹太平之治。而朝廷未化，海內未服，綱紀憲令，尙或紛如。意者，殆當考箕子之所述，以

深發，獨智趨時，應物故也。臣嘗以蕪廢腐餘之學，得備論思勸講之官。擢與大政，又彌寒暑。勳績不效，俛仰甚慚。謹取舊所著洪範傳，刪潤繕寫，輒以草芥之微，求裕天地。臣無任。

進脩南郊勅式表

郊丘事重，筆削才難。猥以微能，叨承遴選。（中謝）蓋聞孝以配天爲大，聖以饗帝爲能。越我百年之休明，因時五代之流弊。前期戒具，人輒爲之騷然。臨祭視成，事或幾乎率爾。蓋已行之品式，曾莫紀於官司。故國家講燎禋之上儀，而臣等承撰次之明詔。迨茲彌歲，僅乃終篇，猶因用於故常，特刪除其紛冗。恭惟皇帝陛下體聖神之質，志文武之功。嘉與俊髦，靈承穹昊。物方鬯茂，以薦信而無慙。人且昭朋，知因陋之爲恥。固將制禮作樂，以復周唐之舊。豈終循誦習傳，而守秦漢之餘。則斯書也，譬大輅之椎輪，與明堂之營窟。久本知變，實有考於將來。隨時施宜，亦不爲乎無補。臣無任。

除知制誥謝表

臣某言：今月初二日，伏蒙聖恩賜臣誥勅，除臣知制誥者。高華之選，欲報常難。固陋

之身，以榮爲懼。（中謝）竊以自昔招智能之士，因使爲侍從之官。豈特賴其虛名，謂能華國？蓋將收其實用，相與致君。矧號令智章之爲難，而討論潤色之所寄。苟失職不稱，則爲時起羞。伏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姿，撫久安之運。趨時有救弊之急，守器有持盈之難。當得俊良，使陪遺忘。則與司明命，出入禁文。一有瘳官，尤爲累上。臣羈單賤士，樸鄙常人。仕初有志於養親，學遂下專於爲己。比更煩使，稍竊謬恩，內懷尸祿之慙，仰負食功之意。又蒙採擢，以致超躡。蓋君之視臣，不使同犬馬之賤。則下之報上，亦欲致岡陵之崇。况臣少習藝文，粗知名教。遭逢一旦，度越衆人。唯當盡節於明時，豈敢尙懷於私計？臣無任

除知誥制江寧府謝上表

稽違詔令，經涉歲時。先帝登遐，旣不獲奔馳道路。陛下卽位，又未嘗瞻望闕廷。所憂後至之刑誅，敢冀就加於官使。雖知黽勉，尙懼顛隳。（中謝）蓋聞因任以責羣材，原省以通衆志。厥或抱能而可用，則雖負疚而見容。如臣者，逮侍先朝，叨官外制。惓惓許國，雖有愚忠。沒沒隨人，但尸榮祿。銜哀去位，嬰疾彌年。望絕寵光，分投冗散。伏遇皇帝陛下

紹膺尊極，俯燭幽微。延之以三節之嚴，付之以十城之重。比緣禋祀，特有褒封。申命曲加，曰郵併賜。唯是士風之美，素無犴獄之煩。久寄託於丘墳，粗諳知其閭里。念雖閉閣，始弗願於承流。以比造朝，或未妨於養疾。矧恩勤之屢迫，且孫避之不容。敢不少嘗體力之所任，祇奉詔條而爲治。冀逃大戾，仰稱殊私。臣無任。

除翰林學士謝表

臣聞人臣之事主，患在不知學術而居寵，有味冒之心。人主畜臣，患在不察名實而聽言，無惻怛之意。此有天下國家者所以難於任使，而有道德者亦所以難於進取也。學士職親地要，而以討論諷譏爲官。非夫遠足以知先王，近足以見當世，忠厚，篤實，廉恥之操，足以咨諏而不疑，草創潤色文章之才，足以村許而無負，則在此位，爲無以稱。如臣不肖，涉道未優，初無犖犖過人之才，徒有區區自守之善，以至將順建明之大體，則或疎闊淺陋而不知。加以憂傷疾病，久棄里閭。辭命之習，蕪廢積年。黽勉一州，已爲忝冒。禁林之選，豈所堪任？伏惟皇帝陛下躬聖德承聖緒，於羣臣賢不肖，已知考慎。而於言也，又能虛已以聽之。故聰明睿知神武之實，已見於行事。日月未久，而天下翹首企踵以望唐虞成周之太平。臣

於此時，實被收召，所以許國，義當如何？敢不磨礪淬濯已衰之心，紬繹溫尋久廢之學，上以備顧問之所及，下以供職司之所守。臣無任。

賜衣帶等謝表

出大庭之顯服，束以精珍。引內廐之名駒，傳之錯采。隆恩所逮，朽質知榮。（中謝）竊念臣弱力淺聞，久憂積疾。中與從官之選，外分守將之權。僅免譴訶，更蒙收召。論思潤色，曾莫切於微勞。衣被服乘，乃前叨於異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醜於慶賞，詳在招延。因示眷懷，使知奮勵。誓竭愚忠之報，冀無虛授之嫌。臣無任。

勅設謝表

職與論思，恩加稿飫，禮雖有舊，寵實雖當。（中謝）伏念臣本乏才稱，中緣疾廢。適從孤遠，獲侍清光。已汗禁林之廬，重叨大官之賜。蓋飲食有文王之雅，實始憂勤。顧來歸無吉甫之勞，徒多燕喜。敢忘自竭，粗稱所蒙。臣無任。

王安石全集卷五十七

表

辭免參知政事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餘如故者。才薄望輕，恩隆責重。敢緣聰聽，冒進忱辭。（中謝）竊以建用宗工，與圖大政。以人賢否，爲世盛衰。矧休運之有開，須偉材而爲輔。豈容虛受，以誤明揚？如臣者，承學未復，知方尤晚。先朝備位，每懷竊食之慙。故里服喪，重困采薪之疾。皇帝陛下紹膺皇統，俯記孤忠。付之方面之權，還之禁林之地。固已人言之可畏，豈云國論之敢知？忽被寵靈，滋懷媿恐。伏望皇帝陛下考慎所與，燭知不能。許還謬恩，以允公議庶。少安于鄙分，無甚累于聖時。臣無任。

除參知政事謝表

承弼之任，賢智所難。顧惟缺然，何以堪此？仰膺成命，弗獲固辭。（中謝）竊以古先

哲王，考厥慎輔。皆有一德，用成衆功。伏惟皇帝陛下含獨見之明，踐久安之運。甫終諒闇，將大施爲。宜得偉人，與國庶政。如臣者，徒以承學，粗知義方。本無他長，可備官使。退安私室，自絕寵榮。既負采薪之憂，因逃竊位之責。大明繼燭，正路宏開。付以蕃宣，還之侍從。清閒之宴，或賜開筵。淺陋所聞，每蒙知獎。以爲奉令承教，庶幾無尤。至于當軸處中，良非所稱。寵光曲被，震媿交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懋旁求，志存遠舉。隆寬盡下，故忠良有以輸心。公聽並觀，故讒慝不能肆志。矧睿謀之天縱，方聖治之日躋。思稱所蒙，敢忘自竭？遠猷經國，雖或媿于前修。直道事君，期不墮于素守。臣無任。

辭免平章事監脩國史表

材薄位高，恩隆責重。輒敷悃款，仰瀆睿明。（中謝）臣聞大有爲之君，必考慎其相，趨舍施設，相與如一。乃能協濟功治，永綏黎元。伏惟唐虞三代之迹，滅熄久矣。天錫皇帝陛下以上聖之才，修身齊家，外正天下，典謨所紀，風雅所歌，以今揆古，未有慙德。宜求碩輔，朝夕左右，率勵衆志，輔成太平，如臣區區，孤陋淺拙。知學以爲已而昧于趨時，聞以道事君而謬于合衆。與聞太政，已積疵瑕。伏惟皇帝陛下量能賦任，使無譴尤。追還誤恩

，以協公議。臣無任。

一一

臣某言：臣近上表，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天地之施，厚矣不貲。螻蟻之情，微而未達。重煩獎訓，彌集震兢。（中謝）臣聞論德序官，明主所以御世。度能就位，忠臣所以事君。臣偶以薄材，過私榮祿。雖以捐軀而自誓，顧於諉上而多慙。竊觀聖制之所以豎揚，終非朽質之所能副稱。矧叨任遇，稍歷歲時。必欲詭責其後勳，謂宜考觀於已事。今內或恍奇邪之俗，無喻德宣譽之忠。外或扇苟簡之風，有犯令陵政之悖。百姓以安平無事之時，而未免流離餓莩。四夷以衰弱僅存之勢，而猶能跋扈飛揚。皇帝陛下以聖人之高材，有天下之利勢。憂勤已積，功化未昭。此亦由臣陳力就列以來，不能助國立經陳紀之故。方謀自弛，以謝素餐，豈意誤恩，更加崇秩誠。憂官謗能，上累於明時，所望大慈，遂救還於新命。庶以通賢者之路，且又協衆人之言。臣無任。

除平章事監脩國史謝表

臣某言：伏奉恩命，特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尙書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

上柱國，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尋具表陳免，蒙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揚於大廷，寵以高位。歸之翊載之重，諉之宰制之平。聖心方慎於旁求，小已知難於上稱。（中謝）臣聞人君代天而理物，人臣資父以事君。然而君臣之大義有方，非若父子之至恩無間。須倡而後和，則誠意每患於難通。不入而後量，則忠力或嫌於自獻。唯成湯之聽伊尹，與傅說之遇高宗，皆以疏遠而相求，何其親厚之獨至？蓋所趨非由於二道，故所爲若出於一身。夫豈于越夷貉之異心，是謂元首股肱之同體。二臣旣以此獲展事君之義，兩君亦以此得成理物之功。苟非其人，孰與於此。臣受材單寡，逢運休明。初涉獵於藝文，稍扳緣於祿仕。曩塵近侍，積媿空餐。悲遽隔於庭闈，分長依於丘壠。俄值纂承之慶，繼叨收召之榮。責以論經，尙少知於訓詁。使之與政，曾莫助於猷爲。矧以拙直而見知，遂爲姦回之所忌；伏遇皇帝陛下納之以天地之量，照之以日月之明。數加獎勵之恩，每辨譏誣之巧。重遭卜相，申救備官而終遜；避之無繇，更就慙於非據。伏惟皇帝陛下樂古訓之獲，而忘其勢。惡邪辭之害，而斷以心。勿貳於任賢，務本以除惡。使萬邦有共惟帝臣之志。萬姓有一哉王心之言。則進無求名之私，退有補過之善。臣之願也，天實臨之。臣無

任。

遷入東府賜御筵謝表

伏奉差中使傳宣今月七日辰時三刻遷入新府，并借宮軍就賜御筵者。恩厚不貲，誠優賢之務稱。頑冥無似，欲報國而知難。（中謝）臣等過以凡材，並膺殊選。久墮賢路，上孤聖時。伏惟皇帝陛下謀德在容，求仁以恕。謂大臣方宣勞於王室，則上主當加恤其私家。發使禁闈之中，視圖魏闕之下。取材置臬，一皆斷於睿謀。成事告功，初不煩於宰旅。重紆衡蓋，周視庭除。申以中人，喻之良月。使及日辰之吉，卽於堂寢之安。輟軍府之傍牽，載其帑重。移饗官之烹割，侑以鼓歌。歡更逮於邇臣，寵已加於小已。陰陽或謬，未知變理之方。風雨其除，徒賴旃幃之賜。臣無任。

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軍府事。臣已於六月十五日到任。訖。久妨賢路，上負聖時，苟逃放殛之刑，更濫褒揚之典。逸其犬馬將盡之力，寵以丘墓所寄之邦。仰荷恩私，皆踰分願。（中謝）臣操行不足以悅衆，學術不足以趨時。獨知義命之安

，敢望功名之會。值遭興運，總領繁機。惟容廣之日躋，顧卑凡而坐困。秋水方至，因知海若之難窮。大明既升，豈宜燭火之弗熄？加以精力耗於事之衆，罪戾積於歲月之多。雖恃舍垢之寬，終懷覆餗之懼。伏蒙陛下志存善貸，爲在曲成。記其事國之微誠，閱其籲天之至懇。撓黜幽之常法，示從欲之至仁。經體贊元，廢任莫追於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尙冀於方來。臣無任。

辭免除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表

臣某言：爲君所艱，尤慎厥與。命相不善，將壞於成。矧當責實之時，敢譬知難之義。（中謝）臣知不足以遠，學不足以窮深。比誤國恩，嘗尸宰事。初無薄効，稱萬一之寔揚。止有多言，煩再三之辨釋。終逃譴負，賞賴保全。恭惟皇帝陛下若古以堯之欽明，御以今禹之勤儉。矜脩積美，山無一簣之虧。因任致隆，臺有九層之累。小大祇若，遐邇允懷。奮而不當，雖或許其繼事。灌以既雨，豈不昧於知時。況惟疲曳之餘，過重休明之累。且用人而過矣，固不免於敗材。苟改命而當焉，亦何嫌於反汗。敢期聖哲，俯亮愚忠。

臣某言：臣近上表，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愚誠盡布，所冀矜從。聖志未移，申加獎訓。輒守可辭之義，更干難犯之威。（中謝）臣聞冢宰之於周，則曰統百官而均四海。丞相之於漢，亦以附百姓而撫四夷。位尊則自古以然，材薄則其何能稱？臣之所守，未有以過人。臣之所知，又不足盡物。姑使承流宣化，託備蕃維，或令補闕拾遺，追參侍從，尙能罄竭，小補緒餘。若乃秉操鈞衡，承輔樞極，仰陪休運，俯稱具瞻，事已試而可知，力弗能而當止。苟不量鼎實之所任，必且致棟撓於斯時。伏望皇帝陛下隨其器能，付以職事。圖惟大任，改命上材。則焚爝未光，不獲干時之咎。榱楹近用，亦參構廈之功。

除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尋具表陳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承流宣化，方虞失職之誅。經體贊元，更誤選賢之舉。（中謝）臣竊惟人物之會通常寡，實以君臣之遇合至難。自匪同聲氣之求，孰能借功名之享？伏惟皇帝陛下天縱大聖，人與成能。乘百年久安之機，飭千歲積壤之蠱。士誠服矣，而持祿養交之習未殄。民允懷矣

，而樂事勸功之志未純。近或長阨，而仁義之澤未流。遠或虛僞，而道德之威未立。宜選於衆，舉格于皇天之材。使暨乃僚，繼迪我高后之事。冀勝所任，以濟斯時，而臣蚤見知於隱約之中，久獨立於傾搖之上。勳庸弗效，恩禮更加。託備外藩，俯鄰期歲。遂叨詔獎，還冠宰司。自視羈單，所懷蹇淺。方古耕築，則有其陋。爲世聘求，則無其賢。然以投老之軀，而遭難值之運。苟貪歲月，趨就涓埃。且上之施旣光，則下之報宜厚。與之勦力，仰承睿知之臨。罔不同心，俯賴忠良之協。誓殫疏拙，圖稱休明。臣無任。

辭左僕射表

臣某言：近累具劄子，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特賜詔書不允者。賞典越踰，訓辭稠疊。渙汗所被，是爲至榮。朽材難勝，更以多懼。輒輸危懼，敢冒威尊。（中謝）竊以左相位崇，東臺地要。雖置員而久曠，蓋授任之常難。臣晚值聖時，久妨賢路。奉揚成命，盡力困於負山。成釋微言，盡智窮於測海。方譴訶之爲畏，豈寵獎之敢圖？忽此兼叨，奧無前比。深惟淺薄，仰累休明。伏望聖慈俯昭愚款，斷從公論，追寢誤恩。豈惟私義之徒安，實亦物情之歸允。臣無任。

臣某言：近具表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恩言狎至，鄙守難移。敢冒德威，更陳私義。（中謝）竊以高秩厚體，以醜莫盛之勳勞。綿力薄材，豈稱非常之爵寵。人之所畏，物有固然。臣議行見知而涉世，多爲衆毀。論材受任而居官，無以自昭。顧惟屈首受書，幾至殘生傷性。逮承聖問，乃知北海之難窮。比釋微言，更悟南箕之無實。疏榮特異，揣分非宜。苟叨昧以自安，懼譴尤之隨至。伏望皇帝陛下俯矜危拙，曲賜全安。不以反汗之小嫌，爲能累國。則是捐軀之大節，實在報君。臣無任。

除左僕射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臣累具辭免，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武令中臺，兼官左省。惟時遴選，蓋嘗久曠而弗除。忽此叨居，顧豈微勞之可稱！陪敦厥邑，敷告于廷。是皆至榮，難以虛辱。（中謝）竊以經術造士，實始盛王之時。僞說誣民，是爲衰世之俗。蓋上無躬教立道之教辟，則下有私學亂治之姦氓。然孔氏以羈臣而興

未喪之文，孟子以游士而承既沒之聖。異端雖作，精義尙存。逮更煨燼之災，進失源流之正。章句之文勝質，傳注之博溺心。此淫辭誠行之所由昌，而妙道至言之所爲隱。篤生上主，純佑下民。成能協乎人謀，將聖出乎天縱。作於心而害事，放斥幾殫，通於道以治官，延登既衆。尙懼膠庠之黎獻，未昭典籍之羣疑。乃集師儒，且論科指。繕書來上，褒典俯加。臣趨操弗高。知識尤淺。少嘗勤苦，但爲裘氏之吟。晚更耄衰，豈免輸人之議？初備使令之乏，卽知稱愜之難。敢意誤恩，獨當殊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化民成俗事，故急在誨人。以尊德樂道爲懷，故易於廢爵。因忘固陋，特假龍光。祇服訓辭，深惟報禮。雖無博學對揚稽古之鴻名，庶以雅言助廣右文之美化。臣無任。

辭免使相判江寧府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檢校太傅，依前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充鎮南節度，管內觀察處置，使判江寧府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者。恩典有加，事勞弗稱。陳力況難於黽勉，輸情終冀於矜哀。（中謝）伏念臣晚出窮鄉，首陪輿運。恕心量已，雖知容膝之易安。營職趨時，更似絕筋而稱

力。既及眚衰而疾成，重遭憂天以傷生。姑欲補完，唯當休惕。君任州藩之寄，仍兼將相之崇。是爲擇地以自營，非復籲於之素志。伏望皇帝陛下，追還渙號，俯徇愚衷。許守本官，退依先壟。儻憐積歲，參大議於廣朝。或賜誤恩，食舊勞於外觀。尙繫眷獎，非敢干祈。臣無任。

二

臣某言：近具表辭免恩命，伏蒙聖慈批答不允者。寵私未愆，更加寔勉之恩。分義所存，敢冒叨貪之恥。（中謝）伏念臣江湖一介，特荷聖知。帷幄七年，再陪國論。久居亢滿，所以深懼災危。積致衰疲，所以懇辭機要。若猶尸將相之厚祿，且復殿方面之大邦，則是於惡盈之時，欲富而弗止。以宣力之地，養痾而自營。聖慈雖或優容，官謗何由解免？伏望皇帝陛下俯垂念聽，特賜矜從。盛世無虛授之嫌，孤臣有少安之幸。臣無任。

除集禧觀使乞免使相表

臣某言：近具表乞以本官充使，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愚誠屢黷，方負憂兢。聖聽未移，更加獎勵。顧仰關於國體，敢終冒於天威。（中謝）伏念臣頃汙近司，久虛大受。晚

罹疾疢，日當辭祿而里居。尚恃眷憐，故敢祈恩而家食。將相之爲重寄，朝野之所具瞻。若免於事任之勞，而尸此名器之寵。在昔之茂勳明德，尚莫敢居。如臣之綿力薄材，豈宜非據？伏望皇帝陛下俯矜危懇，追寢誤恩。豈惟私義之所安，是固物情之衆允。臣無任。

進聖節功德疏右語

臣竊以紹皇策以降神，千齡莫擬。歸寶坊而獻福，萬惟均寓。矧荷眷之特殊，固輸誠之獨至。伏願三靈協祐，十力證知。常儲有羨之祥，永御無疆之歷。臣無任。

二

臣竊以星虹獻瑞，實啓聖於嘉時。鐘唄乞靈，敢歸誠於妙道。伏願備歷多福，大庇羣生。人永恬愉之安，物無疵癘之苦。天枝彌茂，神睭具依。臣無任。

三

臣竊以誕降聖神，適天人之嘉會。虔祈祉福，乃臣子之至情。伏願萬寶偕昌，三靈協慶。永御無疆之寶歷，丕承未艾之閔休。臣無任。

四

臣伏以握符踐運，與時物以偕昌。歸德謝生，在情文而莫稱。敢憑慈祐，申祝壽祺。伏願皇帝陛下算比天崇，業侔地富。常御華胥之至樂，永錫皇極於黎元。臣無任。



王安石全集卷五十八

表

封舒國公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封舒國公者。發號端門，外覃慶賜，疏恩列辟，俯逮空殮，舞手均歡，捫心獨幸。（中謝）伏念臣，久孤眷遇，當卽譴訶；曠歲籲天，尙黷榮而未獲，新恩賜國，仍席寵以有加。唯茲邦土之名，乃昔宦遊之壤，久陶聖化，非復魯僖之所懲，積習仁風，乃嘗朱邑之見愛；鴻私所被，朽質更榮！此蓋皇帝陛下，道冒羣才，彌天之所覆，恩涵庶品，并物之所包；以釐事備於郊宮，而惠澤均於海宇，故雖幽屏，弗以遐遺。顧冒昧之不貲，豈糜捐之可報？臣無任！

除依前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授依前行尙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親使者。屢黜天威，坐

彌年所，曲從危戀，仰荷至慈！（中謝）伏念臣，學止求心，行多違俗，少隨官牒，徒有志於養親，晚誤聖知，欲忘身而許國。疲曳久瘵於宰事，閔凶適在於私門；中解繁機，特上煩於矜惻，外分憂寄，復難強於支持；方累鴻私，更尸殊寵，既兢慙於非據，輒冒昧以終辭。伏蒙陛下示以優容，屢垂訓獎，赦其逋慢，終賜矜全，猶加祕殿之隆名，俯慰窮閭之衰疾，地崇祿厚，尚非空食之所宜，歲晚力愆，雖欲捐軀而曷報？臣無任。

朱炎傳聖旨令視府事謝表

臣某言：三月二日，提舉江南路太常丞朱炎傳聖旨令臣便視府事者。使指遄臻，訓詞俯逮，敢圖衰疾，尚誤浮存。（中謝）伏念臣曲荷搜揚，久孤付屬；有能必獻，未嘗擇事而辭難，無力可陳，乃始籲天而求佚。然方焦思有爲之日，以此懷恩未報之身，苟營燕安，豈免慙悻？伏蒙陛下，仁惟求舊，義不忘遐，乃因乘輅將命之臣，更喻推轂授方之意，躋履無用，戩弗忍於弃捐，朽株匪材，尚奚勝於器使？永惟獎勵，徒誓糜捐。臣無任！

差弟安上傳旨令授勅命不須辭免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差弟安上提點江南東路刑獄，以臣衰疾就令，照管仍傳聖旨，令臣便

受勅命，更不須辭免者。江海衰殘，雲天悠遠，恩言狎至，感涕交流！（中謝）伏念臣積荷知憐，初無報稱，豈圖賤質，上簡聖心，數遣中人，間因外使，喻以眷懷之至意，慰其憂苦之餘生，惠焉既久而彌加，告矣雖頑而未捨；乃至召見同產，馳賜十行之書，使營私門，就捐一路之寄，訪逮纖悉，矜及隱微，追千載之遭逢，殆無前比，顧百身之糜殞，安可仰酬？唯當祇聖訓之鴻私，豈敢固愚衷之小諒！重念無傷于國體，乃爲不負于天慈，欲以里居之安，而尸官廩之厚，固已犯明義而累食功之實，況復干隆名而長昧利之風！至于詞窮雖兢，慙于屢黷，可以理奪，終冀幸于矜從。臣無任！

孫珪傳宣許罷節鉞謝表

臣某言：二月二十二日，江東轉運使孫珪到府。伏奉聖慈宣諭：以臣誠情甚確，志不可奪，故罷節鉞，春時更宜慎愛者。囊封屢黷，特荷矜從，使傳載馳，重煩慰撫。（中謝）伏念臣久尸名寵，莫報恩私，既逃不職之誅，更竊無功之祿，閉門養疾，曾未愍于朝榮，擊壤歌時，顧難忘于聖力。伏蒙皇帝陛下，義惟求舊，仁不忘遐，故雖簪履之遺，尙蒙簡記，曾是筋骸之束，敢愛糜捐？臣無任！

封荊國公謝表

臣某言：伏奉勅命授臣特進荊國公，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勳如故者，宮庭嘉享，推惠術以及人，田里空餐，濫宸恩而累國。（中謝）伏念臣，苦窳賤質，卷曲散材，遭值休辰，登備貴器。有未償之厚責，無可錄之微勞，敢冀瘝身，尙叨微數。此蓋皇帝陛下，備成熙事，答四表之歡心，董正治宮，建一代之明制！因令疲茶，與被光榮；雖自誓于糜捐，顧何酬于賁轉。臣無任！

賀貴妃進位表

侵盛之禮，發于宮闈，驩康之聲，播于寰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放古之憲，刑家以身，乃資婦德之良，俾貳坤儀之政，蓋關雎之求淑女，以無險波私謁之心，鷄鳴之得賢妃，則有警戒相成之道。于以求助，不專爲恩。臣生逢明時，竊親盛事，祝聖人之多子，輒慕堯封；思令德以式歌，豈慙周雅。臣無任。

賀生皇子表六道

臣某言，都進奏院狀報誕生皇子者，宮闈嗣慶，寰海交欣，凡逮戴天，惟均擊壤。（中

賀）臣聞螽斯之言衆子，是爲王者之時，華封之祝多男，亦曰聖人之事。恭惟皇帝陛下，紹祖休顯，憲天昭明，致文武之憂勤，成堯舜之仁孝，宅師無競，堯簞之寢旣安，傳類有祥，弓韉之祠屢應，詒謀方永，錫羨用光。臣託備蕃維，叨承容獎，不顯亦世，家實與于榮懷，於萬斯年，心敢忘于慶賴？臣無任！

一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狀報誕生皇子者。嘉慶係傳，歡欣總集。（中賀）臣歷觀古昔，誕受福祥。厥配天所以久長，乃有子至於如意。伏惟皇帝陛下，鳧鷖之雅，媚於神祇，芣苢之風，燕及黎庶，弓韉嗣燕謀之報，旄旗仍熊夢之祥，無彊惟休，永保桑苞之固，有室大競，方觀椒實之蕃。臣嘗汙近司，久尸榮祿，特荷殆憐之至，豈勝竊喜之情！臣無任！

三

臣某言，伏覩都進奏院狀報誕生皇子者。皇運邛隆，天枝彌茂，照臨所暨，鼓舞攸均。（中賀）臣聞史紀文慶之延，豈惟十子，詩歌妣徽之繼，爰至百男。肇敏於修，乃繁厥祉。恭惟皇帝陛下，道冒區宇，德冠往初！品庶蒙休，旣饗和平之樂，神靈錫羨，果膺蕃衍之祥。

臣嘗汗近司，備叨殊獎，以宿痾而自困，欲旅進以無階。臣無任！

四

臣某言，伏覩都進奏院狀報七月四日誕生皇子者。慶兆六宮，欣交九服，照臨所暨，鼓舞惟均；（中賀）竊以莞寢告祥，實帝臨之釐事，牢祠錫羨，乃神保於昌時。伏惟皇帝陛下，追放堯勳，嗣承犧象，鴻名敷播，已協九皇之高，純嘏垂延，方覃千子之衆。維祺有淑，俾熾無彊。臣夙昌恩憐，久尸榮祿，適此驩嘉之會，齎然趨造之難。臣無任！

五

臣某言，伏覩都進奏院狀報誕生皇子者。元精孚佑，聖種挺生，慶係集於宮庭，歡忭交於寰宇！（中賀）竊以熊羆見夢，稿稷獻祥，厥撫會昌之期，乃膺錫羨之福。恭惟皇帝陛下，德高振古，仁浹含生，故神明之胃浸蕃，而福履之將未艾。臣久尸多祿，特荷異恩，顧衰疾之滋多，望清光而獨遠。臣無任！

六

臣某言，伏覩都進奏院狀報誕生皇子者。燕禴饗德，方儲錫羨之祥，熊夢生賢，克協會

昌之運；與在照臨之廣，敷同慶賴之深。竊以思齊，神罔時恫，假樂民之攸暨，天所保佑，厥惟太姒之多男，國之榮懷，亦曰成王之衆子。恭惟皇帝陛下，令德光乎洛誦，康功茂乎岐昌，鴻休無彊，景命有僕。蓋芟苒之薄言采采，衆皆先成，則螽斯之宜爾振振，宗強執禦。臣久叨眷遇，適阻進趨，親值本支百世之盛時，敢忘壽考萬年之壽祝！

賀魏國大長公主禮成表

并周德妃進封

臣某言，伏以明告治庭，寵頒恩冊，家邦之慶，海宇以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荷天闕休，若古丕式，自禰率而尊祖，備極靈承，謂姊親而先姑，特加徽數，改錫厥壤，增表所生，大號已孚，庶言惟允。臣久尸榮祿，竊睹盛儀，臚傳雖異於九賓，率舞尙同於百獸。臣無任！

賀冀國大長公主出降表

慶事備成，恩紀隆洽，有榮夷夏之觀，厥孚邦國之休。（中賀）蓋聞勿恤於有家，以祉而歸吉，禮儀卒獲，風化所原，不有在躬之清明，其能由內而成熾。恭惟皇帝陛下道光覆照，教始親成，篤念祖之至情，致先姑之美義，庶言無閒，徽典有加。臣叨昧殊憐，衰瘵遠屏；

親值榮懷之日，用忘呼舞之勞。臣無任！

賀魯國大長公主出降表

臣某言，伏觀進奏院報魯國大長公主出降者。占她聘夢，祥實發於先朝，奠鴈告期，禮甫成於外館。（中賀）臣聞親成經五禮之始，睦嫺貫六行之中，善與物昌，慶惟時賴。恭惟皇帝陛下，齊家而國治，睦族而民雍，恩隆天屬之尊，禮重王姬之降；慎所選尙，燕及文母之慈，厚於送歸，追成穆考之孝。臣叨陪興運，獲觀盛儀，雖句臚中絕於九賓，然呼舞外均於百獸。臣無任！

賀康復表

臣某言，天佑俊德，永錫康寧，三靈一心，所共欣慶！（中賀）竊以執契踐運，寶命在躬，無彊惟休，何恙不已？伏惟皇帝陛下，堯仁舜孝，充假彰聞，惠於神民，循道不越；雖勤勞庶愼，衛養小愆，而福履綏將，旋日底豫。平格獲佑，效驗甚明。而臣衰疾所嬰，久違宸宇，聞傳踊躍，倍百羣黍。臣無任！

賀南郊禮畢肆赦表二道

臣某言，伏觀十一月二十五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精意上昭，神靈底豫；茂恩旁暢，夷夏綏和。（中賀）臣聞道以饗帝爲難，禮以配天爲至，有秩斯祐，唯四表之歡心，胡臭賈時，匪九州之美味。自古在昔，若聖與仁，厥遭昌辰，乃觀熙事。恭惟皇帝陛下，邁種三德，敷奏九功，卒籲奉璋之衆髦，肇稱奠璧之新禮，廟籩致孝，郊血告幽，誠既格於穹旻，福遂均於品庶，振憂矜寡，原宥眚戕，第五玉以褻封，善人是富，發三錢而慶賜，賤者不虛。天其居歆，人以呼舞。臣夙叨寵獎，親值休成，雖無與於駿奔，實不勝於竊忭。臣無任，

一一

臣某言，伏觀親今月初五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精明條達，神睠顧而依懷，膏澤川流，人歡呼而踴厲！（中賀）臣聞語孝之至，莫大於配天，議禮而輕，不足以享帝。能舉釐事，實歸聖時。恭惟皇帝陛下，鴻化已昭，康年屢應，奔走籩豆，有董正之治官，潔豐黍盛，有底慎之財賦。禮成穀豆，恩浹綿區。雖洛誦之休明，尙難譬稱，豈兒寬之淺訥，能盡揄揚？臣夙荷慈憐，方嬰衰瘵，望九賓之紳笏，獨遠句傳，狎百獸於山林，猶知率舞。臣無任！

賀明堂禮畢肆赦表

臣某言，伏觀今月二十二日，明堂禮畢，大赦天下者。蒐講上儀，神天底豫，敷施大號，夷夏交欣！（中賀）蓋聞聖以享帝爲難，孝以嚴父爲至；周右烈考，或委政而弗專，漢記諸神，或竊禮而無實。恭惟皇帝陛下，道包衆甫，運會不平，巍巍成功，堯之所謂大，業業致考，舜之所由昌。涓選休辰，肇稱嘉饗。百禮既至，而正惟已獨，萬壽攸酢，而福與衆均。臣久冒眷憐，方嬰疾疾，奉承籩豆，乃獨後於臣工，踰舞笙鏞，竊自同於鳥獸。臣無任！

王安石全集卷五十九

表

賀冬表八道

臣某言，伏以庶彙潛萌，上儀亞歲，室告氣行之協，臺占瑞至之嘉。恭惟皇帝陛下，考敦復以大中，籲朋來之衆俊。剛健之德，與陽皆亨，壽昌之期，如日方永。臣叨榮近列，櫻疾殊方，鼻趨獨後於在庭，爵躡實深於存闕。臣無任！

二

臣某言，伏以寶歷無疆，嘉時有倏，物潛萌而赤色，氣順動而黃宮。（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協乾行，德同陽感，體一元而獨復，毓萬寶以皆昌。永御丕平，備膺純嘏。臣寢嬰衰疾，久隔清光，迹雖屏於巨闕，志不忘於宸宇。臣無任！

三

臣某言，伏以萬寶潛萌，應黃宮之協氣，百工胥慶，亞正歲之上儀。（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體御至神，詡揚獨智，武烈丕承乎前載，堯明光被乎多方。茂對斯時，備膺諸福。臣比緣衰疾，獨遠清光，雖存闕之不忘，尙造庭之未獲。臣無任！

四

臣言某，伏以氣，復黃宮，茂對物滋之始，晷移北陸，寅賓日至之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與時行，化猶天運，嗣無疆而履位。建有極以宜民，甫臨陽長之期，大襲福綏之慶。臣恩容居里，病阻造庭，雖薦壽以無階，顧馳心而曷已？臣無任！

五

臣某言，伏以陰借物極，陽與朋來，推歷玩占，乃見潛萌之信，體元御辨，以知敦復之中。（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舜孝禹功，文謨武烈，茂對時之福嘏，靈承旅以壽康。臣久冒朝榮，外叨方任，弗與稱觴之末，豈勝存闕之深！臣無任！

六

臣某言，伏以候始三微，氣萌萬彙，謹觀臺之占瑞，亞獻歲以陳儀。（中賀）恭惟皇帝陛

下，祇通燕謀，靈承伏運，先一陽而獨復，歛諸福以朋來。臣屬此養痾，蕭然在遠，傾心舜日，欣寶景之踐長，仰首堯天，祝壽祺而等久。臣無任！

七

臣某言，伏以運與陽升，晷偕日至，儀亞三朝之會，氣先五刻之占。（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茂對斯時，備膺諸福，御至和之玉燭，撫大順於璿璣。臣竊望清光，獨嬰衰疾，徒有懷於率舞，乃弗預於稱觴。臣無任！

八

臣某言，伏以一陽氣復，萬寶萌生，天效五雲之祥，律應三統之首。茲爲大慶，允屬熙朝。（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泰犧軒，德深堯禹，文物聲明之昭爛，神祇相考之安寧，適丁至治之期，矧及履長之序，萬靈隕趾，四海交歡。而臣身處江湖，地遙宸極，瞻天日之表，阻獻於壽觴，望雲龍之庭，徒傾於驩頌。臣無任！

詔正表五道

臣某言，伏以漢儀高會，方登四海之圖，周歷俯頒，乃憲百官之象。（中賀）恭惟皇帝陛

下，含德淵懿，撫辰休嘉，乘姑射之雲龍，所更者化，存胥敖於蓬艾，各遂其生，運與日升，道侔乾始。臣尙依粉社，獨隔楓宸，緬瞻朝著之班，竊慕封人之祝。臣無任！

二

獻歲初吉，端月始和，萬寶取新之元，九儀告慶之會。（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體神蹈智，抱一建中，允迪蕃勳，永膺孚祐。德日新而有俶，福時萬以無疆。臣特荷寵光，久嬰衰疾，雲天在望，惟緬想於句傳，麋鹿與遊，豈暫忘於率舞。臣無任！

三

寶歷無疆，嘉生有俶，厥初獻歲之吉，乃始端月之和。（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常德日新，景福時萬，體泰元而難老，閱衆甫以皆昌。臣久負異恩，尙嬰衰疾，瞻雲紛郁，想朝路以載欣，惕日舒長，與疇人而胥樂。臣無任！

四

寶歷無疆，嘉生有俶，門憲始和之象，庭充元會之儀。（中賀）伏惟皇帝陛下，膺保永圖，綏將純嘏，撫五辰而致順，毓萬物以皆昌。臣久負異恩，尙嬰衰疾，瞻雲煥爛，欣逢舜日

之華，擊壤消搖，樂得夏時之正。臣無任！

五

馭正夏時，更端周歷，體一元而敷惠，適與春浮，歛諸福以代新，方俾川至。（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誕昭明德，祇燕孫謀；齊七政以當天，順五辰而凝績，叩求協氣，以阜嘉生。閱千古之上儀，肆三朝之盛會，仰同星拱，竦百辟以在庭，追效嵩呼，極萬年而薦壽。臣桑榆晚景，麋鹿並遊，進莫與於臚傳，退但知於率舞。臣無任！

辭免南郊陪位表

伏奉詔書令，發來赴闕南郊陪位者。萬國駿奔，焯上儀之殊觀，一夫幽屏，叨明命之特招。（中謝）伏念臣竊祿已多，冒恩最渥，自致惓惓之義，實有素情，再瞻穆穆之容，豈非榮願！而翫然暮景，櫻以沉痾，伏賦畝以負茲，於今未已，侍壇垓而踐豆，用此爲妨。臣無任！

辭免明堂陪位表

臣某言，伏奉詔書令發來赴闕明堂陪位者。合宮丕享，寰宇駿奔，冒被優詔之加，使陪

顯相之末。(中謝)伏念臣投身荒遠，上負眷憐，企踵禁嚴，久勞監寐，況宗祈之盛禮，辱號召之明恩，當卽辦嚴，豈容辭疾，而沉其浸劇，黽勉實難！心若子牟，雖每存於魏闕，身如楊僕，乃自外於漢關。臣無任！

詔免南郊陪位謝表

臣某言，近具表爲疾病乞免赴闕南郊陪位。伏蒙聖慈，特賜詔書許免者，螻蟻惓惓，上干旒屐，雲天顛顛，下賁巨園。(中謝)臣憊矣微生，頽然暮齒，冒恩鼎食，非堅臥以爲高，承命旌招，宜駿奔而反後。顧緣衰疾，致隔清光。伏蒙皇帝陛下，特赦尤違，曲垂念聽，葑昏難望，尙延舜日之華，荒翳易遣，更獲堯雲之潤。臣無任！

詔免明堂陪位謝表

臣某言，近具表爲疾病乞免赴闕明堂陪位。伏蒙聖慈特賜臣詔書許免者。駿奔弗獲，內懷逋慢之誅，寵答曰俞，上荷眷憐之至！(中謝)伏念臣久違祕近，遂迫衰殘，長負異恩，固難逃於幽黜，敢圖釐事，乃復與於詳延。輒冒布陳，重煩矜允。鴻私所被，藏一札以知榮；膂力已憊，殞百身而何及？臣無任。

加食邑謝表二道

臣某言，伏奉詔命加食邑四百戶，實封一百戶者，顯相郊宮，固宜寵獎，曠居田里，乃濫褒嘉。(中謝)伏念臣，尚負宿痾，久尸榮祿，無可論之薄效，有未報之隆恩。方國明禋，庶工祇載，奉璋執豆，旅幣獻琛，具輸奔走之勞，獨抱滯留之歎，豈圖疎逖，亦冒龍光，此蓋皇帝陛下，荷休駿龐，歛福敷錫，故雖幽屏，弗以遐遺，身每被於慈憐，心敢勞於勤策。臣無任。

二

解澤旁流，明綸俯被，永惟叨昧，深以兢榮。(中謝)竊以時郊丘之承，所以尊上帝，疇官邑之賜，所以富善人。盛福靡專，至恩惟稱。臣久塵要近，上累昭明，方玉輅之親祠，以銅符而外守。逮均休慶，例獲褒嘉。此蓋伏蒙皇帝陛下，以平施於萬方，無遐遺之一物，矧蒙圖任之舊，特荷獎知之深，祇服訓辭，敢忘報禮。臣無任！

賜生日禮物謝表五道

齎書加獎，臺餽示優，屈使者之光華，發里門之榮耀。(中謝)竊念臣才非秀穎，勢又羈

單，方少也。臣父教臣以爲己之方；及長也，臣母勉臣以許國之節。叨踰至此，稱效缺然。慈訓久孤。每感劬勞之日，恩頒荐至，更慙明盛之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智臨方來，慈保臣庶，嘉以物多而備禮。使知意厚而盡心。敢不自竭斷斷之能，庶以少申惓惓之義。臣無任！

一一

慰藉溢言匪頌，異數荷恩，勤之，及此思報，稱以茫然。（中謝）伏念臣謬簡神心，叨陪大政，以久孤之樸學，當難遇之盛時，雖罄愚忠，何裨聖治，門弧可想，方永念於劬勞，臺餽有加，更上煩於寵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施仁品物，致禮臣鄰，將備責於安危，故俯同於憂樂，所願輸勞而後食，敢知得賜之爲榮，矧生已之至恩，已云不報，獨事君之大義，庶或無慙。臣無任！

一二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麪者。書名閭史，適在斯辰，拜使家庭，猥叨異數！（中謝）伏念臣才非經國，幸實遭時，徒塵宰席之延，初乏辰猶之告，敢圖恩獎，俯逮燕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寵厚近班，率循前憲，因令疵賤，獲被龍光，敢忘夙夜

之勤，以稱乾坤之施。臣無任！

四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差臣男太子中允雱押，賜臣生日禮物衣一對，衣著一百匹，金花銀器一百兩，馬二匹，金鍍銀鞍轡一副者；劬勞之感，方愴於私懷，寵獎之加，更慙於異數！（中謝）伏念臣早處祿仕，多歷歲年。初無橫草之勞，但有敗林之愧，進膺重任，久曠隆恩，敢圖誕毓之辰，更冒匪頒之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惇修故事，優眷近司，屈聖制以褒嘉，示殊私於錫予，永惟叨昧，彌積震驚；撫已冥頑。亮難酬於盛德，惟時忠慎。竊自誓於愚誠。臣無任！

五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差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馮宗道傳宣撫問。及就府賜臣，生日禮物，金花銀器一百兩，衣著一百匹，衣一對，金鍍銀鞍轡一副，并纓複馬二匹，湯藥一銀合，御封全者，微勞不效，僅逃三典之科，厚禮有加，尙躡九儀之等。（中謝）臣外叨寄屬，仰誤眷憐，已墮考翼之基，重負母慈之教，追劬勞於晚節，方不自勝，惟蕃庶之舊恩，終無以稱

！伏蒙皇帝陛下，更馳膚使，曲喻至懷，駟駿靈珍。深奇組麗，豈下流之敢及？皆前此之所無。金厄淑旂，錫多誠榮於既往，鉛刀驚馬，強扶難冀於將來，雖天地弗責其謝生，願臣子敢忘於至死。臣無任！

給蔡卞假傳宣撫問謝表

伏蒙臣恩以臣疾病，特給蔡卞假將臣女子省侍，令卞傳宣撫問，諭以調養者。飭醫遣使，已叨訓勉於禔身，輟侍予寧，重累顧哀於慈子；教言狎至，感涕交流！臣趣尙缺如，遭逢榮甚，竊食浮而廢任，特負知憐，昧祿殖以挺災，終貽罪疾。伏遇皇帝陛下地容天幃，雲蔭雨濡，响吹晚出於更生，拊偃申加於瀕死；譬如造化，難紀敍於曲成，雖曰糜捐，敢稱論而上報！臣無任！

甘師顏傳宣撫問并賜藥謝表

臣某言。膚使寵辭，載華原隰，寶奩珍劑，加賁丘園。臣（中謝）伏念臣少出衡茅。晚陪帷幄，德輜寄重，才淺知深；但念里居，長負丘山之責，敢期宸眷，尙留簪履之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幃無疆，海函不棄，戴難忘之盛德，豈特銘肌，撫易盡之餘生。唯當結草，

臣無任！

李舜舉賜詔書藥物謝表

臣某言，輟宮闈親近之臣，臨湖海寬閑之野，授之藥物，撫以訓辭，尸厚祿而無勞，謂當誅絕，捐大恩而不報，彌所兢慙！臣（中謝）伏念臣本出羈單，自甘淪棄，晚由朴學，上誤聖知，智曾昧於保身，忠每懷於許國，讒誣甚巧，竊憂解免之難，危拙更安，特荷眷憐之至；況遠迹久孤之地，實邇言易間之時，而離明昭晰於隱微，解澤頻繁於疎逖。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上仁含垢，以大智容愚，弗使南箕，得侈簸揚之狀，更令北戶，坐蒙臨照之光，爾然垂盡之病軀，沱若橫流之感涕，惟困窮無理，猶致命於一餐，顧冒昧不貲，敢忘懷於九死。

• 臣無任！

中使撫問謝表

臣某言，孤臣疲曳，自阻進趨，上主慈憐，猶加撫諭。（中謝）伏念臣晚陪休運，特荷異恩，橫草無功，每恨棄軀之晚，負薪有疾，仍慙制祿之優！豈謂陛下所總萬機，不忘一物？迺因輶軒之出，俯逮踰屨之遺，仰荷眷私，唯知感涕。臣無任！

一一

臣某言，去國彌年，屢煩慰恤，乘輅便道，復賜撫存。（中謝）伏念臣冒恩殊深，奉事多廢，久素餐而無責，方宿疚之有加，弗以遐遺，實仰慙於眷遇，莫知上報，徒永誓於糜捐。臣無任！

賜湯藥謝表

臣某言，隆恩博施，弗以遐遺，弱力薄才，豈能仰稱！（中謝）臣久孤重任，上誤聖知，特荷眷憐，備昭誠悃。付以便安之郡，休其疲曳之軀，跋涉之路未窮，問勞之恩先至。靈書甚厚藥物兼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丕冒海隅，寵綏臣庶，簪履之舊，不忍於棄忘，雲天之高，每存於庇幬，永惟報効，徒誓糜捐！臣無任：

中使傳宣撫問并賜湯藥及撫慰安國弟亡謝表

臣某言，便蕃曲澤，雖遠不忘，晷晚餘年，懼終莫報。伏念臣辭恩機要，藏疾里閭，既疲療之未夷，顧憂傷之重至。仰煩眷獎，特示閔憐，中飭使輅，備宣恩厚，寵頒藥物，深念衰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俯矜舊物，曲軫睿慈，始終顧遇之私，人

知無簪，存沒榮懷之感，情實難勝。臣無任！

李友詢傳宣撫問及賜湯藥謝表

臣某言，伏奉聖慈特差李友詢扶護亡男，[] 綉棺柩到府，并撫問者。孤臣特荷慈憐，未獲捐軀報德，賤息比叨寵獎，復以遺骨累恩。臣（中謝）伏念臣釁積自躬，凶流及嗣，因仍積歲，藏厝不時，敢謂私憂，上貽聖慮！伏蒙皇帝陛下，飭遣親使，護致旅棺，使亡子之魂，即安於窀穸，天性之愛，得盡於莫年。申之訓辭，撫以藥物，眷被終始，施兼存亡，銘骨不足以叙欲報之心，瀝肝不足以繼感泣之血，獨恨旣愆之力，莫知自効之方。臣無任，

賜衣服銀絹等謝表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并別錄賜臣衣服，金帶，魚袋，銀器，絹銀，鞍轡馬者。慰藉溢言，上辜寵眷，匪頌異數，特荷慈憐。臣晚以薄材，嘗陪輿運，華原之簪未整，每辱矜收，橋山之劍初遺，獨悲淪沮。伏蒙皇帝陛下，勤追考翼，厚勉臣中，遽被寵光，申加蕃庶；雖負薪之末力，難效驅馳，願結草之殘魂，猶知報稱。臣無任！

中使宣醫謝表

臣某言，乘衰攫厲，敢意浼聞，軫舊垂矜，曲加寵數，卽馳近御，兼飭太醫，錫以寶盒，實之珍劑；創殘再肉，顛胸更蘇，沓被慈憐，不勝負荷；臣叨恩缺報，昧祿取災，果崇降以疾殃，至上煩於愍惻。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屢簪念厚，軒幄眷深，天弗籲而亦臨，雲甫瞻而旣雨，哀逾察父，感劇孤臣，論可報之涓埃，難知稱効，塞未填之溝壑，徒誓糜捐，撫涕汎瀾，捫心躑躅。臣無任！

差張諤醫男雱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一特差中使，傳宣撫問，并賜臣男雱湯藥，押沖靜處士張諤至本府醫治者。叢爾餘生，備叨眷撫，爾然賤息，更荷哀憐！（中謝）曾臣初乏將明之材，適遭開泰之運，父子並蒙寵獎，臣鄰莫與等夷；去闕以來，歷時未久，問勞狎至，憂軫俯加。以察父之鴻私，施具臣之晚節，但慙疲曳，莫副馳驅！冀憑天地之恩，得全駒犢之命，永依鞭策，共誓糜捐。臣無任！

賜歷日謝表

臣伏以太史序年，將謹人正之授，遠臣尸祿，乃叨天指之加。臣（中謝）竊以欽若昊穹

，靈承黎庶，正時所以作事，治歷所以明時。恭惟皇帝陛下，道邁古初，德綏方夏，治教之象，上協於天心，正朔所加，外通乎海表；敢圖幽屏，亦誤寵頒。徒尊閣以知榮，曷糜捐之可報。臣無任。

一一

臣伏以清臺課歷，肇明一歲之宜，列郡仰成，欽布四時之事，闕文切愆，拜賜爲榮。恭惟皇帝陛下，躬包歷數，政順璣衡，齊日月之照臨，體乾坤之闔闢，考觀新度，遠存堯象之明，推步大端，猶得夏時之正；盡俯仰察觀之理，概裁成輔相之宜，歲事備存，詔文偕下，先天誕告，閒無杪忽之差，率土逢占，驗若節符之合。臣敢不恭承睿旨，順考時行，贊聖神化育之功，極天人和同之効，奉而行政，期不戾於陰陽，推以治人，庶克躋於富壽。臣無任！



王安石全集卷六十

表

兩府待舉表

臣某等，伏觀內降德音，以陝西河東兩路，外勤師旅，內耗黎元，引咎推恩者。曩已以興，方懋日新之德，經邦弗效，敢辭天討之刑！（中謝）臣等皆以凡材，過叨重任，內不能定國家之論，以協士民；外不能成疆場之謀，以綏夷狄。用開邊隙，亟使人勞，至深惻於聖懷，實大愆於榮祿；瘵官若此，卽舉爲宜。唯並實於嚴科，乃大符於公論。臣等無任！

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二道

臣等言奉聖旨以祈雨，未應避正殿，減常膳者。陽春生物，偶霑澤之稍愆，睿意恤民，遽側身而自抑，德已修於銷變，數或係於非常，當復彝儀，用安羣下。（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天仁博施，神智曲成，躬忘旰食之勞，亟講日新之政；四時協序，萬物致和，適當化養

之辰，宜得涵濡之澤，少違常候，深軫清衷，退師氏之正朝，約太官之盛饌；仰窺謙德，志在閔民，然而遐虜來朝，當卽法宮之位，誕辰入慶，合陳燕俎之珍；事有所先，禮難偏廢，伏願仰回淵聽，俯徇輿情，夙御九筵之居，並羞十閣之具，上以全於國體，下以副於臣誠。臣等無任！

一一

臣某等言，近上表請御正殿，復常膳，蒙降批答不允者，時澤偶愆，屢勤齋禱，聖衷愈勵，曲盡焦勞，將損已以召休，因退次而貶食，列陳剡奏，尙闕嗣音，在臣列之靡遑，伏帝闈而再叩。（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體居離正，德稟乾剛，期揉俗以致康，嘗納隍而興念，七載於此，繼獲豐穰，一春而來，或罹愆亢，皇慈深軫，羣祀徧修，恐陛狂乖則親慮其囚，懼黼黻美則躬變其服，仍損內饗之舉，兼虛正堂之朝。然而禮貴從宜，事難泥古，而況甫臨誕節，交舉慶儀，有列辟拜萬年之觴，有殊俗修兩朝之好；苟虧彝制，難副羣情，少屈淵衷，特從誠懇。天臨廣廈，日御常珍，親事法宮，廓宣於政治，惟辟玉食，昭示於等威；仰以慰兩宮之慈，俯以安羣下之望。臣等無任！

乞罷政事表二道

臣某言，竊以使陪國論，惟亮天工，必用強明，乃能協濟；豈容昏瞶，可以叨居？進冒聰明，罄陳危懼。（中謝）伏念臣逮侍先帝，列官外朝，晚以喪歸，因爲病廢。伏遇皇帝陛下，召還辭禁，擢豫經筵，收於衆惡之中，諷以萬機之事，構譏誣而並至，輒賜辨明，推孤拙以直前，每蒙開納。陛下所以遇臣者，可謂厚矣！臣之所以報國者，終於缺然。豈理勢之獨難？抑才能之素薄。方懼遇尤之積，乃罹疾疾之加。比欲外乞州藩，冀以就醫醫藥，重念采薪之弗給，尙何守土之敢謀！輒緣不能者止之言，庶免貪以敗官之悔。伏望皇帝陛下，曲垂仁惻，俯記愚忠，賜以分司一官，許於江寧居止，則天地之德，實有施於餘年；犬馬之勤，冀或輸於異日！臣無任。

二

臣某言，近具表乞罷政事分司。伏奉手詔封還不允所乞者。私懷懇至，已具布聞，聖訓丁寧，未蒙開納，敢冒崇高之聽，再輸悃幅之情。（中謝）臣聞任賢之方，要其有用，陳力之義，止於不能，苟弗集於事功，且重罹手疾疾，豈容叨據，以累明揚。伏念臣猥以孤生，

親逢盛世，昧於量已，志欲補於休明，失在信書，事浸成於迂闊。每煩衆論，上慰聖聰，久知素願之難諧，繼以積痼而自困，辭而去位，庶逃竊食之誅，勉以就工，重荷包荒之德。雖貪順命，終懼妨功。伏望聖帝陛下闔度兼容，大明俯燭，特垂矜允，俾遂退藏，如此則孤進之身，獲全生於末路，具瞻之地，得改命於時材。臣無任！

三

臣某言，近再具表乞罷政事，伏奉批答不允者。封秦上昭，未能感徹，訓辭下逮，更誤褒嘉。（中謝）臣聞恕以及物者君之仁，量而受事者臣之義。蓋世之道，有升而有降，故士之行，或肆而或拘，遭聖治之尚容，冀私誠之獲遂。伏念臣自蒙任，使已歷歲，時雖或售於小忠，曾莫裨於大政，迨茲櫻疾，乃始告勞，姑以免邦憲之詰誅，何足汗上恩之獎勵；使人狎至，詔指屢頒，祇荷顧憐，重懷感悸，非不願粗施其樸學，庶幾以仰副於鴻私，顧惟剛德之浸亨，方奮睿謀而獨斷，辨忠賢之可任，既示弗疑，察姦罔之爲明，將知所畏；人宜盡力，朝豈乏材，寧容昏憊之餘，尙冒寵靈之厚。伏望皇帝陛下，離明俯燭，解澤旁施，矜綿力之旣愆，監近司之或曠，俯從控懇，實允詢謀。雖已事之無稱，難言報國，冀餘生之未泯，

尙獲捐軀！臣無任！

乞出表二道

臣某言，竊以丞相之職，天子是毗，方當圖政之憂勤，難以養痾而昧冒，輒輸情素，仰丐恩憐！（中謝）臣叨被鴻私，誤尸榮祿，堯仁天覆，幸荒穢之兼包，湯聖日躋，顧卑凡而自絕，尙惟許國，姑誓忘軀，豈意眩昏，甫新年而寢劇，更知驚蹇，難重任之久堪！伏惟皇帝陛下，明燭隱微，惠綏羈拙，閱其積疾，收還上宰之印章，賜以餘年，歸展先臣之丘壟；生當擊壤，以詠矜容之德，死當結草，以酬含育之恩！臣無任。

一一

臣某言，今月十二日，輒輸情素，仰丐恩憐，實以抱疾之深，難於竊位之久，過蒙敦獎，未賜矜從，事有迫於懇誠，理必祈於哀惻。（中謝）臣信書自守，與俗多違，審容膝之易安，因忘擇地，知戴盆之難望，遂廢占天；豈圖憂患之餘，更值清明之始，寒之日長，而暴之日短，植之之人寡，而拔之之人多，尙誤聖知，驟妨賢路，摩頂放踵，雖願放於微勞，以蚊負山，顧難勝於重任；矧復瞶昏而曠事，若猶冒昧以尸官，是乃明憲之所不容，豈特

煩言之爲可畏！伏惟皇帝陛下，天地覆載，日月照臨，賜以曲成，容其少愒，區區膂力，或未愆於餘年，斷斷小能，冀尙施於異日。臣無任

乞退表四

臣忠於爲國，故進而能致其身，君恕以及人，故病則閔勞以事，此今昔共由之通義，實上下相與之至情，敢觴冒昧之誅，兼蒙哀矜之聽。（中謝）臣受材鄙劣，遭運休明，陳愚或會於聖心，承乏遂尸於宰事，謀謨淺拙，謾不見其有成，操行陵夷，又或幾於無恥，久宜辭位，尙苟貪恩，豈圖養拙以乖方，重以替昏而廢務，粗嘗陳列，未獲矜從，黽勉以來，浸淫遂劇，大懼典司之曠，上煩程督之嚴。伏惟陛下，詢事考言，循名責實，或輟夜分之寐，常臨日昃之朝，萬方黎獻之多，略皆祇辟，三事大夫之守，豈可瘞官！仰冀高明，俯昭悃悞，念其服勞之久，愍其撻瘵之深，及未干鈇鉞之時，令遂解機衡之任，豈特少安於私義，茲惟畢協於師虞。臣無任！

一一

臣昨具表乞解機政，伏奉手詔未賜俞允者。明主訓辭之寵，宜卽奉承，匹夫志守之愚，

敢覬矜允。(中謝)竊以品制百爲，總裁萬務，任怨蓋難於持久，服勞安可以獨賢？所以中外迭居，是爲祖宗故事，況於疲曳，加以瞽昏！若猶昧冒而無慚，其必顛隕而不救。臣過叨睿獎，備進近司，當循名責實之時，故任怨特多於前輩。兼獨令改制之事，故服勞尤在於一身，雖蒙全度之恩，僅免譴訶之域。某於多故，實以難支，矧疾疢之交攻，且事爲之浸廢。伏望陛下，昭其悃悞，假以優游，使得休養於衰疲，以示保全於孤拙。臣無任！

三

臣某言，近具表乞解機務，伏奉手詔未賜俞允者。聖恩所及，有隆天重地之施，私義未安，有深淵薄冰之懼！(中謝)竊惟成湯高宗之世，有若伊尹傅說之臣，其道則格於帝而無疑，其政則加乎民而有變，后惟時乂，相亦有終。迨乎中世之陵夷，非復古人之髣髴，忠或不足以取信，而事事至於自明，義或不足以勝姦，而人人與之爲敵；以此乘權而久處，孰能持祿以少安，此臣之慮危於居寵之時，而昧死有均勞之乞。況於抱病，浸以療官。伏惟陛下，道與日躋，德侔乾覆，哀一夫之失所，樂萬物之皆昌，矧夫眷遇之優，旣已勤劬之久，宜蒙善貸，使獲曲全，賜其疲賤之身，假以安閑之地，則敵車無用，猶可具於勞薪，棄席未忘

，或再施於華幄。臣無任！

四

臣某言，伏奉聖旨令臣入見赴中書供職者。螻蟻微誠，屢關省覽，天地大德，未賜矜從，（中謝）臣聞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其縱之爲貴，其拘之爲賤，賤故尙勢利而忘善惡，貴故尊行義而矜廉恥，士知尊行義而矜廉恥，宗廟社稷之安，而天下自治也。伏惟陛下言必稽堯舜，動必憲文武，故視遇天下之士，欲其貴，不欲其賤，欲其肆，不欲其拘，臣以羈孤，旁無飲助，一言寤意，特見甄收，適遭欲治之盛時，實預扶衰之大義，事或乖於衆口，而陛下力賜辯明，言有逆於聖心，而陛下常垂聽納。此臣所以覆艱虞而不忘，服勤苦而不辭，雖百度搶攘，未就平成之叙，然四年黽勉，非無夙夜之勞，今特以心氣之衰疲，目力之昏耗，哀祈外補，冀幸小休，而乾剛確然，莫可回奪。則是親值周家之忠厚，獨爲秦士之賤拘，事與願違，能無竊歎，理當情恕，豈免上煩，實望聖慈，俯昭愚款：外賜優閑之地，少安疾疢之身，須其有瘳，乃責外効。臣生當捐軀以報德，死當結草以酬恩！

乞宮觀表四道

臣某言，疏榮特異，敢忘圖報之忠，陳力弗能，當布可辭之義。（中謝）伏念臣晚旃興運，久汗近司，黷愚弗逮於清光，衰疾更成於瘵曠，苟免大訶之責，乃叨異數之加，授以戎旃，班之宰席，松楸舊國，實使鎮臨，蒲柳殘年，足爲榮耀，願在宣化承流之地，方當循名責實之時，疲曳難支，顛隕可畏。仰祈睿眷，俯徇愚衷，并解將相之官，外除宮觀之任，託依田里，瞻守丘墳；儻憑休養之私，終獲夷瘳之福，敢忘策勵，復誓糜捐。臣無任！

一一

臣某言，近具表乞以本官外除一宮觀差遣。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詔書不允者。天地至恩，實知難報，螻蟻微息，尙竊有懷，輒冒隆威，更輸危悃。伏念臣遭逢異甚，稱効蔑如，苟膺力之可陳，豈餘生之足惜，願以憂傷而至弊，重爲疾疾之所撓，偷假便州，必負曠瘵之責，過尸厚祿，更懷叨昧之慚！伏望陛下，本末燭知，始終護念，俯徇籲天之懇，俾無累國之尤，尙冀寧瘳，誓終糜殞。臣無任！

一二

臣某言，軫傳俯臨，璽書狎至，仰荷眷存之厚，第懷感悸之深。任有不勝，勉非所及；輒輸危懇，再冒天威！伏念臣久誤至恩，難圖報稱，過尸榮祿，易取災危，力憊矣而弗支，氣喘焉而將蹶，窮閭掃軌，斯爲待盡之時，幕府建旄，豈曰養痾之地？所懼曠瘵之責，敢辭逋慢之誅：伏望陛下，照以末光，遂其微請，使壇陸之鳥，無眩視之悲，濠梁之魚，有從容之樂，庶蒙瘳復，更誓糜捐。臣無任！

四

臣某言，筋骸衰薶，僅有餘生，肝膈精微，簡在聖聽，豈圖寵獎，未賜矜從，輒冒威尊，更輸情素。（中謝）伏念臣久妨機要，初乏涓埃，苟免庶尤，實荷恩私之至，敢緣多疾，更尸名器之崇；比辱使軺，傳宣詔旨，深惟策勵，仰稱龍光！而況病瘵有加，療治無損，辭榮家食，乃爲理分之宜，千澤自營，尚恃眷憐之舊。伏惟皇帝陛下，衡聽萬事，器使衆材，念其黽勉之終難，假以便安而少愒，庶完體力，圖報毫分。臣無任！

手詔令視事謝表

臣某言，伏蒙宣示言者所奏，輒具劄子乞博延公議改用賢人。伏奉詔獎勵，令視事如故

者，謗議升聞，已賴舜聰之豁達，懇誠上訴，更煩周誥之下寧。竊以作威者主之權，待察者臣之禮，蓋雖蒙非常之厚遇，亦將避可畏之煩言；臣志尙非高才能無異，蓋惟所學之迂闊，難以趨時，因欲自屏於寬閑，庶幾求志。惟聖人之時不可失，而君子之義必有行，故當陛下卽政之初，輒慕昔賢際可之仕，越從鄉郡，歸直禁林，或因勸講而賜留，或以論思而請對，愚忠偶合，卽知素願之獲申，容聖日躋，更懼淺聞之難副，重叨殊獎，忝乘洪鈞；所宜引分以固辭，乃敢冒恩而輕就，實恃明主知臣之有素，故以孤身許國而無疑；人習玩於久安，吏循緣於積弊，竅言不忌，諛行無慚，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爲，以物役已，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衆，則事功無必成之望，恐上辜於眷屬，誠竊幸於退藏，猶貪仰附於末光，亦冀粗成於薄効。比聞獨斷，謂合僉言，但輸承命之忠，遂觸招權之毀，因請避衆賢之路，庶以厭異議之人。伏蒙皇帝陛下，敦大兼容，清明旁燭，賜之神翰，諭以至懷，君臣之時，嘗千載而難值，天地之造，豈一身之可酬！敢不自忘形迹之嫌，庶協神明之運。臣無任！

添差男勇句當江寧府糧料院謝表

臣某言，近輒冒昧陳乞男雱句當江寧府糧料院一次，伏蒙特恩添差者。去寄臥家，猶尸厚祿，祈榮及嗣，更荷殊私。（中謝）伏念臣汗馬之勞，初無可紀，舐犢之愛，乃敢有言。顏雖腆以知慚，心固甘於獲譴，豈謂陛下矜軒幄之舊，錄簪屨之微，示特出於上恩，俾遽叨於世祿，繫曲成之造化，弗以遐遺，徒共誓於糜捐，安能仰稱？臣無任。

詔以所居園屋爲僧寺及賜寺額謝表

臣某言，基迹叢祠，冀鴻延於萬壽，錫名扁榜，竊榮遇於一時。臣生乏寸長，世叨殊獎，賤息奄先於犬馬，頽齡俯迫於桑榆，獨念親逢，莫有涓埃之補報，永惟宏願，豈忘香火之因緣。伏惟皇帝陛下，俯徇祈誠，特加美稱。所懼封人之祝，終以堯辭，乃塵長署之園，遽如佛許。仰憑護念，誓畢熏修。臣無任！

依所乞私田充蔣山太平興國寺常住謝表

臣某言，緣恩昧冒，方虞臆上之誅，加意昇矜，遂竊終天之幸。伏念臣少嘗陔陬，晚誤褒崇，榮祿雖多，不逮養親之日，餘年向盡，更爲哭子之人；追營香火之緣，仰賴金縉之賜，尙復祈恩而不已，乃將徼福於無窮。伏蒙陛下眷遇一於初終，愛恤兼夫存沒，特撓常法，

俯成私求，雖老矣無能，莫稱漏泉之施，若死而未泯，豈忘結草之酬！臣無任。

辭免司空表二道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三班差使崔汝諧至奉宣詔旨及齋賜制誥一道，除授臣司空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餘如故者。使軺馳授，祇忝明恩，家巷臥居，敢叨虛獎。（中謝）竊以事官之所命，異於時制之今除，名稱三公，班序一品，逢辰特幸，稱位實難。臣晚玷誤恩，營尸劇任，曾無尺寸，粗報眷憐，獨有丘山，莫知負載；荒遠櫻痾之久，休明嗣服之初，緜力薄材，適甘於屏弃，高秩厚禮，更冒於褒崇，推器與名，恐身累國。仰祈遷令，追寢贊書，庶以衰殘，獲所安之終吉，亦令蹇淺，免非劇於具瞻。臣無任！

一

臣某言，近具表乞追寢恩命，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隆施所逮，懇辭弗命，輒冒天威，更輸微款。（中謝）臣事勞無紀，操行不修，居竊萬鍾，初未知於辭富，坐彌九載，方有俟於黜幽，豈圖邦命之新，尙眷求人之舊，寵靈覃被，危厲增加，位高疾顛，力少任重，

實前修之切戒，敢小醜之冒膺。仰冀睿明，顧憐衰朽，改茲非服，免貽官謗之憂，宥以罔功，使獲里居之佚。臣無任！

乞致仕表

此表不曾奏發，後檢見遺藁。

臣某言，瘵以曠官，嘗恃食功之舊，老而辭祿，敢忘知止之廉，輒冒天威，具輸微款。伏念臣小聞寡識，薄力淺材，信獨善以一心，昧自營之百慮，久辜視遇，特幸遭逢，昔也壯時，尚無可紀，今而耄矣，豈有能爲，敢望睿明，許之致仕，實矜危朽，賜以全生，庶以衰殘，豫佚太平之樂，亦令遲暮，免離大耋之嗟。

王安石全集卷六十一

表

賀冊仁宗英宗徽號禮成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狀報冊告仁宗皇帝，英宗皇帝徽號禮成者，肇稱緝禮，追薦鴻名，揚二聖之闕休，風四海以純孝，惠心昭假，釐事備成。臣（中賀）恭惟仁祖，以堯之巍巍不冒，區夏英考，以舜之業業，祇承廟祧，紹隆德至於難名，崇報義存於無已。皇帝陛下，仰稽前憲，俯采庶言，命冊使而致嚴，告匱主而歸美，神靈率籲，其啓後於無疆，品庶交欣，以奉先而不匱。臣備叨殊眷，獲睹上儀，顧久負於沉痾，乃獨妨於旅進。

賀景靈宮奉安列聖御容表

臣某言，新一代之上儀，極二端之美報，經始有俶，實自容謀，歡成無疆，乃惟衆志。臣（中賀）竊以闕宮鬼享，周特腆於姜嫄，原廟神游，漢獨隆於高帝。遠或遺祖，近止及親

。恭惟皇帝陛下，服卑惟卽功，食非以致孝，嚴祖宗之衆像，依仙釋而異宮，館御因時，初豈忘於苟簡，修除備物，乃有待於純熙，宸宇祕嚴，扁榜崇麗，裸獻式序，妥侑維時，藐然往初，敦此倫擬。臣久尸榮祿，尚負宿痼，聞釐事之旣成，與羣情而偕樂。臣無任！

賀哲宗皇帝登極表

臣某往，伏觀赦書，皇帝陛下，今月五日登寶位者，郊廟神靈，永有宗依，華夏蠻夷，永有歸賴。（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光御歷服，大承統緒，以聖繼聖，純祐無疆，臣遭遇先朝，久叨榮祿，不獲奔走，瞻望清光！臣無任！

賀升祔禮成表

臣某言，伏觀進奏院狀報七月十二日升祔禮成者，涓選休辰，肇稱吉禮，神靈底豫，品庶交欣。（中賀）竊以登儷紫庭，歸配清廟，於稽在昔，有舉維時。恭惟皇帝陛下，德茂承祧，志深念祖，倣唐文而制作，致舜孝於烝嘗，釐事旣成，歡心溥協。臣尙嬰衰疾，久隔清光，陪九賓之臚傳，獨無厚幸；偕四方而來賀，徒有微誠。臣無任！

英宗山陵禮畢慰皇帝表

臣某言，須百祀之材，已襄葬故，設九虞之主，方考禘儀，伏惟皇帝陛下，德懋欽明，道隆勤孝，雖送終之禮已備，而追遠之念甫深；惟順變以抑哀，實含生之至願，臣限分鎮守，阻豫班朝。臣無任

慰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宮車云返，陵邑既營，凡在照臨，豈勝摧慕。伏惟太皇太后，道侔坤育，仁出天成，永懷愛孝之隆，尤積悲恫之感，稍舒慈念，實慰輿情。臣叨備從官，限分符守，徒有攀號之至痛，初無辨護之微勞。臣無任！

慰皇太后表

臣某言，威靈有集，方禘於廟祧，感慕無窮，外覃於蠻貊。伏惟太后比賢任姒，續慶塗莘，祇協孫謀，克襄大事，地非蒼梧之遠，勢有霸陵之安，唯割至哀，尙膺遐福。臣備官有守，奔問無階。臣無任！

英宗祔廟禮畢慰皇帝表

臣某言，七月而葬，既克奉於寢園，萬世不朽，遂崇成於廟室，凡居覆燾，同盡攀號，

伏惟皇帝陛下，膺保聖神，踐行仁孝，纏哀罔極，率禮無違，仙遊既集於宗祊，聖念彌勤於翼室。仰祈順變，俯瞻含生。臣符守所櫻，班朝莫豫。臣無任！

慰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威靈來返，祠廟有嚴，序陳昭穆之倫，定列祖宗之次，哀號罔極，遐邇所同。伏惟太皇太后，功佐帝圖，德齊坤載，永惟孝憂，尤積悲懷，冀紓天性之慈，以永母儀之福，臣無任！

慰皇太后表

臣某言，宗祏告成，皇靈來燕，凡居覆露，同盡哀摧。伏惟太后協慶塗山，比賢太姒，方正坤儀之位，上同乾施之仁，虞祔奄終，攀號靡極，冀哀恫之有節，膺福履之無疆。臣附守州符，阻趨天陛。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昇遐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上天降禍，太皇太后，奄棄大養。伏惟皇帝陛下，攀號感慕，聖情難居。臣限以衰疾在遠，不獲奔赴闕庭。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啓殯及復土返虞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日月徂遷，伏承太皇太后，詠辰協吉，肇啓殯宮，聖情攀號，何以勝處！
恭惟皇帝陛下，聖孝發中，天報備至，感嘆摧咽，遐邇一情。臣無任！

二

臣某言，伏承太皇太后，神宮復土，奄及返虞，聖心傷摧，何以勝處！恭惟太皇太后，天助懿德，以扶昌運，輔佐保佑，功施三朝。粵自棄捐宮闈，爰及襄事，陛下哀恫夙夜，發於至情，追奉致隆，有溢常禮，顯情報德，內外單盡，孝治所形，人用感歎！臣伏限在遠，無緣奔走瞻望闕庭。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承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既克禮成。伏惟望帝陛下，聖孝終始，哀慕難勝，日月徂遷，禮有順變。伏望少抑至情，以幸天下。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菴祥除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日月流邁，太皇太后，捐棄大養，奄及菴祥，仰惟聖孝，攀慕無極！伏望

深加裁抑，以幸萬方；臣限以衰疾，無緣奔詣闕庭。臣無任！

正旦奉慰表

臣某言；伏以日晷流邁，歲歷肇新，太皇太后，棄捐宮闈，奄歷時序。伏惟皇帝陛下，聖孝天至，感慕難勝，臣以衰疾，無緣奔走瞻望闕庭。臣無任！

魯國大長公主薨慰衣

臣某言，伏覩進奏官狀報魯國大長公主薨背，伏惟聖情痛悼，臣以衰疾，無緣奔走。伏望以理寬釋，俯慰羣情，臣瞻望闕庭。臣無任！

八皇子薨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八皇子薨背。伏惟聖情悲悼難任，敢乞抑割天慈，以幸萬邦。臣瞻望闕庭。臣無任！

八皇子葬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聞鄆王襄事有日，靈輜卽路。伏惟聖情悲悼難勝，敢乞割抑天慈，以幸天下，臣瞻望闕庭。無任！

謝宰相笏記

祇荷寵黨，載懷感懼。竊念臣志雖慕古才，不逮時誤，蒙記憐特賜收用。伏惟皇帝陛下，紹膺天統，遵養聖功，旁招雋良，橫及疎賤，誓當罄竭，仰稱寵光！臣無任！

謝翰林學士笏記

含哀去國，扶憊造朝，黼座禁嚴，許之燕見，玉堂闕麗，賜以叨居，申飭使人，就傳德意，事雖有故，寵實非常，莫知報稱之謂何，徒荷眷求之如此！臣無任！

常州謝上表

臣某言，以貧擇利，以病辭官，此於督責之朝，皆在譴訶之域。（中謝）伏念臣比在羣牧，常求外官，蒙恩朝廷，改職畿縣；未識賢之力，已纏悻眩之痼，區區本懷，懇懇自訴，遂蒙優詔，特與便州，維臣之愚，所學非敏，受祿則辭，貧而取富，當官則讓，劇而求閒，使有以臨，知罪其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照萬物，寬惠四方，在宥而不探其可誅，因能而不責其所乏，顧雖無用於當世，嘗以有聞於先臣，思報所蒙，敢忘盡瘁！然而州郡撫循之勢，患在數更，官司考課之方，要諸久任。惟此弊邑，比多凶年，歲行兩周，守吏八易，當

郡人煩勞之後，以臣身疲病之餘，自非少假以歲時，將必上孤於器使！所祈降鑒，姑使息肩，則斷斷一臣，不獨免於大戾；元元萬室，儻有望於小休。臣瞻天禱聖！臣無任。

南郊進奉表

江寧

臣某言，伏以郊兆宗祈，臣工顯相，慶九畿之藩屏，備萬物之貢獻，前件物掌於邦，財歛自民，職竊覩燎禋之盛，式修幣獻之常。臣無任！

代鄆州韓資政謝表

臣某言，祕殿升華，名臣借重，寵靈溢分，媿懼交懷！（中謝）竊念臣世系單平，天姿滯固，親逢文雅之會，首玷秀廉之科，黽勉在公，優遊過紀，被蒙眷與，度越等夷，省寺備官，禁庭充衛，分無可采，懼抵冒於憲章，寸有所長，使裨參於治政，朴忠自信，智慮罕通，未盡將明之才，已干訶譴之典，至寬之度，橫貸其愆，褫夫左右之聯，寄以東南之屏，敗財傷錦，宜有衆多之譏，增秩賜金，本非平素之望，敢圖上聖，復眷孤臣，就徙通班，改司善部，惟汶陽之奧壤，乃魯服之大邦，豈繫薄材，稱是煩使。此蓋皇帝陛下遇臣之造，於遠不忘，燭物之明，雖微必逮，追惟躋履之舊，特借叢雲之休，切自揣循，將安報稱，敢不激

昂，志尙陳悉，政經宣布詔條之寬，綏安風俗之厚，庶幾一得，少補萬分。臣無任！

代王魯公乞致仕表

德用

臣某言，臣聞下之所以忠於上，力已愆則不敢瘞厥官，君之所以愛其臣，年已至則不思勞以事，敢緣茲義，冒盡所言。（中謝）伏念臣以斗筭之材，加犬馬之齒，比嘗得謝，誤復見收，血氣旣衰，日月逾邁，固已積妨賢者之路，豈獨多曠朝廷之儀？伏望聖慈，許令致仕，則賴天之力；使終晚節之優游，訖臣之身，得免大誅之憤眊，臣無任！

一一

臣某言，愚臣之在暮年，禮當求去，聖主之於舊物，恩不忍捐，顧在禮之可言，敢緣恩而苟止。（中謝）伏念臣起身疵賤，逢世休嘉，年除歲遷，遂塵於非望，夙興夜寐，常媿於無勞。惟是寵榮，殊非所欲，矧知固陋，豈敢爲高？徒以歲路之向窮，不勝人言之甚衆，爭前而冒寵，則辱之在後也或多，蓋衆以擅榮，則患之及身也常酷，是亦有傷於國體，豈惟無補於臣身？此臣所以迫切於歸誠，而彷徨於受命也。況陛下接三后之烈，享百年之平，勢盈則非易以持，法久則當通其變，此誠致慎於安危之際，而責難於將相之時。雖臣膂力之方剛

，亦宜知止，豈此餘生之無幾，尙可妨賢。伏望天慈，俯循人欲，上以終愛人之德，下以免累國之誅，則膂力旣愆，雖負捐軀之素志，餘忠未訖，猶知請祝於明時。干冒宸嚴。臣無任

！

三

臣某言，竊以將相之權，臣之所貪得，君親之命，臣之所憚違，懇懇至於辭說之窮，區區亦惟義理之迫。（中謝）伏念臣典司機密，陪輔清光，年之侵尋，職以曠廢假，息幸蒙於寬政，引身輒旬於餘年，豈期愚衷，未動聖察，令臣股肱便敏，足以趨賓贊之儀，耳目精明，足以副謀謨之託，雖知當退，猶願自強；奈何獨以罷癱之軀，而欲久私要劇之地，自計且知其不可，人言孰以爲當然？伏望聖慈，哀憐惻愍，無空敦獎，使得罷休。臣無任！

代人賀壽星表

臣某言，上靈儲祉，南極效祥，凡在觀瞻，實增慶忭。伏以皇帝陛下，紹休三聖，博愛萬方，唯乾則之秉常，宜星文之底應。臣叨塵要近，親會休嘉，豫聞太史之占，敢後封人之祝，臣無任！

代人上明州到表

臣某言，奉勅差知明州，已於某月到任訖，夷越故區，東南窮處，施澤之下，歡然有生，庇身於茲，坐以無事。（中謝）臣受材素薄，推數頗奇，居有朴忠之心，進無通顯之路，晚塵卽位，頗切羣章，歸待臯於省中，退得藩於海上：自初受命，以至造官，歷年兩周，取道萬里，備更艱阨，職臣之分使然，卒就宴安，賴上之恩抵此。餘年且索，膂力已愆，尙何施爲，可以報稱，於苟利國家之事，靡所不思，及未填溝壑之時，庶幾無愧。臣無任！

代王魯公德用乞罷樞密使表

臣聞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自惟賤官之守，猶或不敢冒居，況於任重責大，安危所繫，豈其癡昏憊耄，可以久鑿，敢緣前言，上冒聖聽。伏念臣以疵賤之身，遭逢陛下拔擢，兼官將相，典領機密，內之無陪輔將明之効，外之無折衝禦侮之勞，是陛下



王安石全集卷六十二

論議

郊宗議

伏奉聖問撰議繳進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二者皆配天也。或於郊之圓丘，或於國之明堂，或以冬之日至，或以季秋之月，或以祖，或以禘，或曰配天，或曰配上帝，其義何也？對曰：天道升降於四時，其降也與人道交，其升也與人道辨，冬日，上天與人道辨之時也，先王於是乎以天道事之秋，則猶未辨乎人也，先王於是乎以人道事之；以天道事之，則宜遠人，宜以自然，故於郊，於圓丘；以人道事之，則宜近人，宜以人爲，故於國，於明堂。始而生之者，天道也。成而終之者，人道也。冬之日至，始而生之之時也。季秋之月，成而終之之時也，故以天道事之，則以冬之日至，以人道事之，則以季秋之月。遠而尊者，天道也；邇而親者，人道也。祖遠而尊，故以天道事之，則配以祖；禘邇而親，故以人道事之，

則配以禘。郊，天祀之大者也，徧於天之羣神，故曰以配天；明堂，則弗徧也，故曰以配上帝而已。夫天與人，異道也，天神以人事之，何也？曰所謂天者，果異於人邪？所謂人者，果異於天邪？故先王之於人鬼也，或以天道事之，蕭合稷黍臭陽達於牆屋者，以天道事之也。嗚呼，天人之不相異，非知神之所爲，其孰能與於此？此禮也尙矣。孔子何以獨稱周公曰：嚴父配天者，以得天爲盛，天自民視聽者也，所謂得天得民而已矣。自生民以來，能繼父之志，能述父之事，而得四海之驩心以事其父，未有盛於周公者也。

答聖問賡歌事

臣聞叙有典，秩有禮，命有德，討有辜，皆天命也。人君能勅正則治，不能勅正則亂，所以勅之不可以無，其爲一也。然爲於可爲之時則治，爲於不可爲之時則亂，故人君不可以不知時。時有難易，事有大細，爲難當於其易，爲大當於其細，幾者，事細而易爲之時也，故人君不可以不知幾。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此之謂也。人君雖知此，然賢臣不心悅而服從，則不能與事造業而熙百工，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此之謂也。夫欲股肱之喜，蓋有其道矣。蓋人君率其臣作而興事，在明乎善而已。明乎

善在所爲法以示人者，當所爲法以示人者，當乃股肱之所以喜也。股肱喜而事功成，事功成而能屢省以不怠廢，此又股肱之所以喜也。爲是者，在欽而已矣。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此之謂也。蓋憲者爲法以示人之謂也。所爲法以示人者，當率法慎爲能，然欽慎而不明乎善，亦何能濟？故人君者以明乎善爲難；苟明乎善矣，則人臣孰敢爲不善？人臣無敢爲不善，事其有不治者乎？乃廣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之請也。人君不務近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而苟欲以耳目所見聞，總天下萬事而斷之以私智，則人臣皆將歸事於其君而不任其責，淫辭邪說並至，而人君聽斷不知所出，此事之所墮也。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之謂也。然則人君欲股肱良而庶事康，不在乎他，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不可以責諸人也。伏惟天錫陛下以堯舜之材，自秦漢以來，欲治之主，固未有能髣髴者，然百工未熙，庶事未康者，殆所謂近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者尚有所缺，而非可以他求也。臣昨日蒙德音喻及尙書廣歌之事，而愚僮冷卒，言不及究，故敢復其所聞以獻，伏惟聖心加察幸甚！

看詳雜議

臣今月二日，至中書會公亮傳聖旨以雜議一卷，付臣看詳。臣謹具條奏如後：

議曰：官有定員，則進趣雖多，不能爲濫，宜定臺省監寺之員，須有闕，然後用。

臣某曰，今之臺省監寺之官，雖名曰職事官，而實非前代之所謂職事官，而與前代刺史等所帶檢校官無以異。前代檢校官之類，亦不能定員，待有闕，然後擬。前代所謂職事官，卽今所謂差遣是也。今之差遣，固已有定員，須有闕，然後用人矣。若欲令今所謂職事官亦有定員，則今職事官以差遣員數校之，幾至兩倍；而有功有考當陟者，又未有以禦之，欲有定員，所謂可言而不可行者也。

議曰：內外之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

臣某曰：前代有勳官，有散官，有檢校官，有職事官。勳官散官，當其有擢，則皆得議請減而應免官，則又可以當官。而檢校官與今行守之官無異，故朝廷與奪，皆足以爲人榮辱利害。今散官，勳官，檢校官，既不足以爲人榮辱利害，爲人榮辱利害者，唯有職事官與差遣而已。今若令內外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則是丞郎知州謂之刺史，京朝官知州亦謂之刺史，不知職事官之貴賤，何以別乎？又其祿秩位次，不知當復

如何；若同之，則理不可行，若不同，則與未名之時又何以異？臣以爲今州郡長吏謂之知州，非不正名，所領職事官乃與前代刺史等帶檢校官無異，何傷於正名而欲改之乎？且漢以丞相史刺察州郡謂之刺史，今欲名州郡長吏爲刺史，則何得謂之正名？

議曰罷官而止俸

臣某曰，文王治岐，仕者世祿，武王克商，庶士倍祿；蓋人主於士大夫能饒之以財，然後可責之以廉恥。方今士大夫所以鮮廉寡恥，其原亦多出於祿賜不足，又以官多員少之故，大抵罷官數年而後，復得一官；若罷官而止俸，恐士大夫愈困窮而無廉恥。士大夫無廉恥，最人主所當憂，且節財費省之大，原乃不在此。議者但知引據唐事，乃不知唐時官人俸厚，故罷爲，前資未至困之；今官人俸薄，則與唐時事不得同；且不吝於與人以官，而欲吝於與官以祿，非計之得也！

議曰：以釐務實日併爲三年，以叙磨勘之法，以符考績之義。

臣某曰：今欲以釐務實日併爲三年，以叙磨勘之法，竊以爲不釐務者，非人情之所欲也。釐務者，非人情之所苦也。今等之無功，而釐務則計日得，遷等之無辜，而不釐務則不得

計日而遷，恐未足以符考績之義，而適足以致不均之怨也。且黜陟之法，務在沮勸臬功，不知立法如此，有何沮勸！

議曰置兵部審官院

臣某曰：崇班以上，置兵部審官院，此恐可議而行；然崇班以上，差遣盡付之兵部，則不可行。當約文字之法，相度所任輕重緩急，有付之審官者，有屬之樞密者，至於磨勘則官視卿監以下，皆付之兵部審官，可也。

議曰置兵部流內銓以代三班及置南曹

臣某曰：三班院無以異於兵部流內銓，何必以代三班乎？今三班自無闕事，而又增置南曹，則非省官之意。

議曰廢江淮荆浙發運

臣某曰：江淮荆浙發運使嘗廢矣，未幾復置者，以不可廢故也。蓋發運使廢，則其本司職事，必令淮南轉運使領之，淮南轉運所總州軍已多，地里已遠，而發運司據六路之會以應接轉輸及他制置事亦不少，但以淮南轉運使領發運，則發運一司，事多壅廢，此蓋其所以廢

而復置也。臣比見許元爲發運使時，諸路有歲歉米貴，則令輸錢以當年額，而爲之就米賤路分糴之，以足年額，諸路年額易辦，而發運司所收錢米，常以有餘，或以其餘借助諸路闕乏，其所制置利便，多如此類，要在揀擇能吏以爲發運而已，廢之不爲便也。

議曰廢都水監

臣某曰：都水監亦恐不可廢。今議者以謂比三司判官主領之時，事日煩，費日廣，舉天下之役，其半在於河渠隄埽，故欲廢之，此臣之所未喻也。朝廷以爲天下水利，領於三司，則三司事叢不得專意，而河渠隄埽之類，有當經治而力不暇給，故別置都水監，此所謂修廢官也。官修則事舉，事舉則雖煩何傷？財費則利興，利興則雖費何害？且所謂舉天下之役，半在於河渠隄埽者，以爲不當役而役之乎？以爲當役而役之乎？以爲不當役而役之，則但當察官吏之不才，而不當廢監；以爲當役而役之，則役雖多，是乃因置監，故吏得修其職，而無廢事也。何可以廢監乎？且今水土之利，患在置官不多，而不患其冗也。

議曰合三部句院

臣某曰：三部句院，臣未知其詳。然恐由近歲三司帳籍鉤院？法大壞而不舉，故三司句

院有事簡處，若不然，則此三部句院理不可合。

議曰：提舉百司，不當用內制，但用如張師顏者。

臣某曰：提舉百司，多用內制，而今患其與三司並行指揮庫務，異同難稟，臣以爲唯權均體敵，乃可以相檢，制事有異同，則理有枉直，近在闕門之外，則非理皆得上聞，庫務官司，亦何嫌於難稟。今若只用如張師顏者一人，與三司表裏綱紀細務，則恐與三司權不均，體不敵，雖足以綱紀細務，而三司措置百司失理，莫能與之抗議。今使內制一人總其權，以敵三司，又使如張師顏者一人，躬親點檢細事，小既足以究察諸司姦弊，大又足以檢制三司，如此處置，未爲失也。若以爲費而當省，則提舉百司於內制，但爲兼職，廢之何所省乎？

議曰廢宮觀使副都監

臣某曰：宮觀置使提舉都監，誠爲冗散，然今所置，但爲兼職，其有特置，則朝廷禮當尊寵，而不以職事責之者也。廢與置，其爲利害亦不多，若議冗費，則宮觀之類，自有可議非，但置使提舉都監，爲可省也。

議曰外則并郡縣

臣某曰：中國受命至今，百餘年無大兵革，生齒之衆，蓋自秦漢以來莫及。臣所見東南州縣，大抵患在戶口衆而官少，不足以治之，臣嘗奉使河北，疑其所置州縣太多，如雄莫二州，相去纔二十餘里，聞如此者甚衆，其民徭役固多，財力彫弊，恐亦因此；然臣不深知其利害，不敢有言。

議曰：詔執事之臣，下逮有司，俾行審官銓選之職，稍稍寬假，使時有簡拔。

臣某曰：今朝廷使監司守倅及知雜以上，各以所知同罪，薦舉人材，然尙患其所舉，不如舉狀，今若令有司行審官銓選之職，時有簡拔，臣恐以一二人之耳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材，而所簡拔，不足以塞士大夫之非議，又其所任或不免交私，則於時政徒有所損而已。

議曰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給筆札，條爲治目，不拘文辭，咸以事對，命官考驗有理趣者，除縣令，三考績效有聞，委提刑轉運上其實狀，除京官，再入兩任知縣，如政績顯白與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

臣某曰：議者以爲近世縣令，最卑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不問其人材如何，但非賊

犯，則以次而授焉，其非重民安本之誼。臣以爲今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皆有三人舉，主乃得爲縣令，非不問其人材如何，而特以次授也。蓋近歲朝廷舉令之法最善，故近歲縣令，亦稍勝於往時；但朝廷誘養之道未純，督察之方未盡，大抵人才難得，非特縣令乏人，今議者欲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欲除以爲令，則與舉令之法，無甚異也。若欲以筆札條對求治民之材，臣恐不必得治材之實，但得能文辭談說者爾。又以爲績效有聞，則提刑轉運上其實狀，卽除京官，若令提刑轉運舉者至於五人，而後與轉京官，則得轉京官者少，若但要提刑轉運舉狀，不必五人而後轉，則如此選擢之人，何以知其賢於舉令而邊優異之？如此又以爲兩任知縣，政績顯白與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不知政績如何而可以謂之顯白？若有殊尤可賞，則朝廷自當選擢，及有升任指揮；若不用以致選擢及升任指揮，則其政績不爲甚異，政績無甚異，而更不用關陞之法，便減一任通判與除知州。臣恐入知州者愈冗，而所除又未必賢。

右臣所聞淺陋，不足以知治體，謹具條奏，并元降雜議封上，取進止。

詳定十二事議

起居舍人司馬光起請舊官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遣爲十二等，以進退羣臣十二等之制；宰相第一，兩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轉運使，第五提點刑獄，第六知州，等七通判，第八知縣，第九幕職，第十令錄，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其餘文武職任差遣，並以此比類爲十二等，若上等有闕，則於次之中擇才以補之，奉聖旨兩制詳定聞奏，王珪等詳定司馬光起謂難盡施行外，致治之要，在任官之久，欲乞知州令滿三年爲一任，通判人緣審官院見今員多闕少，候將來差遣得行亦別取指揮，知縣人今後初入者並滿六周年方入通判，仍乞下審官詳定條約聞奏者，臣愚以謂司馬光十二等之說，王珪等旣以爲難行，而珪等所議知州三年爲一任，知縣六年方入通判，亦無補於官人失得之數。朝廷必欲大修法度，甄序人材，則以至誠惻怛求治之心，博言天下，議論之士而與之反復，必有至當之論可施於當世，凡區區變更，而終無補於事實者，臣愚，竊恐皆不足爲。



王安石全集卷六十二

論義

易泛論

柔巽隱伏，制得其道，則易制者魚也，民之象也，小人女子之象也，貪暴而止乎高者，隼也，貪竊而動乎陰者，鼠也，狐·疑也，不果也，牛·順而強也，羊·很也，羊前其剛以觸者也，鮒·物之在下汗而微者也，鳥·飛而止則困者也，雉·文明見乎外者也，豹·文之蔚然者也，虎·文之炳然者也，虎豹剛健，君子大人之象也，虎之搏物，擬而後動，動而有獲者也，鶴·潔白以遠舉，鳴之以時而遠聞者也，鴻·進退以時而有序者也，禽·飲井之無擇者也，獾·豕之牙能畜其剛而不可犯者也，豕·汗穢也，豚·豕之微者也，龜·有靈德潛，見以時而不志於養者也，龜·人之所恃以知吉凶者也，龍·天類也，能見、能躍、能飛、能雲雨、而變化不測，人不可係而服者也，馬·地類也，能行而係乎人，其爲物有常者也

鬼、物之無形者也，几、尊物也，所馮以爲安者也，牀、安上以止者也，車、載其上以行者也，輪、有運動之材，而非車之全也，可以爲軍之一器者也，輿、有承載之材，而亦非車之全者也，輻、車輿所以行者也，缶、圓虛以容而應者也，矢、直而利乎行者也，弧、攻遠之器也，鼎、成物之器也，鉉，所舉鼎而行之者也，鼎、耳虛中以受鉉者也，瓶、井之上水者也，甕、井水之已出乎上而受之者也，筐、女所以承實者也，匕鬯、所以事宗廟社稷之器也，樽、酒饗貳祭之約也，貳簋、享之約也，幽而能正時者斗也，暮夜者、陰盛之時也，日中者、豐之時也，日昃者、過中當退之時也，晝日者、明進已盛，而未至乎中之時也，日中則照天下矣，日以明進至晝日、其極盛也，甲、仁屬也，庚、義屬也，月幾望陰而不亢也，雲、陰上也，雨、陰陽應也，霜、陰剛之微也，堅冰、陰剛而疑陽也，膏、陽之澤也，血、陰之傷也，汗、出而不反也，膚、柔物之爲間而易侵者也，趾、在下而行者也，拇、在下之微而無能爲者也，腹、容物者也，頡、上體之見乎外而無能爲者也，臀、下體之無能爲者也，身、躬己也，頂、首之上者也，面、見乎外者也，心、體之主也，限、上下之所同也，鬢、上體之接乎限者也，須、柔而附剛者也，陽、物之節也，背、體之不接乎物而上者

也，尾、後也，首、先也，上也，足、下也，角，剛之上窮者也，肱、上體之隨而附者也，股、下體之隨而附者也，腓、趾之上，股之下，而體之隨而附者也。垂、其翼下也，耳、所聽也，東北、止以近險也，西南，學順以遠險也，西南，衆也，南、明也，西南，坤之地也，東北、違坤之所也，西、陰所也，東、陽所也，左、下也，右、上也，載者、載上也，負、後也，負者、下道也，乘者、上道也，載鬼、以鬼爲在上也，負塗、以塗爲在後也，往、從之也，往之外也，往之上也，來之已也，來之內也，渝、變其德也，億、安也，居、不行也，安、以靜居也，逐、從求之也，血、去不來也，出、自穴出不去也，復、反而復其所也，反、自外來而復也，見、見彼也，處、不行也，征、進也，盤桓、動未進也，枕、止而安之也，動、方征也，起、方往也，遇、逢而見之也，躋、升也，孕、女之得其配也，以、有爲而未功也，字、育女之功也，田、興事之大者也，弋、興事之小者也，飛、宜下不宜上者也，且、方然也，或、疑辭也，方也，後也，乃、徐也，方、此爻之時未可以然也，要、其終則然也，田、平夷著見之地也，非，龍之所宜宅也，大川、險也，沙、近險而無難也，泥、則近險而有難也，沛、澤之困乎木者也，穴、陰之宅也，在穴、動物在陰之小者也，淵、龍之宅也，在

天、則龍有爲之地，陸、高平也，陵、陸之大也，塗、汚也，井、泥濁也，谷、下也，井谷、旁出而下流也，鯀、乘剛也，石、堅而不動者也，金、剛而趣變者也，玉、溫潤粹美，剛而不可變者也，干、鴻之在下而不失其宜者也，鴻、所宜居者也，桷、虎之在上者也，株、木不能庇蔭其下者也，磐、進於干而不失其安者也，甘、物之所美也，苦、物之所惡也，黃、地色也，玄、天色也，黃中之見乎色者也，白、成色之主也，白未受飾乎物者也，朱、天子飾下者也，赤、人臣飾下者也，泣、血，陰之憂也，涕、憂之見乎容貌者也，號、嗟、憂之見乎音聲者也，號、嗟、甚乎嗟者也，藩、內外之隔也，廬、人所庇也，升、虛、邑小而易之也，升階、平地以方升以漸升而得位也，伐、邑者、小之也，伐國、大事也，伐邑、小事也，城、地道上承而外扞也，復于陸、則不上承，不外扞矣，墉、扞外以保內也，自、下之高者也，二、窞、陰象也，門、陰象也，戶、陽象也，易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易、象之大概，見於乾坤之說，推而長之，則凡易之象，可不疑矣，棟、室壁之所恃也，野、空曠也，同人、于野無適莫也，龍戰于野、無君臣也，邑、有事之地也，趨、時而爲之者也，郊、遠乎有事之地，次、師旅之安舍也，巷、出門庭而未易道也，自牖、自幽以即明也，婚媾、

內外之合也，鄰、比已者也，妻、配也，王母、幽以遠也，以父爲陽，以母爲幽也，以母爲近，則王母爲遠也，妣，以順配祖者也，臣、以順承君者也，考、父之有成德之稱也，長子、一也，弟子、不一也，僕、卑以順也，童、未有與也，婦、一乎順者也，妾、配之不正者也，士、未成夫之辭也，女、未成婦之辭也，娣、女歸而不得正配者也，衣、上飾也，袂、所以窒隙也，裳！下之飾也，鞶帶、在下體之上而以柔爲飾也，袂、體乎衣者也，囊、所以畜物也，芻、所以蔽車也，履、踐下而承上也，履、上道也，載、下道也，不可、甚乎不利也，可、其爲利僅也，有凶、不必凶而凶在其中也，有厲、而厲在其中也，有悔、不必悔而悔在其中也。

卦名解

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故曰雲雷屯，屯已大亨，則雷雨之動，滿盈而爲解，故曰雷雨作解。動而免乎險，解、山下有險，非險在前也。可往而止焉，必蒙者也，故爲蒙。蹇則險在前者也，險在前，則不可以往，故爲蹇。彖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知者，反乎蒙者也。需、亦險在前也，其不爲乾健而進也，非若艮之止也，非坎之所能陷也，待時而進耳。

故爲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者之畜也。小者畜，則其畜亦小矣。故爲小畜。以小而畜大，非柔之中也，柔得位而不中，不中而上下應之，小畜之道也，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大者畜，則其畜亦大矣。故爲大畜。四陽過二陰，而陽得中，故爲大過，大過者，大者過也；大者過，則亦事之大過越也。四陰過二陽，而陰得中，故爲小過。小過者，小者過也。小者過，則亦事之小過越者耳。大有，能有大者也。大者，應之也，柔得尊位，大有者也。同人，同乎人者也，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者也。巽而麗乎內，故爲家人，止而麗乎外，故爲旅。少男長女必惑，山下有風必撓，蠱者，撓惑之名也；爲天下之蠱者，事也。故爲蠱。少女少男，男下女上，故爲咸。咸者，交感之名也，長男長女，男上女下，故爲恆。姤、陰遇陽故爲姤，陽終決陰故爲夬。柔履剛故爲履，履、禮也，禮者以柔履剛者也。剛應順而以動，故爲豫。上下交故爲泰，不交故爲否。以剛中爲主，而下順從，故爲比。順而止故爲謙。動而說故爲隨。大者在上，故爲觀，大者壯，故爲大壯。剛浸長以臨柔，故爲臨。臨者大臨小之名，故曰：臨者大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故爲賁。柔變剛爲剝，剝者，消爛之名也，剝窮上而剛反，故曰復。復者，反而得其所之名也。天下雷行，物應之故爲元妄；雷之感物，

物之所以應无妄者也。剛退故爲遯。明入地中故爲明夷。明者，傷於暗之名也。文王與紂，當其象矣。以爻考之，自三以下，周象也；自四以上，殷象也；明出地上，晉臣進之象卦也，明出地上，則方晝而未至乎中，中則照天下，晝則進之盛而不亢乎王者也。損上益下，主於自損者也，故爲益；損下益上，主於自益者也，故爲損。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凡女卦皆受損者也，凡男卦皆受益者也，損上益下，損下益上，此之謂也。巽乎木而上水，故爲井。以木巽火故爲鼎。明以動故爲豐。豐者，光明盛大之卦也。剛上下而實在其間頤中，有物之象也，頤中有物必噬，嗑則合矣，故爲噬嗑。嗑者有間而通之之卦也。上險下說，說以行險，故爲節。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故爲中孚。柳亦在內，可謂對矣。中孚者，至誠之卦也。无妄，則不妄而已。一陽陷於二陰，故爲坎。坎者，陷也。內明、水象也，一陰麗於二陽，故爲離。離，麗也。外明、火象也。水之爲物，陷者也，火之爲物，麗者也。推此則震、巽、艮、兌，可以類知之也。上火下澤睽，睽者，不合之名也，二女之卦也。火在水上未濟，未濟者，有濟之道也，男女之卦也。水上火下，男女相逮之卦也，故爲既濟。澤上火下，二女不相得之卦也。故爲革。不相得而相違，革之所以生也。以衆行險，故爲師。上剛

而下險，險而健，故爲訟。上動而下止，止而動，故爲頤。止而動，頤之道也。上說而下順，故爲萃。上巽而下險，險而巽，故爲渙。渙者，離散之名也。巽而免乎險，則不蹇。不困，下雖險，上巽而不健，則不訟。故爲渙而已。困則剛見揜者也，在難中者也，不可以不動矣，蹇則難在前者也，不可以往而已。故彖曰：利西南也。順而巽，其進也孰禦焉；故爲升止。而巽有止之道，故爲漸。歸妹者，歸女之卦也。妹，少女也。少女爲主於內，故曰歸妹。歸妹，女歸之以其時也。故曰動而說，所以爲歸妹也。陽在下則動而進，故爲震。進在陰上已得其所則止，故爲艮。內柔伏故爲巽。外柔見故爲兌。此其文皆在繫辭或彖繫所不言，以其所言，反求其所不言，則知其所以然也。

河圖洛書義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必出於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於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於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其出在於河龍善變。而尚變者，天道也，中於地者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其出在於洛龜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天地自

然之意，而聖人於易所以則之者也。

諫官論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爲公卿，或爲士，何也？爲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爲士；爲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爲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致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僭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爲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蠹蟲爲士師，孟子曰：「似也，爲其可以言也，盡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有官守者

，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爲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子之所謂士耳。吾以見其能爲也。待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待已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爲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敏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爲君，臣不失其所以爲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爲，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行，則是臣不得言而君恥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爲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曰嘗聞周公爲師，而召公爲保矣。周官則未之學也。

伯夷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爲說，既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爲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於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爲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爲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爲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爲之頌，以爲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痛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

，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爲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爲君，不仁也，武王之爲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獨太公哉？

王安石全集卷六十四

論議

三聖人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大。」聖之爲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

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尙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爲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爲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爲孔子也。然其所以爲之清，爲之任，爲

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爲賢人也。豈孔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般人以爲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爲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

周公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望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

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苟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鄆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苟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苟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子貢

予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爲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洪水

堯以爲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涿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爲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爲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修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思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不義而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爲矣。史記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以伐吳。說吳以救魯，復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霸，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於史考之：當是時，孔子貢爲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祿也。何以憂患爲哉？然則異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爲不義哉？借使有憂患爲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

行，雖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固不宜至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子貢雖好辯，詎至於此邪！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楊孟

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而尊榮壽考，不肖而厄窮死喪，莫非命也。論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豈性也哉？此學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爲不爲，命也；不肖而厄窮死喪，豈命也哉？此學乎楊子之言命，而不知楊子之指也。孟子之言性，曰性喜；楊子之言性曰善惡混；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楊子之言命，曰人爲不爲，命也。孟楊之道，未嘗不同，二子之說，非有異也。此孔子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者也。孟子之所謂性者，正性也。楊子之所謂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楊子之所謂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夫人之命，莫不有羞惡之性；有人於此，羞善行之不修，惡善名之不立，盡力乎善，以充其羞惡之性，則其爲賢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於此：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

多，盡力乎利以充羞惡之性，則其爲不肖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楊子之兼所謂性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賤而賤，梟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爲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楊子之所謂命也。今夫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則楊子豈以謂人之性而不以梟其人哉？亦必惡其失性之正也。才可以賤而賤，梟可以死而死，則孟子豈以謂人之命而不以梟其人哉？亦必惡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然則孟楊之說，果何異乎？今學者是孟子，則非楊子；是楊子，則非孟子。蓋知讀其文而不知求其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誣哉！

材論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爲者

，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富貴，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認認然以爲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爲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爲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臯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廐也，駑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跼齧，求其所以異者，蔑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則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及也。夫然後騏驥駉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爲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在

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修斲，簇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鶡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彊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觀武之所寶也。然用以敲朴，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槌。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傑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効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先，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道也。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鬥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命解

先王之俗壞，天下相率而爲利，則強者得行無道，弱者不得行道；貴者得行無禮，賤者不得行禮。孔子修身潔行，言必由繩墨，陳蔡大夫惡其議，已率衆而圍之。此乃所謂不得行道也。公行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出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說。孟子曰：「我欲爲禮也，方是時，不獨右師不說，凡與右師言者，蓋皆不說也。」此乃所謂不得行禮也。然孔子不以弱而離道，孟子不以賤而失禮，故立乎千世之上而爲學者師。右師陳蔡之大夫，卒亦不得傷焉，以其有命也。今不知命之人，剛則不以道御之，而曰有命焉，彼安能困我？由此則死乎巖牆之下者，猶正命也。柔則不以禮節之，而曰不出懼及禍焉，由此則是貧賤可以智去也。夫柔而不以禮節之，剛而不以道御之，其難免一也。故易旅之初六與上九同患。悲夫離道以合世，去禮以從俗，苟命之窮矣，孰能恃此以免者乎？

對疑

己亥，勅書自今內殿崇班以上，大喪，致其事，供奉官以下，則勿致。如其故，於是疑者：以爲供奉官以下，亦士大夫也；而朝廷獨遇之如此。顧而問曰：「今子以謂如何？」

嘗竊原朝廷之意以對曰：「先王之制，喪禮不飲酒，不食肉，不御於內，以致其哀感者；所謂禮之實，而其行之在我者也。不論其人之貴賤，不視其世之可否，而使之同者也。然而有疾，則雖賤者亦使之飲酒而食肉，此所謂以權制者也。或不言而事行，或言而後事行，或身執事而後行者，所謂禮之文，而其行之在物者也。論其人之貴賤，視其世之可否，而爲之節者也。視其世之可否而爲之節，故金革之事，則雖貴者亦有時乎而無辟，此所謂以權制者也。今欲使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大喪，則皆無以身執事，而從古者卿士大夫之禮，此固盛世之所宜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然而事又有先於此者：古之時，卿大夫之喪，所以聽身不執事者，爲其可以不身執事也。其可以不身執事者，何也？古之人君，於其卿士大夫之喪，所以存問養恤者，蓋不詘於其在事之時；其有大喪，而得不以身執事者，以其臣屬足使，而祿賜足以事養，故也。今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其素所以富養之非備厚也，一日使去位而治喪，則朝廷視遇與庶人之在野者無以異；庶人之在野者，所以葬祭其先人，畜養其妻子，有常產矣。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去位而治喪，則其使令非有臣屬，事養非有祿賜，一日無常產，則其窮乃有欲比於庶人而不得者。若用事者不爲之憂此，而曰汝必無以身執事，則亦有餓

而死者耳。然而世之議者，方曰今之小吏，去位而治喪者衆矣，吾未見有餓而死者，夫今之去位而治喪者，自非多積餘藏，有以活身，則孰能無以身執事者乎？今欲使之去位而治喪，故欲使其致喪之實，而無以身執事也；苟不能使之無以身執事而徒使之去位，則豈盛世之所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也。愚故曰：事又有先於此者，謂所以存問恤養士大夫如古之時者，今之所先也。夫明吾政以贍天下之財，而存問恤養士大夫如古之時，此吾之所易爲也。仰無以葬祭其先人，俯無以畜養其妻子，然且去位而治喪，無以身執事，以致古者士大夫之禮，此人所難行也。捨吾之所易爲而忽不謀，曰，是皆先王之事，非吾今日之所能爲也。操人之所難行而誅之不釋，曰，古之士大夫皆然，爾奚事而不爲？朝廷或者以爲此非先王以權制喪，內恕及人之道，故止而不爲。雖然，愚亦有疑焉。欲內恕以及人，而不爲吾之所易爲者，何也？」

王安石全集卷六十五

論議

洪範傳

五行，天所以命萬物者也；故初一曰五行。五事，人所以繼天道而成性者也；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人君所以修其心，治其身者也；修其心，治其身，而後可以爲政於天下；故次三曰農用八政。爲政必協之歲月日星辰歷數之紀；故次四曰協用五紀。既協之歲月日星辰歷數之紀，當立之以天下之中；故次五曰建用皇極。中者所以立本，而未足以趣時，趣時則中不中，無常也，唯所施之宜而已矣；故次六曰又用三德。有皇極以立本，有三德以趣時，而人君之能事具矣。雖然，天下之故，猶不能無疑也。疑則如之何？謀之人以盡其智，謀之鬼神以盡其神，而不專用已也；故次七曰明用稽疑。雖不專用已，而參之於人物鬼神，然而反身不誠不善，則明不足以盡人物，幽不足以盡鬼神，則其在我者，不可以不思；在我者

其得失微而難知，莫若質諸天物之顯而易見，且可以爲戒也；故次八曰念用庶證。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失其序，則六極之所集；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敬者何？君子所以直內也。言五事之本在人心而已。農者何？厚也。言君子之道施於有政，取諸此以厚彼而已。有本以保常而後可立也。故皇極曰建有。變以趣時而後可治也，故三德，曰乂。嚮者慕而欲其至也，威者畏而欲其亡也。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何也，五行也者，成變化而行鬼神，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者也。是故謂之行。天一生水，其於物爲精；精者一之所生也。地二生火，其於物爲神；神者有精而後從之者也。天三生木，其於物爲魂，魂從神者也。地四生金，其於物爲魄；魄者有魂而後從之者也。天五生土，其於物爲意；精神魂魄具而後有意。自天一至於天五，五行之生數也，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其成之者皆五，五者天數之中也。蓋中者所以成物也。道立於兩，成於三，變於五，而天地之數具其爲十也，耦之而已。蓋五行之爲物，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柔一剛，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惡，有醜有好，有

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萬物之變，遂至於無窮；其相生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語器也，以相治，故序六府以相克；語時也，以相繼，故序盛德所在以相生，洪範語道與命，故其序與語器與時者異也。道者萬物莫不由之者也，命者萬物莫不聽之者也。器者道之散，時者命之運，由於道，聽於命而不知者，百姓也。由於道，聽於命而知之者，君子也。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之至神，爲能與於此。夫火之於水，妻道也；其於土，母道也；故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唯天下之至精，爲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之所爲，在我而已。是故能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何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故水潤而火炎，水下而火下。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木者，陽中也。故能變，能變故曲直。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者，陰中也。故能化，能化故從革。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土者，陰陽沖氣之所生也。故發之而爲稼，斂之而爲穡。曰者所以命其物，爰者言於之稼穡而已。潤者，性也；炎者，氣也；上下者，位也；曲直者，形也；從革者，材也；稼穡

者，人事也。冬物之性復，復者性之所，故於水言其性；夏物之氣交，交者氣之時；故於火言其氣。陽極上，陰極下，而後各得其位；故於水火言其位。春物之形著，故於木言其形；秋物之材成，故於金言其材；中央，人之位也；故於土言人事。水言潤，則火燥，土溽，木敷，金斂，皆可知也。火言炎，則水洌，土蒸，木溫，金清，皆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皆可知也。推類而反之，則曰後，曰前，曰西，曰東，曰北，曰南，皆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圓，金方，火銳，水平，皆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潤，金革，皆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洫，火之爨冶，木金之爲械器，皆可知也。所謂木變者何？灼之而爲火，爛之而爲土，此之謂變。所謂土化者何？能燻，能潤，能敷，能斂，此之謂化。所謂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所謂火革者何？革生以爲熟，革柔以爲剛，革剛以爲柔，此之謂革金。亦能化，而命之曰從革者何？可以圓，可以平，可以銳，可以曲直，然非火革之，則不能自化也，是故命之曰從革也。夫金陰，精之純也，是其所以不能自化也。蓋天地之用五行也：水施之，火化之，木生之，金成之，土和之；施生以柔，化成以剛，故木撓而水弱，金堅而火悍，悍堅而濟以和。

，萬物之所以成也。奈何終於撓弱而欲以收成物之功哉？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寒生水，水生鹹，故潤下作鹹；熱生火，火生苦，故炎上作苦；風生木，木生酸，故曲直作酸；燥生金，金生辛，故從革作辛；濕生土，土生甘，故稼穡作甘。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則成而耦，以耦生則成而奇，寒之氣堅，故其味可用以奠；熱之氣奠，故其味可用以堅；風之氣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之氣收，故其味可用以散。土者，沖氣之所生也，沖氣則無所不和，故其味可用以緩而已。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脈奠則和，故鹹可以養脈；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筋散則不攀，故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墜，故甘可以養肉。堅之而後可以奠，收之而後可以散，欲緩則用甘，不欲則弗用也。古之養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能已人之疾者，蓋寡矣。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恭則貌欽，故作肅；從則言順，故作乂；明則善視，故作哲；聰則善聽，故作謀；睿則思無所不通，故作聖。五事以思爲主，而貌最其所後也，而其次之如此。何也？此言修身之序也。恭其貌，順其言，然後可以學而至於

哲；既哲矣，然後能聽而成其謀；能謀矣，然後可以思而至於聖，思者，事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思所以作聖也。既聖矣，則雖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可也。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何也？食貨，人之所以相生養也，故一曰食，二曰貨。有相生養之道，則不可不致孝於鬼神，而著不忘其所自；故三曰祀。有所以相生養之道，而知不忘其所自，然後能保其居；故四曰司空。司空所以居民。民保其居然後可教；故五曰司徒。司徒所以教民，教之不率，然後俟之以刑戮；故六曰司寇。自食貨至于司寇，而治內者具矣。故七曰賓，八曰師，賓所以接外治，師所以接外亂也。自食貨至於賓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空，司徒，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有物也。五紀：一曰歲，三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何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上考之星辰，下考之歷數，然後歲月日時，不失其政；故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歷者，數也；數者，一二三四是也。五紀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非特歷而已，先王之舉事也，莫不有時，其制物也莫不有數；有時故莫敢廢，有數故莫敢踰。蓋堯舜所以同律度量衡，協時月，正日

，而天下治者，取諸此而已。「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何也？皇君也；極，中也；言君建其有中，則萬物得其所，故能集五福以敷錫其庶民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何也？言庶民以君爲中，君保中則民與之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君中則民人中也。庶民無淫朋，人無比德者，惟君爲中而已。蓋君有過，行偏政，則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矣？「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何也？言民之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其所猷，所爲，所守之當否。所猷，所爲，所守，不協于極，亦不罹于咎，君則容受之而康汝顏色以誘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雖未可以錫之福，然亦可教者也，故當受之而不當譴怒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康而色之謂也。其曰我所好者德，則是協於極，則非但康汝色以受之，又當錫之福以勸焉。如此則人惟君之中矣。不言攸好聽則錫之福，而言曰：「子攸好德，則錫之福，」何也？謂之皇極，則不爲已甚也。攸好德然後錫之福，則獲福者寡矣。是爲已甚，而非所以勸也。曰「子攸好德，則錫之福，」則是苟革面以從吾之攸好者，吾不深探其心

，而皆錫之福也，此之謂皇極之道也。「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何也？言苟曰好德，則雖煢獨，必進寵之而不虐；苟曰不好德，則雖高明，必舉廢之而不畏也。蓋煢獨也者，衆之所違而虐之者也；高明也者，衆之所比而畏之者也。人君蔽於衆而不知自用其福威，則不期煢獨，而煢獨實見虐矣；不期畏高明而高明實見畏矣。煢獨見虐而莫勸其作德，則爲善者不長，高明見畏而莫懲其作僞，則爲惡者不消；善不長，惡不消，人人離德作僞，則大亂之道也。然則虐煢獨而寬朋黨之多，畏高明而忽卑晦之賤最，人君之大戒也。「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有能者使在職而羞其材，有爲者使在位而羞其德，則邦昌也。人君孰不欲有能者羞其材，有爲者羞其德，然曠千數百年而未有一人致此，蓋聰不明而無以通天下之志，誠不至而無以同天下之德，則智以難知，而爲愚者所詘，賢以寡助，而爲不肖者所困；而欲羞其行不可得也。通天下之志在窮理，同天下之德在盡性；窮理矣，故知所謂咎而弗受，知所謂德而錫之福；盡性矣，故能不虐煢獨以爲仁，不畏高明以爲義；如是則愚者可誘而爲智也，雖不可誘而爲智，必不使之詘智者矣。不肖者可革而爲賢也，雖不可革而爲賢，必不使之困賢者矣。夫然後有能有爲者得羞其行，而邦賴之以昌也。「凡厥正人，既

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何也？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後善。雖然徒富之亦不能善也，必先治其家，使人有好于汝家，然後人從汝而善也；汝弗能使有好於汝家，則人無所視效，而放僻邪侈，亦無不爲也。蓋人君能自治，然後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後人爲之用；人爲之用，然後可以爲政於天下；爲政於天下者，在乎富之善之；而善之必自吾家人始。所謂自治者，惟皇作極是也。所謂治人者，「弗協于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無虐憊獨；而畏高明，』是也。所謂人爲之用者，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是也，所謂爲政於天下者，凡厥正人是也。既曰能治人，則人固已善矣；又曰富之然後善，何也？所謂治人者，教化以善之也，所謂富之然後善者，政以善之也。徒教化不能使人善，故繼之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徒政亦不能使人善，故卒之曰：「汝弗能使有好于汝家，時人斯其辜」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既言治家不善，不足以正人也，又言用人不善，不足以正身，言崇長不好德之人而錫之福，亦用咎作汝而已矣。」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

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何也？言君所以虛其心，平其意，唯義所在，以會歸其有中者；其說以爲人君以中道布言，是以爲彝，是以爲訓者，于天其訓而已。夫天之爲物也，可謂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黨」，「無反無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蕩蕩者，言乎其大，平平者，言乎其治，大而治，終於正直而王道成矣；無偏者，言乎其所居，無黨者，言乎其所與，可所居者無偏，故能所與者無黨，故曰「無偏無黨」；以所與者無黨，故能所居者無偏，故曰「無黨無偏」。偏不已，乃至於側，陂不已，乃至於反，始曰無偏無陂者。率義以治心，不可以有偏陂也，卒曰無反無側者。及其成德也，以中庸應物，則要之使無反側而已。路，大道也；正直，中德也；始曰義，中曰道，曰路，卒曰正直，「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之謂也。孔子以爲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何也？好惡者，性也；天命之謂性。作者，人爲也；人爲則與性反矣。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辜，五刑五用哉。」命有德討有辜，皆天也。則好惡者，豈可以人爲哉？所謂示之以好惡者，性而已矣。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何也？言凡厥庶民，以中道布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者，其說以爲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當順而比之，以效其所爲而不可逆。蓋君能順天而效之，則民亦順君而效之也。二帝三王之誥命，未嘗不稱天者，所謂「于帝其訓」也。此人之所以化其上也。及至後世，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而欲人之弗叛也，不亦難乎？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何也？直而不正者，有矣。以正正直乃所謂正也；曲而不直者，有矣，以直正曲，乃所謂直也。正直也者，變通以趣時而未離剛柔之中者也。剛克也者，剛克柔者也；柔克也者，柔勝剛者也。「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變友柔克」，何也？變者，和執上之所爲者也，友者，右助上之所爲者也；疆者，弗柔從上之所爲者也；弗友者，弗右助上之所爲者也；君君臣臣，適各當分，所謂正直也。若承之者，所謂柔克也。若威之者，所謂剛克也。蓋先王用此三德於一嘖一笑，未嘗或失，況以大施於慶賞刑威之際哉？故能爲之其未有也，治之其未亂也。「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何也？言人君之用以克也，沈潛之於內；其用柔克也發見之於外；其用柔克也，抗之以高明；其用剛克也，養之以卑晦。阿潛之於內，所以制姦慝；發見之於外，所以昭忠善；抗之以高明，則雖柔過而不廢；養之以卑晦，則雖剛過而不折。

易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吉凶之生，豈在夫大哉？蓋或一嘖一笑之間而已。洪範之言三德，與舜典臯陶謨所序不同，何也？舜典所序以教胥子，而臯陶謨所序以知人臣，故皆先柔而後剛；洪範所序，則人君也，故獨先剛而後柔；至於正直，則舜典洪範皆在剛柔之先，而臯陶謨乃獨在剛柔之中者，教人治人，宜皆以正直爲先。至於序德之品，則正直者中德也，固宜在柔剛之中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何也？執常以事君者，臣道也；執權以御臣者，君道也；三德者，君道也。作福，柔克之事也，作威，剛克之事也，以其侔於神天也。是故謂之福。作福以懷之，作禍以威之，言作福則知威之爲禍，言作威則知福之爲懷也。皇極者，君與臣民共由之者也。三德者，君之所獨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有其權，必有禮以章其別，故惟辟玉食也。禮所以定其位，權所以固其政；下僭禮則上失位，下侵權則上失政；上失位則亦失政矣。上失位失政，人所以亂也。故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也，側頗僻者，臣有作福作威之効也；僭忒者，臣有玉食之効也。民側頗僻也。

易，而其僭忒也難；民僭忒，則人可知也，人側頗僻，則民可知也；其曰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亦若此而已矣。於淫朋曰庶民，於僭忒曰民而已，何也？僭忒者，民或有焉，而非衆所能也。天子，皇，王，辟，皆君也。或曰天子，或曰皇，或曰王，或曰辟，何也？皇極于帝，其訓者所以繼天而順之，故稱天子。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好惡者德，故稱王。福威者政，故稱辟。道所以立德，德所以立政，故言政於三德，而稱辟也。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則其曰「天子作民交母以爲天下王。」何也？吾所建者道，而民所知者德而已矣，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齊，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何也？言有所擇，有所建，則立卜筮人。卜筮凡七，而其爲卜者五，則其爲筮者二，可知也。先卜而後筮，則筮之爲正悔亦所知也。衍者，吉之謂也，忒者，凶之謂也，吉言衍，則凶之爲耗，可知也。凶言忒，則吉之爲當，亦可知也。此言之法也。蓋自始造書，則固如此矣。福之所以爲福者，於文從畐，畐則衍之謂也；禍所以爲禍者，於文從高，高則忒之謂也。蓋忒也，當也；言乎其位。衍也，耗也；言乎其數。夫物有吉凶，以其位與數而已。六五得位矣，其爲九四所難者。數不足故也，九四得數矣，其爲六五所制者，位不當故也。

數術而位當者吉，數耗而位忒者凶，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義，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爲消長，中國夷狄之所以相爲強弱。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蓋聖人君子以察存亡，以御治亂，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爲百姓之所與者，蓋寡矣。「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卜人者，質諸鬼神，其從與違爲難知，故其占也從衆而已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何也？言人君有大疑，則當謀之於己，己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卿士，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庶民，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鬼神。鬼神尤人君之所欽也，然而謀之，反在乎卿士庶民之後者。吾之所疑而謀者，人事也。必先盡之人，然後及鬼神焉，固其理也。聖人以鬼神爲難知，而卜筮如此其可信者。易曰：「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唯其誠之不至而已矣。用其至誠，則鬼神其有不應，而龜筮其有不告乎？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何也？將有作也，心從之，而人神之所弗異，則有餘慶矣。故謂之大同。而子孫其逢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何也？吾之所謀者，疑也。可以作，可以無作，然

後謂之疑；疑而從者衆，則作而吉也，「汝則從，龜從；筮逆 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何也？尊者從，卑者逆，故遂者雖衆，以作內猶吉也。「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何也？所以謀之心，謀之人者，盡矣，然猶不免於疑，則謀及於龜筮，故龜筮之所共違，不可以有作也。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者，」何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者，自肅時雨若以下是也。曰時者，自王省惟歲以下是也。「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無，」何也？陰陽和，則萬物盡其性，極其材，言庶草者以爲物之尤微而莫養，又不知自養也，而猶蕃廡，則萬物得其性皆可知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何也？雨極備則爲常雨，暘極備則爲常暘，風極備則爲常風，燠極無則爲常寒，寒極無則爲常燠，此饑饉疾病之所由作也。故曰凶。「曰沐微，曰肅時雨若，曰父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諫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微，曰狂恆雨若，曰豫恆暘若，曰備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何也？言人君之有五事，猶天之有五物也。天之有五物，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其施之大小緩急無常，其所以成物者，要之適而已。人之有五事，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施之大小緩急亦無常，其所以成民者，亦要之適而已。故雨暘燠寒風者，五事之

證也。降而萬物悅者，肅也，故若時雨然。升而萬物理者，又也；故若時暘然。哲者，陽也。故寒時燠然。謀者，陰也；故若時寒然。容其思心，無所不通，以濟四事之善者；聖也；故若時風然。狂則蕩，故常雨若；僭則亢，故常暘若；豫則解緩，故常燠若；急則縮粟，故常寒若；冥其思心無所不入，以濟四事之惡者，蒙，故常風若也。孔子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君子之於人也，固常思齊其賢，而以其不肖爲戒。況天者固人君之所當法象也，則質諸彼以驗此，固其宜也。然則世之言災異者，非乎？曰：人君固輔相天地以理萬物者也。天地萬物不得其常，則恐懼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爲天有是變，必由我有是辜，以至之；或以爲災異自天事耳，何豫於我？我知修人事而已。蓋由前之說，則蔽而惹，由後之說，則固而怠；不蔽不惹，不固不怠者，亦以天變爲已懼：不曰天之有某變，必以我爲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證之意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何也？言自王至於師尹，猶歲，月，日，三者相繫屬也。歲，月，日，有常而不可變所總，大者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不可以僭多；自王至於御尹，三者亦相繫屬有常，而不可變所總，大者亦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亦不可以僭多，故歲月日者，王及卿士師尹之

證也。「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既以歲月日三者之時，爲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而王及卿士師尹之職，亦皆協之歲月日時之紀焉。故歲有會，月有要，日有成，大者省其大而略，小者治其小而詳，其大小詳略得其序，則功用與而分職治矣。故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小大詳略失其序，則功用無所程，分職無所考，故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何也？言星之好不一，猶庶民之欲不同，星之好不一，待月而後得其所好，而月不能違也；庶民之欲不同，待卿士而後得其所欲，而卿士亦不能違也。故星者庶民之證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何也？言歲之所以爲歲，以日月之有行，而歲無爲也；猶王之所以爲王，亦以卿士師尹之有行，而王無爲也。春秋者陰陽之中，冬夏者陰陽之正，陰陽各致其正，而後歲成。有冬有夏者，言歲之成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言月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星，則風雨作，而歲功成；猶卿士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民，則治教政令行而王事立矣。書曰：「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夫民者天之所不能違也，而況於王乎？況於卿士乎？五

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何也？人之始生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故一曰壽。少長而有爲也，莫不有富之道焉，得其常產，則富矣。故二曰富。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康寧矣。故三曰康寧也。夫人君使人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人好德矣。故四曰攸好德。好德則能以令終。故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不考終命謂之凶，蚤死謂之短，中絕謂之折。禍莫大於凶，短，折，疾次之，憂次之，貧又次之。故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凶者。考終命之反也；短折者，壽之反也；疾憂者，康寧之反也；貧者，富之反也；此四極者使人畏而欲其亡，故先言人之所尤畏者，而以猶愈者次之。夫君子者，使人失其常性，又失其常產，而繼之以擾，則人不德矣。故五曰惡，六曰弱。惡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人之柔也。九疇：曰初，曰次；而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特以一二數之，何也？九疇以五行爲初，而水之於五行，貌之於五事，食之於八政，歲之於五紀，正直之於三德，壽、凶、短、折之於五福六極，不可以爲初，故也。或曰箕子之所次，自五行至於庶證，而今獨曰自五事至于

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于庶證，各爽其序，則六極之所集，何也？曰人君之於五行也，以五事修其性，以八政用其材，以五紀協其數，以皇極建其常，以三德治其變，以稽疑考其難知，以庶證證其失得；自五事至于庶證，各得其序，則五行固已得其序矣。或曰世之不好德而能以令終，與好德而不得其死者，衆矣。今日好德則能以令終，何也？曰：孔子以爲「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之於吉凶禍福，道其常而已，幸而免，與不幸而及焉，蓋不道也。或曰：孔子以爲富與貴，人之所欲，貧與賤，人之所惡，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可使慕而欲其至；六極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可使畏而欲其亡。若夫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於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己，則陵犯篡奪之行日起，而上下莫安其命矣。詩曰：「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蓋王者之世，使賤者之安其賤如此。夫豈使知貴之爲可慕而欲其至，賤之爲可畏而欲其亡乎！

易象論解

君子之道，始於自強不息；故於乾也，「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然後厚德載物

；故於坤也，「君子以厚德載物。」自強積德以有載也，迺能經綸，故於屯也，「君子以經綸。」經綸者，君子有事之時；故於蒙也，「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育德，則無事矣；故於需也，「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食宴樂，所以待人而與之從事者也；故於訟也，「君子以作事謀始。」作事謀始，則能爲物主；故於師也，「君子以容民畜衆。」建萬國，親諸侯，容民畜衆之大者；故於比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諸侯親，則無所用武；故於小畜也，「君子以懿文德。」德以禮爲體；故於履也，「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也者，因時之會通，以財成輔相天地者也；故於泰也，「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物，不能終泰；故於否也，「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泰則通，否則辨；故於同人也，「君子以類族辨物」。族各有其類，物各有其辨，則君子小人見矣；故於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雖遏惡也，不可以爲偏亢；故於謙也，「君子以裒多益，稱物平施。」順天休命，而以謙平施，則人樂之；故於豫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樂成而息；故於隨也，「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物不可終息；故於蠱也，「君子以振民育德。」振民育德，莫大乎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故於臨也，「君子以教思無

窮，容保民無疆。」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莫大乎省方觀民設教；故於觀也，「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教至矣，則明罰勅法繼之；故於噬嗑也，「先王以明罰勅法。」明罰勅法者，所以待之而非敢於折獄；故於賁也，「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無敢折獄者，將以厚下也；故於剝也，「上以厚下安宅。」厚下者，將使人無失其性命之情也，欲不失其性命之情，則亦不違其性命之理而已；故於復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者，所以應時，知應時，然後知對時育物；故於無妄也，「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對時育物者，非稽古畜德之主則不能；故於大畜也，「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德莫大乎養；故於頤也，「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知自養然後出處皆有以大過人；故於大過也，「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出則欲獨立不懼，處則欲遯世無悶，則德不可無習；故於坎也，「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德行不失其事，教事不廢其習，然後可以繼明照四方；故於離也，「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所謂明者，非恃其所明則資諸人而已；故於咸也，「君子以虛受人。」惟以虛受人而有節於內；故於恆也，「君子以立不易方。」所以有時而遠小人；故於遯也，「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亦禮而已矣；故於大壯也，

「君子以非禮勿履。」非禮勿履，德之所以昭也；故於晉也。「君子以自昭明德。」明者自明，非所以蒞衆；故於明夷也。「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知自明，又知所以蒞衆，則言有物而行有常；故於家人也。「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言有物，行有常，則知所同，知所異；故於睽也。「君子以同而異。」同故能有容，異故能有辨，反身修德，言有辨也；故於蹇也。「君子以反身修德。」赦過宥臯，言有容也；故於解也。「君子以赦過宥臯。」能反身修德，赦過宥臯，則其欲也懲而窒矣；故於損也。「君子以懲忿窒慾。」能懲忿窒慾，然後見善遷，有過改；故於益也。「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以居則修德，以動則有功；功不可以擅，德不可以居也；故於夬也。「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能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則衆之所聽也；故於姤也。「后以施命誥四方。」衆之所聽，不可不戒；故於萃也。「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不虞知戒矣，德之所以積也；故於升也。「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積小以至高大，而至於命，則志遂矣；故於困也。「君子以致命遂志。」至於命，則所以成己也，而後可以成民教；故於井也。「君子以勞民勸相。」勞民勸相，莫大乎恭愛；故於革也。「君子以治歷明時。」能治歷明時，然後能正位凝命；故於鼎也。「君子

以正位凝命。」「正位凝命不可恃，故於震也，」「君子以恐懼修省。」「修省之道，在於正己而已；故於艮也，」「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能正己則賢德可居，俗可善；故於漸也，」「君子以居賢德善俗。」「俗善矣，其終不能無愛，愛則敵矣；故於歸妹也，」「君子以永終知敵。」「知敵則所以待人者盡矣；故於豐也，」「君子以折獄致刑。」「折獄以刑君子，所以明慎之時也；故於旅也，」「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不留獄，則治道終矣；終則有始，故於巽也，」「君子以申命行事。」「申命行事，不可以無學；故於兌也，」「君子以朋友講習。」「所講習者，仁義而已；故於渙也，」「先王以饗帝立廟。」「饗帝立廟，則仁之至，義之盡矣。其推行之也，度數不可以無制，德行不可以無議；故於節也，」「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制數度議德行，則欲急己以緩人；故於中孚也，」「君子以議獄緩死」。急己以緩人者，依於仁而已；故於小過也，」「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依於仁，則無患矣；故於既濟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物不窮也；故於未濟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辨物居方者，物之終始也。



王安石全集卷六十六

論議

周南詩次解

王者之治，始之於家；家之序，本於夫婦正；夫婦正者，在求有德之淑女爲后妃，以配君子也。故始之以關雎。夫淑女所以有德者，其在家，本於女工之事也。故次以葛覃。有女功之本，而后妃之職盡矣；則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求賢審官者，非所能專有志而已。故次之以卷耳。有求賢審官之志以助治其外，則於其內，治也；其能有嫉妒而不逮下乎？故次之樛木。無嫉妒而逮下，則子孫衆多。故次之以螽斯。子孫衆多，由其不妒忌，則致國之婦人，亦化其上；則男女正婚姻，時國無鰥民也。故次之以桃夭。國無鰥民，然後好德賢人衆多。故次之以兔置。好德賢人衆多，是以室家和平，而婦人樂有子，則后妃之美，具矣。故次之以采芣苢。后妃至於國之婦人樂有子者，由文王之化行使南國，江漢之人，無思犯禮；此德

之廣也。故次之以漢廣。德之所及者廣，則化行乎汝墳之國，能使婦人因其君子而勉之以正。故次之以汝墳。婦人能勉君子以正，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公子，皆能侑厚，此關雎之應也。故次之以麟之趾焉。

禮論

嗚呼，苟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苟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譎知禮之意哉？夫禮始于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苟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擊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苟卿以爲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衝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

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眞乎？此苟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福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禮樂論

氣之所稟命者，心也。視之能必見，聽之能必聞，行之能必至，思之能必得，是誠之所至也。不聽而聰，不視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自主也，盡心盡誠者之所至也。故誠之所以能不測者，性也，賢者盡誠以立性者也，聖人盡性以至誠者也。神生於性，性生於誠，誠生於心，心生於氣，氣生於形。形者有生之本，故養生在於保形。

，充形在於育氣，養氣在於寧心，寧心在於致誠；養誠在於盡性，不盡性不足以養生。能盡性者，至誠者也，能至誠者，寧心者也；能寧心者，養氣者也；能養氣者，保形者也；能保形者，養生者也。不養生，不足以盡性也。生與性之相因循，志之與氣相爲表裏也。生渾則蔽性，性渾則蔽生，猶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也。先王知其然，是故體天下之性而爲之禮，和天下之性而爲之樂；禮者天下之中經，樂者天下之中和，禮樂者，先王所以養人之神，正人氣而歸正性也，是故大禮之極，簡而無文，大樂之極，易而希聲；簡易者，先王建禮樂之本意也。世之所重，聖人之所輕，世之所樂，聖人之所悲，非聖人之情與世人相反；聖人內求，世人外求，內求者，樂得其性，外求者，樂得其欲，欲易發而性難知，此情性之所以正反也。衣食所以養人之形氣，禮樂所以養人之性也，禮反其所自始，樂反其所自生，吾於禮樂見聖人所貴其生者至矣。世俗之言曰：「養生非君子之事，是未知先王建禮樂之意也。」

「養生以爲仁，保氣以爲義，去情卻欲，以盡天下之性，修神致明，以趨聖人之域。聖人之言，莫大顏淵之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仁之道亦不遠也。耳非取人而後聽，目非取人而後視，口非取諸人而後言也，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守至約

，其取至近，有心有形者，皆有之也，然而顏子且猶病之，何也？蓋人之道，莫大於此：非禮勿聽，非謂掩耳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聰也。非禮勿視，非謂掩目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亂吾之明也。非禮勿言，非謂止口而無言也；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之辭也。非禮勿動，非謂止其躬而不動；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氣也。天下之物，豈特形骸自爲哉？其所由來蓋微矣。不聽之時，有先聰焉；不視之時，有先明焉；不言之時，有先言焉；不動之時，有先動焉。聖人之門，惟顏子可以當斯語矣。是故非耳以爲聰，而不知所以聰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聽；非目以爲明，而不知所以明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視；聰明者，耳目之所能爲；而所以聰明者，非耳目之所能爲也。是故待鐘鼓而後樂者，非深於樂者也；待玉帛而後恭者，非深於禮者也。黃桴土鼓，而樂之道備矣；燔黍捭豚，污尊杯飲，禮既備矣，然大裘無文，大輅無飾，聖人獨以其事之所貴者，何也？所以明禮樂之本也。故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曾子謂孟敬子：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觀此言也，曾子而不知道也；則可使曾子而爲知道，則道不違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於外哉？是故古之人，目繫而道已存，不言而

意已傳，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是故先王之道，可以傳諸言，効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非神明之用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去情卻欲，而神明生矣；修神致明，而物自成矣。事故君子之道鮮矣。齊明其心，清明其德，則天地之間，所有之物，皆自至矣。君子之守至約，而其至也廣，其取至近，而其應也遠；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變化之應，天人之極致也。是以書言天人之道，莫大於洪範，洪範之言天人之道，莫大於貌、言、視、聽、思，大哉！聖人獨見之理，傳心之言乎！儲精晦息而通神明，君子之所不至者三：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不失色者，容貌精也。不失口者，語默精也。不失足者，行止精也。君子之道也，語其大，則天地不足容也；語其小，則不見秋毫之末；語其強，則天下莫能敵也；語其約則不能致傳記。聖人之遺言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蓋言性也。大禮，性之中；大樂，性之和；中和之情，通乎神明。故聖人儲精九重，儀鳳凰，修五事，而關陰陽，是天地同而三光明，四時行而萬物利。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楊子曰：「貌、言、視

、聽、思、性，所有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也，嗚呼禮樂之意，不傳久矣！天下之言養生修性者，歸於浮屠老子而已。浮屠老子之說行，而天下爲禮樂者，獨以順流俗而已。夫使天下之人，驅禮樂之文，以順流俗爲事，欲成治其國家者，此梁晉之君所以取敗之禍也。然而世非知之也者，何耶？特禮樂之意，大而難知，老子之言，近而易輕；聖人之道得諸已，容從人事之間，而不離其類焉，浮屠直空虛，窮苦絕山林之間，然後足以善其身而已。由是觀之，聖人之與釋老，其遠近難易可知也。是故賞與古人同，而勸不同，罰與古人同，而威不同；仁與古人同，而愛不同；智與古人同，而識不同；言與古人同，而信不同。同者，道也；不同者，心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昔宓子賤爲單父宰，而單父之人化焉。今王公大人，有堯舜伊尹之勢，而無子賤一邑之功者，得非學術素淺，而道未明歟！夫天下之人非不勇爲聖人之道，爲聖人之道者時，務速售諸人以爲進取之階。今夫進取之道，譬諸鉤索物耳！幸而多得其數，則行爲王公大人，若不幸而少得其數，則裂逢掖之衣爲商賈矣。由是觀之，王公大人，同商賈之得志者也。此之謂學術淺而道不明。由此觀之，得志而居人之上，復治聖人之道而不捨焉幾人矣！內而好愛之容蠱其欲，外有便嬖之諛驕其志，向之所

能者，日已忘矣。今之所好者，日已至矣。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夫顏子之所學者，非世人之所學，不遷怒者求諸己，不貳過者見不善之端而止之也。世之人所謂退，顏子之所謂進也；人之所謂益，顏子之所謂損也。易曰：「損，先難而後獲，」顏子之謂也。耳損於聲，目損於色，口損於言，身損於動，非先難歟？及其至也，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言無不信，動無不服，非後得歟？是故君子之學，始如愚人焉，如童蒙焉；及其至也，天地不足大，人物不足多，鬼神不足爲隱，諸子之支離不足惑也。是故天之高也，日月星辰陰陽之氣，可端策而數也；地至大也，山川丘陵萬物之形，人之常產，可指籍而定也。是故星歷之數，天地之法，人物之所，皆前世致精好學聖人者之所建也。後世之人，守其成法，而安能知其始焉！傳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此之謂也。故古之人言道者，莫先於天地，言天地者，莫先乎身，言身者，莫先乎性，言性者，莫先乎精；精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聖人所以配之。故御人莫不盡能，而造父獨得之；非車馬不同，造父精之也。射人莫不盡能，而羿獨得之；非弓矢之不同，羿精之也。今之人與古之人，一也，然而用之，則二也。造父用之以爲御，羿用之以爲射，盜蹠用

之以爲賊。

大人論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夫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德而言，謂之聖，由其事業而言，謂之大人。古之聖人，其道未嘗不入于神，而其所稱止乎聖人者，以其道存乎虛無寂寞不可見之間；苟存乎人，則所謂德也。是以人之道雖神，而不得以神自名，名乎其德而已。夫神雖至矣，不聖則不顯；聖雖顯矣，不大則不形；故曰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易之爲書，聖人之道於是乎盡矣。而稱卦以智，不稱以神者，以其存乎爻也。存乎爻，則道之用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之矣。剛柔有所定之，則非其所請化也。且易之道，於乾爲至，而乾之盛，莫盛於二五，而二五之辭，皆稱利見大人，言二爻之相求也。夫二爻之道，豈不至於神矣乎？而止稱大人者，則所謂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爾。蓋剛柔有所定，則聖人之事業也，稱其事業以大人，則其道之爲神，德之爲聖可知也。」孔子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

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言神之所爲也。神之所爲，雖至而無所見於天下，仁而後著，用而後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及其仁濟萬物而不窮，用通萬世而不倦也。則所謂聖矣。故神之所爲，當在於盛德大業，德則所謂聖，業則所謂大也。世蓋有自爲之道而未嘗知此者，以爲德業之卑，不足以爲道，道之至，在於神耳，於是棄德業而不爲。夫爲君子者，皆棄德業而不爲，則萬物何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稱神而卒之以德業之至，以明其不可棄。蓋神之用，在乎德業之間，則德業之至，可知矣。故曰神非聖則不顯，聖非大則不形，此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也。

致一論

萬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則聖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慮，」言百慮之歸乎一也。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則可以入神矣。既入於神，則道之至也。夫如是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時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爲者；則豈可以不通其故哉？此聖人之所以又貴乎能致用者也。致用之效，始見乎安身，蓋天下之物，莫親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吾之身，則無所往而

不濟也；無所往而不濟，則德其有不崇哉？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道之序也。孔子既已語道之序矣，患乎學者之未明也，於是又取於爻以喻焉。非其所困而困，非其所據而據，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以小善爲無益，以小惡爲無傷，凡此皆非所以安身崇德也。苟欲安其身，崇其德，莫若藏器於身，待時而後動也。故君子舉是兩端，以明夫安身崇德之道。蓋身之安不安，德之崇不崇，莫不由此兩端而已。身既安，德既崇，則可以致用於天下之時也。致用於天下者，莫善乎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莫不善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孔子之舉此兩端，又以明夫致用之說也。蓋用有利不利者，亦莫不由此兩端而已。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於天下，則其事業可謂備也。事業備而神有未窮者，則又當學以窮神焉。能窮神，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夫於微彰剛柔之際，皆有以知之，則道何以復加哉！聖人之道至於是而已也。且以顏子之賢，而未足以及之，則豈非道之至乎？聖人之學至於此，則其視天下之理皆致乎一矣。天下之理皆致乎一，則莫能以惑其心也。故孔子取損之辭以明致一之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夫危以動，懼以語者，豈有他哉？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故也。故孔子舉益之辭以戒曰：「立心勿恆凶。」

「勿恆者，蓋不一也。嗚呼語道之序，則先精義而後崇德，及喻人以修之道，則先崇德而後精義。蓋道之序，則自精而至粗，學之道，則自粗而至精，此不易之理也。夫不能精天下之義，則不能入神矣。不能入神，則天下之義，亦不可得而精也。猶之人身之於崇德也，身不安，則不能崇德矣；不能崇德，則身豈能安乎？凡此宜若一而必兩言之者，語其序而已也。」

九卦論

處困之道，君子之所難也。非夫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內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應其變者，其孰能無患哉？古之人，有極天下之困，而其心能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傷其身，事起而不疑其變者，蓋有以處之也。處之道，聖人嘗言之矣，易曰：「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此其處之道也。夫君子之學，至於是則備矣，宜其通於天下也；然而猶困焉者，非吾行之過也，時有利不利也。蓋古之所謂困者，非謂夫其行自困者，謂夫行足以通而困於命者耳。蓋於此九卦者，智有所不能明，仁有所不能守，則其困也非所謂困，而其處困也疎矣。夫

惟深於此九者，而能果以行之者，則其通也宜，而其困也有以處之，惟其學之之素也。且君子之行，大矣，而待禮以和；仁義爲之內，而和之以禮，則行之成也。而禮之實，存乎謙，謙者，禮之所自起，禮者行之所自成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履。欲知履，不可以不知謀；夫禮雖發乎其心，而其文著乎外者也。君子知禮而已，則溺乎其文，而失乎其實，忘性命之本，而莫能自復矣。故禮之弊，必復乎本，而後可以無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復。雖復乎其本，而不能常其德以自固，則有時而失之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恆。雖能久其德，而天下事物之變，相代乎吾之前。如吾知恆而已，則吾之行，有時而不可通矣。是必度其變，而時有損益而後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損益。夫學如此其至，德如此其備，則宜乎其通也。然而猶困焉者，則向所謂困於命者也。困於命則動而見病之時也，則其事物之變尤衆，而吾之所以處之者，尤難矣。然則其行尤貴於達事之宜，而適時之變也。故辯義行權，然後能以窮通，而井者所以辯義，巽者所以行權也。故君子之學，至乎井巽而大備，而後足以自通乎困之時。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謂其言之足以自通乎困之時也。嗚呼，後世之人，一困於時，則憂思其心，而失其故行然，卒至於不能自存也。是豈有他哉？不知夫九者之

義故
↓